

父之子之間

周文創作



良友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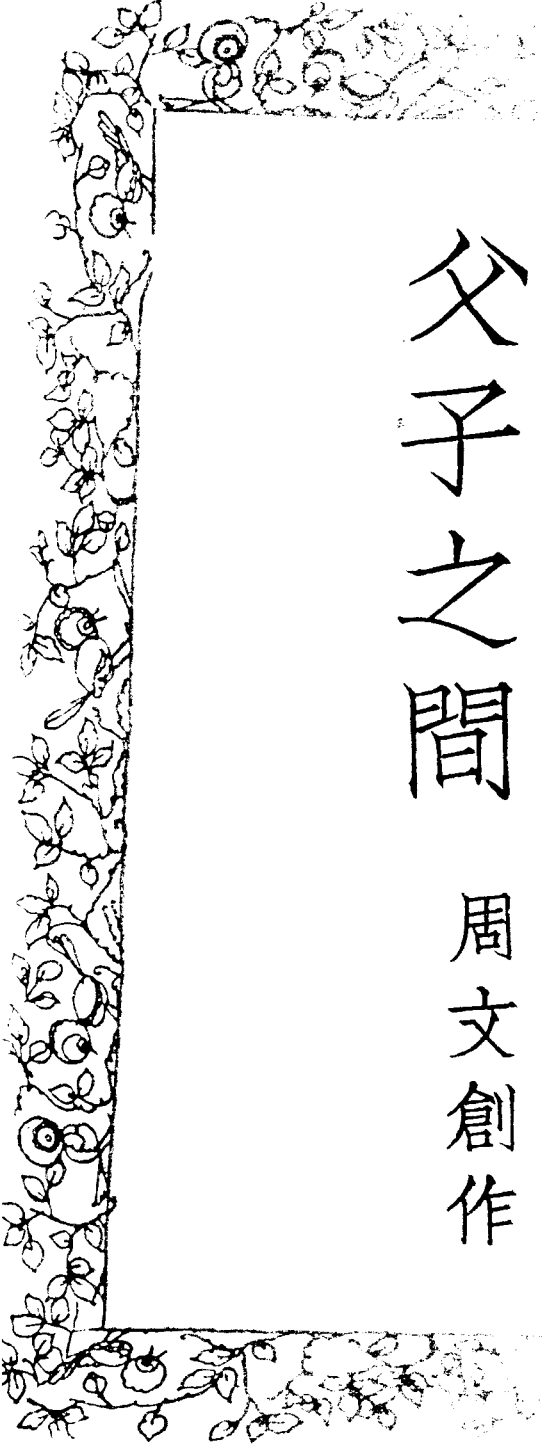
631.11
1722



良友文庫

10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父子之間

周文創作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五 九 一付排
一九三五 九 一初版
一 一〇〇〇

No. 391

每册實價七角

弟弟	一
一家藥店	二五
冬天到春天	六四
熱天	一四八
一天幾頓	一八八
投水	二二〇
父子之間（原名「午前」）	二五一

弟 弟

呵，弟弟，他離開這世界已經一年多了！他的死，究竟是他的幸福，還是他的不幸？這我可「說不清」；然而這對於我——只要在百忙中有些兒的閒暇，或者在深更夜靜一個人睜着眼睛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的那種天真的面孔便要闖進我的腦子裏來，彷彿在耳邊上又聽見了一聲「哥哥」，一剎間，那種血肉模糊的尸身就好像擺在眼前來了。呵，我痛苦，然而我却願意用這痛苦來挑出一些不願意忘却的回憶。

弟弟在小孩子的時候，很頑皮，他從來就好像不覺得他應該讀書似的。爸死的時候，他才三歲，家境困難，他當然不知道，這以後，每逢新年過完，聽見媽打算的全是我的事情，他還只會睜着一雙天真的大眼睛，好像聽人家說着不相干

的海外故事似的，——其實他那時已經快要十歲，是該讀書的時候了。

媽當時雖然吐了血，但還是要硬着頭皮反抗那些伯叔們投來的欺侮；他承繼着爸留下來的一間小商店，挺着腰在一般親友們的面前硬把場面撐持；……；這些，都是爲了我們呵！她的希望是：讓兒子們將來給她爭口氣吧！她就這樣地活下來了。每年總是到年頭就得到各處去爲我們張羅讀書費；不，應該說是爲了我一個。借錢是那麼艱難呵！她每次在輕蔑的眼光底下走出人家櫃房的時候，心裏只能這麼想：先把大的一個「盤」出來吧。然而弟弟也就這麼被丟在一邊了。

弟弟有一身粗獷的皮肉。臉跟手都在太陽下晒得通紅。矮矮地，然而氣奪奪地，一見着人總是睜大着他那大大的黑眼睛。我每天下午放學回家，很少看見他，直到晚上，媽替我點着豆大火光的菜油燈，督着我溫書的時候，他才鼻青眼腫地跳着回來，有時候，臉上還帶着一條條的爪傷。當然，媽又要扭着他的耳朵拉在條凳上打屁股了。板子還沒碰到肉，他就先要啊喲啊喲地亂嚷起來；等到打

……，一瞬間，那不在乎的情緒又閃上他那黑紅的臉龐。這這了，終於使媽的袖頭蒙着眼睛哭了。不過，媽的哭，只在爸死的時候是號啕，用髮髻碰着棺材，數說着她受伯叔們的欺侮跟隣舍們造謠的事情；可是在現在，她只能一面小聲地抽搖着，一面偷偷地望望窗口上有沒有偷看的眼睛。她的心是分成了許多方面的呵：又怕大兒子不專心，又恨二兒子不爭氣，又怕隣舍們聽見，又想着店子裏的生意。一聽見夥計們在外邊跟顧客爭論着的聲音，媽常常是馬上抹乾了眼淚，裝着沒甚麼事似的拐着小腳兒又出去應酬去了。

雖然，弟弟並不因為這樣就馴善起來，在棹旁老是弄着他的衣角，嚙起他的嘴唇。媽喊他：

「小田，吃飯了。」

沒答。

「乖，吃了吧。」

又沒答。他甚至於把嚙起的嘴唇閉了起來。

「你怕還要討打！」媽憤怒起來了。

然而還是沒答。

除非是祖父從外邊刁着煙桿進來，吼着痰的聲音，他才像老鼠般地躲開。媽見着祖父來，把哭臉也裝着笑臉迎上去。祖父是曾經把叔叔們的謠言當成真事來痛罵媽過的。他跳起腳來罵：

「不要臉的，滾回你娘家去！不要污了我們的田氏門宗！」

弟弟就怕他，然而他躲出門去的時候，隔窗簾就做了一下打槍的姿式：「噠！」他嘴裏面這麼悄悄叫一聲，又跑出去和一些野孩子們學兵操，打明仗去了。

有一天，因為一個夥計欺負了媽，他賣了貨的錢自己裝進袋子裏被媽發覺了，他硬不承認，而且馬上就要收拾行李離開店子。那意思好像說，「不是我，

你一個寡婦就能夠支持到現在麼？」

媽正在氣得發戰的時候，弟弟恰巧又在外邊惹了禍回來，媽的打自然就更加不客氣了。媽一面哭一面打：

「你怎麼不爭氣呵！」

「啊啲啊啲……」

「你怎麼變成了人呵！」

「啊啲啊啲……」

「你怎麼……」

「啊啲啊啲……」

起頭看的人都覺得好笑，漸漸的看見媽越打越認真，弟弟的聲音也沒有了，就只聽見板子碰在屁股上清脆的聲音。

這一回，媽才離開堂屋的時候，弟弟就不見了。頓時全屋都驚嚇起來，提着

燈籠四處分頭找去。媽急得臉發白，幾乎瘋狂，看見那些街隣幸災樂禍的臉色，好像說「回家那寡婦出了「報應」了！而且漸漸都圍了上來：

「跑了嗎？」

「跑了！」

「怎麼跑了？」

「哦！跑了！」

媽聽見這些聲音，幸好不會昏倒下去。媽哭着悄悄向我說，她後悔她不該錯打弟弟了。好容易到了第二天上午才在母舅家的堂屋門背後找着，硬拉了回來。從此以後，衆人就給他取一個叫「蠻子」的綽號了。

弟弟的確有一股蠻勁兒。他常常嘲笑我；因為我是會經過繼給大伯母承祧了的。所以弟弟有時在受氣之後見我笑他，就粗暴地喊道：

「滾，滾，滾回你家屋裏去吧！」

雖然我感覺到好像受了侮辱，但我只好讓他。我有時候真怕他用他那粗暴的拳頭打上我這瘦筋筋的身上的。

「噫，噫，不要臉，賴着吃人家的飯！你闊，這新衣裳還是我家的！」他再這麼說的時候，我也真的就要馬上脫下衣裳，負氣地跑到大伯母那兒去。可是媽又把我拉着了。她叫我不要信他的話。她說我是兩邊的兒；他是「蠻子」。

不過，弟弟這蠻勁兒有時候是很有用的。有一回在離開門口不遠，一個同學欺侮我的時候，我紅着臉把手一揚，可是這位同學並不怕，依然直衝衝地站在我面前，弄得許多圍看的人們都哄笑了。可是弟弟却舞動着一根大秤杆吆喝着趕上來了，老遠就聽見鐵秤鈎搖撞在秤杆上叮噹的聲音。那同學掉轉屁股就跑，弟弟還追了十幾步。圍着看的人們自然又哈哈的笑，可是這笑聲的意味又不同先前的了。

媽有時候，在無可如何中，停着手上的針線，睜着遐想似的眼睛，自己安慰

自己地喃喃說着：

「算命的說我還有十年就交運了，你們兩弟兄是一文一武，十年……」

雖然十年，然而在母親那嘴角上一剎的微笑好像表示着並不算長。不過這以後，她覺得究竟非把弟弟送進學校不可了。就是闕也把他闕在學校裏，於是坐着來等這「十年」！究竟因爲錢的關係，弟弟跟我只好各人進一個不同的學校，他是跟那些光腳板的孩子們同學的。還不到一年我就看見他讀破了五本三字經。那學校的先生在怎樣的教法，學生在怎樣的讀法，那只有天曉得。我在外縣放暑假回家的時候，聽見媽說，先生喜歡抽鴉片烟，弟弟是常常在小河裏水淋淋地拉回來的。

後來，生活一天天地困難起來，店子幾乎開不下去。媽叫我不讀書了，趁着有一個親戚在軍隊裏做官，叫我到他那兒去。至於弟弟呢，他已經十四歲了，只好再叫他讀兩年書，好經理店子，媽也好有替手了。

弟弟這天當我同媽商量的時候，他在門那面悄悄的一會就不聲不響地出去賭錢去了。因為是新年，媽也不管他的。我有時間他：

「弟弟，今年你願意讀甚麼學校？」

「別管我的！」他怔一下大眼睛又走了。

以後那些夥計們便逗他：

「小田！你還賭錢；你哥哥要做官去了！」

弟弟放下牌，橫着眼睛說道：

「不稀罕，喝，做官！媽媽的，你也小田小田的，滾你媽的蛋！」

「看你這就不是做官人的樣子！」他們還逗他。

「滾你的媽！」

媽忽然拿着板子出來了：

「我不信，甚麼新年就打不得！哼，你要橫豪，等娘閉了眼睛的時候！」

弟弟氣得眼睛發直，拐拐旁邊的王二，把牌一拋，就一溜烟的跑了。

有一天，一個夥計向媽說，他聽見隔壁的王二在跟弟弟商量偷跑呢。媽就趕快把房裏的櫃子打開看，錢是好好的，不會動過一點，跟着就趕快找一把鎖來鎖上了。心想他沒有錢決不敢跑的。況且從來沒有出過門的他跟王二，一定也不會曉得從哪條路走。叫防着他就是了。

誰知道了媽給我看好日子要起程的前一天，王二的媽跑來問我們看見她家的王二沒有，媽也才發覺了弟弟的不在，着急起來了。於是又弄得大家分頭去找。媽再去看看櫃子，好的；錢，也好的；別的甚麼東西也都不會動一點兒。媽這才抱着弟弟昨天剛換下來的汗衣哭起來了。她哭她從前不該忘了他讀書的問題；她沒有好好地養過他；連好的衣服也沒有給他縫一件；就是要走，連好日子都不揀一個，一個錢都不拿就走了！

「我怎麼對得起他呵！」媽這麼地哭。

後來在無可如何中，媽只好但願他是回着親戚那兒去的。揀好了許多他的衣裳，裝在我的箱子裏，還特別把弟弟平日心愛的一個餅乾筒子拿出來裝進一些糖炒的米花進去。

「你去見着弟弟說，給，這是他的，叫他不要忘了媽媽……」

媽說到這裏簡直又哽咽地哭起來了，淚水一顆顆地滴進米花筒子裏。

「我怎麼想得完呵！你還沒有回家的時候，他說，媽媽，你老人家也辛苦了，明年我來看店子。我說，……他又說，媽媽，你不要給我做衣裳了，哥哥的我還可以穿，……哪曉得他才騙了我走了呵！他丟了這許多想頭，我怎麼……」

媽又湧着淚水說不下去了。我無可如何地站在旁邊。

「媽媽，弟弟不會走失的，一定是到那邊去了。我不要再坐轎子了。我也走路去。」

媽斗然把眼睛睜大起來，望着我，感動得嘴唇非常顫動。

「不，」她說。「轎子已經訂好了，坐去，不要給人家笑話！還是坐轎子去，娘就是吃稀飯也不要緊。只要你們在外邊好好做事，一天高升一天，掙得錢回來。你只要去記得給弟弟說，不要忘了媽媽……」

我坐着轎子，在許多羨慕的眼光中離開家鄉，到了親戚那兒的時候，果然他們嚷着弟弟已經在那兒了。他們原來說馬上叫他回來的，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肯，他說他當火伙都幹的。他們就只好把他留在這兒當弁兵了。

我到的這天，很想馬上就見到他，可是他怎麼也不來。一直到第三天上我才
在書記處的門口見他興沖沖地跑了來，我幾乎不認得了。他的身上已經換了灰布軍衣，掛着一隻小小的白郎甯。他這樣的變化，我心裏面感着了些兒的微痛。想着我們這樣的分歧，我簡直非常的不安。才要招呼他，可是他一掉頭就飛跑出去了。以後雖然見了面，然而也僅僅是三兩句，沒有一點好聲息——

「弟弟，你不要夥着他們弁兵們去賭錢呵！」我說。

「噫，噫，……」一句。

「弟弟，你沒有事，哥哥來教你一點書。」我又說。

「噫，噫，……」兩句。

我再說：

「弟弟……」

「噫，……」他把大眼睛一怔，把我送他的新從省城買來的打火機拿着又走了。

後來就常常聽見他跟弁兵們賭錢，甚至吵架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擔心。恰巧在這個時候，我們這裏的部隊跟駐在我們家鄉的部隊通電開戰了，而且已經在前線上得了勝利。那親戚高興地說道：

「好，打到你們的家鄉，就叫你媽媽把他關起來吧。」

在路上開差的時候，我很想叫他同我們一塊在後方走，但是一點影子也找他

不着；特別是進攻家鄉獅虎崗的那天非常擔心。對面的部隊正死守在崗上，沿崗子散着一條好幾里的散兵綫，俯望着我們走到的一條小市鎮。站在鎮頭，很清楚地可以看見崗子上的橋頭正在衝鋒，子彈像蜂子般峙峙地向頭上掠過。據說我們的先頭部隊已經衝上去了。那親戚也衝上去了，是正面。呵，弟弟才十四歲呵，那小手兒怎開得來那小手槍！

等到打敗敵軍，踏着許多已死跟半死的尸體進城的時候，我的眼睛急急地在那裏面搜索。在路上，我抓着這個問，抓着那個問。等到回家的時候，媽說弟弟是騎着一匹蠻馬跟着隊伍進城，人在那馬上小小地怪可憐的，可是他剛回來吃了半盤飯，怕別人抓住他似的，又跳跳地騎上馬跑去了。雖然，媽的那話裏倒帶了幾分得意似的。因為有鄰人在旁邊，她的話說得更響。

後來才知道弟弟真胆大。當那些弁兵衝鋒的時候，叫他不要去，他答應了，然而終于也跟着他們的屁股後走去。等到衝過橋的時候，才發現他從離橋兩三丈

遠的黃菜花林中鑽了出來。嘴唇烏白，不說話，跟着走了。

後來我們雖是同一個部隊住了四年，然而說話的時間是很少的。他挨了親戚的打的時候，簡直不告訴我：就是他病了，也在幾天後才使我知道。我要他到我的床上去，他不；我只好在他的墊着一床蓆子的板床前看守他。問他爲甚麼挨了打，他只是不高興的說道「那裏那裏」，臉就轉向牆壁那面去。雖然後來也聽見他向別人批評我，（那是當他要進軍官學校前幾天的事了。）說我身體太弱，說我不該抽烟，而且說我沒有打算進軍官學校——「現在只有軍官學校才是出路的！」他說。

有一天在街上一個弁兵喊他：

「喂，小田！打牌去嘛！」

他只懶懶地用鼻音回答一聲：

「唔，我還有事。」就趕快三步兩步的走了。

好久不見，這使我倒很奇怪：終來想，其實也並不奇怪甚麼。不是他已經進了軍官學校了麼？

每逢放星期，他出街，也拴斜皮帶。然而剛剛走出校門，他開頭還直率地向着那些同一間寢室的同學問：

「喂，看戲去麼？」

人家却沒有理，走了。他於是就孤伶伶地剩在那兒。後來他漸漸就把直率改爲搭趣搭趣了。於是到我房裏來的時候就漸漸的多了些，而且居然開始叫我「哥哥」了。雖然，他還是常常帶着一付幽怨的表情說道：

「我很悔，早不該當了弁兵，而且也沒有讀過書！」

後來我們的部隊被打敗了，那親戚也沒有了事，家鄉的生活更困難，家裏的小店子也只好關門了，弟弟跟我也就不得不另外想辦法去。弟弟又進了一個軍官學校，我也進一個。到這時，大家每逢放星期，才一塊兒玩玩。雖然那怪皮氣並

不就拗了的。

記得在他畢業的時候，我向他說要買一條斜皮帶送他。那天趁他還沒有來的時候，我約着幾個同學一道去買。因為錢少，買了一條中等的。當我們在公園裏等他來的時候，我很高興地給他，以為他也一定很高興了；可是他把皮帶拿着看了一下，又望望他腰上借來拴的那一條最寬的皮帶，斗然臉色轉青，眼睛發直，把皮帶拍的一聲丟在椅上，轉身就走。朋友們都驚異起來了。我恨不得要跳起來打他幾下，但我終於和平下來，把他拉回，許他另外買一條去。他才在許多驚異的眼光中憤憤地坐下來了。

從此以後，他分配到另一個部隊，我們就沒有機會見面。有一回，我在報上看見戰爭又起了。似乎很厲害，七八個大部隊的代表都在忙碌，這個跑過去，那個跑過來。情形是一步一步的緊起來了。而且是大規模的。火綫接觸的地方，就離弟弟他們那兒不遠。自然他們這回又參加火綫了。

我很擔心他，他這時是一個候差員，上前綫去是不成問題的了。他一個星期來一封信，可是一個月以後就不會來了。我很着急，寫信到家裏去問，而家裏也寫信來問我。說不定這回准是死了。報上曾經登載着一個這樣的消息，這回的戰爭曾經有許多外國人拿着望遠鏡在高山上看陣，見兩軍白刃肉搏，死傷數萬，認為雖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不過如是。呵，完了！我悲傷地把報紙丟在一旁，望着那窗外灰暗的天空，我才後悔我不該早不把弟弟勸回家去了！

可是一個月後，忽然又得着來信，並沒有死。這年我回家，就打算索性跟媽商量，叫他回來重理爸的生意算了。

一到家，媽告訴我，弟弟的一個同事曾經來過我家，曾經詳細地講到他在戰場上的情形。他這回是被派去做偵探的，第二天就被敵人的步哨抓去了。那天傳來的消息，說是敵人前綫殺了十幾個偵探，他的同事們都以爲他同時被殺了。誰知他被抓去的營部，那營長是他前一個軍官學校的同學，在殺的時候把他留了下來。

來。雖然在營長沒有看見他之前，也曾經在橫樑上吊過鴨兒浮水，挨過一頓鞭打了！

「媽媽，叫他回來好了，我們再把爸的生意開起來。讓弟弟這樣冒險算甚麼呢？」

媽嘆口氣說道：

「沒辦法呵！現在哪還開得起生意！只願天爺保佑，你們再做兩年掙點錢回來，就把他叫回來好了。」

她息一會又說：

「其實我常常想着你們呢，兩個兒子都一下離開了我的身邊，我真過不慣呢。我有時想，索性把你們叫回來吧。有吃沒吃，總是一家人團團圓圓……可是呵，這幾年真難。不過你弟弟的這回災星過了，說不定會升官呢，何況他這回已經有了功勞苦績。我守了你們十幾年了呵！想起我從前受了多少的……」媽哽咽

起來了。最後他又安慰似的說道：「算命先生說我還有十年……」

媽一提起還是從前說的那「十年」，可是我也就不好說甚麼了。同時家境也太難，別的路子也沒有。不過，這以後弟弟的來信，常常表現着他憤慨的語調。他說他要追求知識，重新努力看起書來了。

一年以後，我對我的生活感覺到很大的無聊，同時在南京的一個朋友來信也勸我出去。當我回家同媽商量好起身的時候，媽叫我順路去看看弟弟。弟弟也來信說是要在我到的那天來江邊接我。可是到了江邊的時候，我用歡欣而急迫的眼光搜索着一切人叢；沒有呵！我惘然地失望了好久。

等到跑進他們的旅部的時候，他的同事們才說他被派着押送東西到省城去了，明天就要回來。那些同事們早就知道我要往南京去的，以為我將來一定是有辦法的了。都來跟我周旋，說他們都是弟弟的好朋友。他們說弟弟人很小，人家都欺負他。他曾經被一個連長打過呢。他似乎很消極了。

第二天我還在弟弟的床上沒有起身的時候，就聽見耳朵邊有人在叫着「哥」，我睜開眼睛來，幾乎不認得他是我的弟弟了。臉雖然還是那樣黑，然而已很瘦，顴骨似乎快要挺出來了。臉上已再不是從前的那麼粗獷，換上的是一付深沉的氣色。他望着我似乎很高興，然而却又講不出話來似的。

「弟弟，等了你了。一天了。」我翻起身來抓住他的手說。

「是呀，我趕回來了呢。」

「弟弟，你……」

正在這時候，有一個同事走進來，弟弟忽然就給我擠一下眼睛，似乎暗示我不忙說話。催着我洗了臉就一道出來。

在路上，弟弟向左右望了望才說道：

「那幾個傢伙跟你談過些甚麼沒有？」

「談過，只是隨便談談。他說他們都是你的好朋友。」

「哼，好朋友！他們還不會把我害得死。哥哥，你去了以後，我將來一定要來呢。這種事情真不是人幹的，卑鄙齷齪！」

正講到這裏的時候，弟弟的肩頭忽被重重的拍了一下，隨着拋來一聲：

「哪裏去！」

我吃了一驚，一看，原來又是弟弟的一個同事。

「喂，別開這樣的玩笑。」弟弟嚴正的說。

「媽的，玩甚麼笑，走，打牌去。」

「你曉得我最近不打牌，沒錢。」弟弟的眼珠在怔，我看他要生氣似的。忽然那邊街口上閃出來一個穿華達呢軍服的高級軍官，那同事就趕快轉過背去立正敬禮去了。

弟弟拉着我的袖子就說：

「快走！」

我們一下就轉了灣，避開那兩個人了。真想不到，才兩年多不見，弟弟竟也這麼變了。眼睛雖然閃着天真的光，可是一臉籠罩着的是沉默。他的軍服已經不講究，斜皮帶已經用的是窄窄的了。

「弟弟，那條我送你的皮帶呢？」

他臉紅了一下，答道：

「喝，不要了！馬馬虎虎。」

我留了兩天，他告訴了我許多憤慨的事情。他仍然後悔他早不讀點書，要不然可以走了。說到這裏他就非常淒然。臨走的時候，他送了我很遠，熱情地抓住我的手，睜大着眼睛望了我好半天，才嘆一口氣說道：

「哥哥，我一定存點錢，我一定來的。這種犧牲我實在不幹了！」

他眼淚冒了出來，我也非常的黯然。我離他走了很遠，還見他不曾掉過頭去。呵，誰知呵，這一次竟是永別！

我出來又已經好幾年了。弟弟呢，一年出來不成，兩年出來不成，三年，終竟在一場戰爭中的槍彈下面犧牲了！唉！

一九三四，七月。

一家藥店

通常，當太陽的黃光從曲尺形的黑色櫃台移到街心，那上齊簷口的地方，那斑剝了的——「本堂採辦道地生熟藥材精製膏丹丸散」——衝天招牌的影子在它自己的石座上與階沿之間縮成一個斜方黑塊的時候，就可以聽見一連串的伸懶腰聲，呵欠聲，咳嗽聲，吐痰聲，從正中靠壁的紅漆百藥抽櫃那面房裏傳了出來，那櫃頂上供的木頭雕的金臉黑長鬚子的藥王菩薩都好像被震動了似的。

這時候，那眯斜着渴睡眼睛的王先生，如果是坐在藥王面前的賬棹邊喝着光酒，他便趕忙扭一下酸痛的腰站起來，把最後一滴喝完，藏過盃，走到櫃台邊把那些熟顧客們留下的單子鋪開，一面拿起戥子，一面便微笑地向陳帥哥嗽一嗽嘴。

假使陳帥哥在靠着櫃台望街心，他便趕忙轉身，走到刀櫃面前去，挽起袖子，捏着刀把，嚓——嚓——地使切藥的聲音發得特別響亮，可以傳到內院去。同時故意高聲地喊着：

「師傅起來了！」

福田聽見這一聲，如果他正在櫃台邊一粒粒地搓着藥丸，總是沉着臉慢慢地站起來，把藥盆子一推，在一張破抹布上胡亂揩揩黑指頭，眼不看人地從百藥抽櫃旁邊衝進門簾，拿着面盆就去打水，拿掃帚去打掃床面前那些鷄屎似的綠色痰塊。當他把自己在灰白晨光中擦得光亮亮的銅烟盤給師傅抬上床的時候，那一肚子的抱怨才又轉了方向：「噶，這時候才起來！真磨人！」

師傅是一個瘦長子，臉色灰白，一個勾鼻子上面閃着一對鼠子似的小眼睛。其實他在前十幾年剛剛開店子的時候，只要紙窗上稍稍透上一點白色，他便披衣起床的。一起來，就要向着樓梯上面喊道：

「喂，天亮了！睡死了麼！」

這一聲，就連請來的先生也要趕忙爬出熱被窩。店門開了的時侯，他照例含着根四尺長的旱煙杆，挺着胸在灰白的晨光下站在賬棹面前，用他那小眼睛就像老鷹盤旋似的在那些學徒們的頭上望來望去。如果有一片藥被掃進畚箕，他便吼着去把牠拾起來，一下搽到那拿着掃帚的學徒的鼻尖：

「不是你的錢買的麼？嗯？怎麼樣？」

於是在櫃房裏便有一番巡視：靠着賬棹面前的立方錢櫃的小方口看看有沒有損傷，藥王兩旁隔壁的幾排紅磁缸裏的貴重藥品看看有沒有減少，尤其是那長生果似的洋參他更是要一枝枝的數着。再就是巡視櫃台刀橈之類了。如果在櫃台對面那給顧客們坐的古式椅子上發現一角灰塵，他便在那旁邊敲着指頭喊道：

「喂，來來來，你的眼睛是生在臉上還是屁股上的？」

他於是就要來拉拉那拿着抹布的學徒的耳朵。如果那學徒早已經筆挺地站在

他旁邊了，他總是劈手就奪下抹在來，去精細地揩着那灰塵，一面講着：

「哼，我們從前麼！哪像你們這樣子！」

等到滿店子都光光亮亮了，他才兩手叉着腰站在錢櫃面前左右顧盼地感到非常的輕鬆和滿足。

近幾年來，到了床上增加一個烟盤，臉龐罩上一層烟灰色的時候，這才到帥母去喊他吃飯的時候才起床。不過，每當一個舊學徒不願住下去，走了，重又招進一個新學徒的第二天早晨，他一定破例特別起早一回，前一夜，當人都睡靜了，他在豆大火光的燈上把癩過足了的時間，獨個人便悄悄地放一塊銀元在樓梯脚的地板上，窗上剛剛一發白，樓上有了脚步的聲音，他便趕忙披衣起來，從房裏的一條壁縫偷偷地望出去，一直等到那新學徒繞過那白晃晃的銀元旁邊，出去開店門，他才把牠收回來，放心地再躺上床去睡他的覺。

福田第一天進店，陳師哥把這些情形告訴他的時候，他皺着那油黑臉上的兩

道濃眉，恨不得馬上又把那舖蓋捲起來回家去。

當福田要進店的那天早上，在田邊，那天邊錦緞似的紅霞反映着光輝來的一個涼亭裏，他曾經抱着雙手和幾個年青同伴們商量一塊兒到外縣的工廠去作工。他聽見他們講到，當每月滿了，領着工錢的時間，怎樣買一斤肥肉來好好吃牠一頓的時候，福田曾經笑着眼叫了起來，手一揮就向着涼亭的柱子打出一拳去。可是他父親那天却滿臉喜氣地拿着一對大紅燭回來向他說：

「阿福，我已經給你找着一個好地方了。去，去學一門手藝。」

在路上福田問：

「學幾年？」

「六年。」

「不是人家都是三年麼？」

「呀，這是難得的機會呢。我好容易才托人找着的。人家學三年是要繳十擔

租穀的。沒有，就學三年倒幫店子三年。……」

「我不去。」福田轉身就走。

父親一把拉着他，閃着濃眉下的眼睛，很細聲地說道：

「阿福，你怎麼不替我想想呢？這又不是兒戲，我還要見人麼？」

「可是，六年啦！去作工六年就有六年的工錢！」

「作工！可是作工的人沒有一個會做到先生的！」父親偏着頭看着他的眼睛。

福田似乎很以為是，閉着嘴就又走起來了。

進店的時候，父親把一張寫好的契約捧在手上，彎着腰作一個揖送給師傅。接着就叫福田在藥王面前給師傅叩頭。禮畢之後，父親又拉着他向王先生作揖，向陳師哥作揖。福田紅着臉，就像木偶似的，聽一聲，手拱着動一下。然後，父親叫他直直地站在旁邊，叫把抱在胸前的雙手放下來，聽師傅第一遭的教

訓。父親自己也直挺着腰板坐在拈着鬍子尾巴的師傅旁邊，口裏在不斷地應聲着「是」或者「是是」。福田覺得他不能像在田邊上那樣的跳動，還要這麼直直地垂着雙手，在這狹隘的曲尺櫃台裏面，就像被關在鐵柵裏的一樣了。他這麼想着，師傅的話還沒有完，他的眼睛焦燥地已經望到街心去。師傅楞一下眼睛。父親就聳起肩來，馬上拉着福田的手。

「阿福，師傅講的話你聽清楚沒有？」他囁囁地說。

福田把眼睛掉回來，困惑地點點頭。避開衆人的眼睛把父親的手擺脫，自己就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雙手抱在胸前了。這回師傅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馬上就發話：

「把手放下來！在我們這城裏不比在你們鄉下，甚麼規矩都要學。比如你這雙傲慢的眼睛就是要不得的！」

父親紅着臉搶着答道：

「是是。」頭一點一點地。

福田看見王先生和陳師哥那帶着嗤笑的眼睛，自己困難地放下兩手來，馬上就覺得滿臉發熱，好象連耳根頭到頸項都紅透。他於是就一下把眼睛怔起來了。

開了店門的時候，師傅向他招手道：

「來來來！」

福田站在燈光下，他的腦子裏只是閃着涼亭裏的景象，於是就只看見師傅的嘴唇在他的面前動了。

「從今天起，你就應該想到你是做甚麼的了。首先應該學的就是高眼眉低。俗話說得好，『生意人要有三張臉』，像我今天第一次看見的你那樣的脾氣就要不得。我們從前麼？不要說是做得不順眼，就是稍爲肚子裏面有一個『不』字，」他把拳頭捏了起來，中指屈曲成一個栗子形凸出外面，向着福田的鼻尖幌了一幌。「你看，就麼敲在我們的頭上的」，他又暫時停止一下，望着福田的眼

睛，看他懂了沒有懂。福田只是閉着嘴不動的站着，在那栗子形的中指面前，困惑得要閉起眼睛來了。

師傅張着嘴打一個呵欠，馬上就掛出一顆淚水，那栗子形的指頭才移到他自己的眼睛上擦着。臨走開去的時候，說道：

「我所講的話，你要記着，這是於你有用的。你學的事情很多，以後可以隨時問問他，……王先生，是阿？」他把頭掉過來。

王先生筆直地坐在旁邊，眯斜着笑嘻嘻的眼睛答道：「是」。他的頭一點一點地。

福田每次看見師傅走到面前，他總是全身都緊了起來，自己就顯得非常矮小，就像要給壓到地板下去。即使是走過他的身邊，他的毛髮都像要倒豎起來似的。有時候從天剛亮起，手脚不停地到二更敲過，關了店門的時間，全身疲倦到要躺了下來，師傅抽了兩筒烟之後，就要來叫他在櫃台邊讀湯頭歌。當師傅那衝

着烟臭的兩個黑洞洞的鼻孔對着他的鼻孔時，他恨不得就把頭掉開去。

福田對於許多事都是張着他那一雙詫異的眼睛，對於湯頭歌感到就像從前在村塾那年讀大學時那樣的難。他有時也想問問，可是一看見師傅那總是帶着嚴厲的小眼睛，自己就閉着嘴了。他就問王先生。王先生說：

「多讀就行了」。

他於是埋着頭多讀。可是馬上就對着書本打了一個呵欠，頭偏偏地就擱在棹子上了。

對着王先生，福田雖然可以抱着手，可是每次和他談話的時候，總是聞着他鼻孔裏衝出來的一股酒氣，他的鼻子向後躲，王先生的鼻子却幌動着逼了上來。他想，這個人也是很「他媽」的。

王先生的喝酒，時間沒有一定。有時在剛剛洗過臉。或者買藥的顧客們都走完了的時候。福田進店的第三天，王先生曾經在賬棹上那插着五朵稀疏的紅紙花

的白瓷瓶邊拿着一墩孤立着的銅板，叫他去買過一回。但以後都是王先生自己從外邊慢步地端着盃子回來的。至於晚上，他就多半約着陳帥哥一塊兒到外面去了。師傅一出現在櫃房中的時候，總是怒着小眼睛向福田問道：

「王先生又喝酒去了麼？嗯？我不曉得他哪來的這許多錢！」

說完，他就蹲下地板去清理錢櫃。

有一回，福田在街心遠遠裏看見王先生站在一家酒店的櫃台面前，正向着一個夥計笑嘻嘻地端着盃子。忽然師傅走去了，氣衝衝地直從王先生的身邊闖進去。師傅並沒有向王先生講話，但也不買東西。只是站在櫃台邊楞了一袋煙工夫，才轉成笑臉來，同那抱着水烟袋的酒店老闆敷衍兩句，向王先生點點頭就走出來了。一會兒，就看見王先生怔着眼睛走回來，坐在陳帥哥的面前，在他自己的左掌上就擊一下拳頭，發着糊塗的聲音嘆道：

「哼，媽的，這種生活真不是人幹的！要是我有錢麼，我一定要開一間比這

還堂皇的店子！衝天招牌也要用金字。算命說我應該做老闆的，媽的，就是這個錢，……這個錢……」右手的指頭曲在左掌上搖着。

他望着那頭上的煤油燈，那睚斜的眼睛充滿了血紅，眼角邊掛着一顆淚水了。一下他又抓着陳帥哥的手說道：

「將來你是不是開店子？」

「開店子。」陳帥哥毫不遲疑的答着。

「那就好。我勸你，幫人決不是人幹的，喂，福田，你將來是不是去幫人？」王先生直盯着福田那補着幾塊布片的衣裳，帶着一種鄙夷的眼色。

福田站在旁邊，羞怯地把眼睛望着天花板。他想，人家在說開店子，他自己好說是幫人麼？因此他覺得王先生簡直小看他。於是就更加覺得那睚斜的眼睛好像豬的眼睛一樣。不知怎麼地他忽然起了一種怪思想，覺得王先生的醉態簡直像一條豬。他一手掩着左肘上那個特別大的白補丁混合着一種厭惡和得意的感覺，

想走開了。

其時，陳帥哥正在響聲的說道：

「是呵，我父親說我三年滿帥了，就賣去一份出來給我開舖子，」他說着，直起頭來，左腿架到右腿上，擺動着身子，在王先生和福田的面前，好像感到駕着雲就要從他們的頭上騰了起來似的愉快。「將來還請王先生幫忙幫忙」。

「那倒不必。幫人的事我真不想幹了！」王先生的拳頭又在自己的掌上擊了一下。

「自然福田也幫忙。」

福田看着陳帥哥那高傲的猴子樣的瘦臉，心裏冷笑着：「你配！」他剛要走開的時候，王先生還在打着酒隔，一下又拉着陳帥哥一塊兒出去了。

王先生對於福田的態度好像隨時都是沉醉的。當他提着戥子，抽開百藥抽櫃中某一個抽屜，如果是空的，他總是敲着屜邊，發着帶鼻音的聲音：

「喂，紅花又沒有了！」

他不講明叫某人。福田一從櫃台下拿着畚箕上樓去裝藥的時候，一路上就在梯子邊緣擊着他的拳頭，「哼，哼，」鼻孔裏這麼哼着。

福田雖然覺得他們看不起他的補疤衣，但是慣了，臉也就不再紅。等到父親托人給他送一件新藍土布衣裳來的時候，他歡喜得馬上就把牠穿在身上了。那天師傅新買進一大麻布袋七十斤重的茯苓。福田就像從前幫人家揀穀子時的那樣，一下就把牠抬起來搭上肩頭，一氣送上樓去，放好下來的時候，臉都不紅一下。那時候，王先生正清醒地坐在櫃台邊，忽然翹起大姆指來向他笑說了：

「福田真不錯！」

福田微笑了。他正站到王先生的面前時，馬上就又看見他彎過一個拳頭去捶着自己的腰，咳一聲嗽說道：

「不過，要當心，這東西是很容易使人變成癆病鬼的！咳！咳！咳！吓！」

王先生那一口吐在地上帶黃的痰，福田嘴唇上的微笑好像又被人冷上一瓢冰水。

福田和陳帥哥合得來的時間，似乎就只有才來的幾天。第一晚，福田把自己帶來的舖蓋抱上樓的時候，陳帥哥曾經笑嘻嘻地在那堆滿藥捆之類的角落的板床上，和他談了許多之後，就幫他把被褥鋪在床上。雖然照陳帥哥的意見，認為福田這補滿藍白布片的被條太舊，莫如墊在下面軟和些，蓋陳帥哥的新的。福田當時會微笑地點了點頭。

第二天起來，大家又同着一起開店門，燒火，掃地，抹棹，擦烟盤……等等。陳帥哥是很瘦的，臉很小，蒼白，一雙手就像兩支乾竹筒，福田在地上掃起灰塵來的時候，他總是要站在街心咳嗽一陣。所以福田雖是多做了一些洗滌，擦煙袋，晒藥等等的事情，弄到那油黑臉上的鼻尖已經冒出點點的汗珠，他還挽着

袖子在門裏門外跑來跑去。陳帥哥有時拿一條匾担給他，他也是不聲不響地担着前後兩個木桶挑水去。

可是他漸漸覺到他自己的不講話，陳帥哥就把許多粗重工作都推在他身上來，自己只做些在師傅帥母面前的事情了。師傅有天坐在櫃台邊向着福田喊道：

「去房裏給我把煙杆拿來！」

陳帥哥正在切藥，他望了師傅一眼，在福田之前答應着，放下刀進門簾去了。

有一次，幾大捆新藥運到的時候，陳帥哥覷着了門簾縫邊帥母手上抱的白胖臉兒的小孩，他便跑去接到自己的懷裏，尖着嘴唇逗着小孩的眼睛：

「喔，——嚇，——哦，——唔，——……」

他用指頭畫着小孩的眼睛，親他的嘴，扭扭捏捏地搖着他的身體。小孩於是乎笑，張着那沒有牙齒的櫻桃似的小紅嘴也跟着他唱：

「喔，——喔，——……」

陳師哥覷着師母已經不在門簾邊，就把小孩抱出去了。師傅走出來問陳師哥哪裏去了。王先生毫不遲疑的答道：

「晒台上拿藥去了。」

福田一下子就把眼睛怔起來，當他一個人滿臉流着汗，在肩上放下最後一捆藥材到樓板上的時候，口裏就不由得吐出來一聲咒罵：

「他媽的！」

那天晚上關了店門以後，王先生又在白瓷花瓶邊拿着一墩銅板，約着陳師哥一道去。到門邊，忽然叫福田也去。

「哪裏去？」福田奇怪地問，然而心裏却暗喜，他想他們也在看得起他了。他湊到他們的身邊，頓時覺得王先生那醜斜的眼睛閃着光有些可愛起來。

王先生把大指與二指圈成一個盃形，做着向口裏面倒的樣子。福田想，這東

西他是不會的，同時忽然腦子裏而又閃出師傅前天拉他耳朵的情景來。他便搖搖頭。

「好，不去就算了。」陳帥哥眯着一隻含笑的眼睛，正要來拉福田的時候，王先生忽然這麼說了。福田見他們消失在人叢中時，好像從衝天招牌那面隨着夜風送來一聲：

「這種人真是不受抬舉的！」

福田的臉一下起了一種悵惘，馬上就覺得自己是太不好，不應該這樣拒絕別人的。他想他們的眼睛也許怒了。他很擔心。同時想到，就去嘗嘗酒味也好。一下他就追到衝天招牌去，可是他們的影子已經不見了。走回來，一路上咀嚼着那句話的意味，越咀嚼他才越覺得不對，好像比給人打了一棒還難受，於是漸漸響着鼻子怒起來了。他想：「媽的，你們又算甚麼東西呢！」

到了他嘴唇的顫動停了下來，他才感到他肩膀和背上的骨頭痛，馬上就懶懶

地舉起雙手來打一個呵欠了。他坐到櫃台對面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椅子邊緣，兩腳分成八字形緊登着地板。頭就靠在椅子靠背的橫木方稜上，閉着眼睛。可是腦後骨攔痛起來了。他又站起來，走到櫃台邊，把包藥的紙鋪開一張來，提着筆，懸空畫了兩個圈思索着，可是腦子裏面馬上又現出師傅嚴厲的小眼睛，他又趕快把紙和筆都放回抽屜和筆筒去了。他抱着手，左看是抹布，右看是藥丸盆子，那百藥抽櫃和曲尺櫃台在他的周圍，顯得更加灰暗而空虛起來。他站住搖搖頭。但他一下翻開湯頭歌了。他讀着。但不到兩頁，他的眼睛就刺痛得要合上來。他就索性把兩隻手在書上爬成一個八字形，上面吊的白瓷篷玻璃燈的暗淡黃光，就照着他那攔在手上孤另另扁圓的頭頂。

福田的眉頭常常皺起。他很想回家去了。但一想到這是不可能的時候，於是就想着父親來來也好。他一天到晚腦子裏都是昏昏沉沉的，一閉着眼就看見父

親。於是父親就來了，攙着他的手含笑地說道：

「阿福，走，回家去，這裏真不要再幹了！」

他喜笑着跳了起來。可是陳帥哥忽然在腳下面叫起來了。腳馬上就猛烈地被推一下。他睜開眼睛，全是黑暗的。他摸摸頭頂邊當作屏風的薰藥櫃時，嘆氣地又閉着眼睛了。他於是更加天天盼望着父親。只要兩手稍爲有點閒，就去把着櫃台，頭伸出去，向人叢中探索着。果然父親終於出現在遠遠的街心了。他快活得眼淚都幾乎衝了出來。父親剛剛走到門檻邊，他已經站到他的面前。他望着父親那濃眉下的一對黑眼珠，光射出來，特別感到親密。他這回才好像清楚地看到，父親的絡腮鬍子特別長了，鼻子下的那一撮就要蓋上嘴唇，有幾根已經灰白了。

「你在儘看甚麼？」父親有點臉紅起來，奇怪地問。

「我以爲又是做夢呢。」福田沒有表情地答着。

大家都就笑起來了。陳帥哥的聲音最響。

王先生招呼父親。父親很困難地張合着嘴唇回答着。陳帥哥又在旁邊笑了：

「嘻嘻！」

福田臉紅起來了，終於把眼睛向陳帥哥眨了一下。

一會兒，父親就帶着福田出街來了。在一個巷子轉彎的地方，父親在貼胸的衣兜裏掏出一包烘滿肉身熱氣的點心給他。福田湊攏身邊，從父親那戰抖着的粗皮掌上拿着那一包粘緊封口的點心的時候。他的眼淚已經滾出來了。他想着那晚上夢裏面的情形，越加覺得天地間只有父親可愛。他的眼睛從憂鬱閃出希望的光了。

「爹，我不做了。我回去。」

父親頓時臉色變成暗黑，眉頭皺了起來。

「爲甚麼又不做了？」

「我做不下去了。」

「回家去也沒有吃的。」

「我作工去。」

父親鬢髮旁邊的青筋蚯蚓似的一下子脹了起來，咆哮地說道：

「胡說！你現在不做，老子就要賠四担穀子的口食錢給你師傅。你怎麼這樣不曉得艱難？」

「可是我的耳朵都要給人家拉爛了！」

「總是你自己不好！」父親斬切地說着。但馬上又覺得如果這麼吵起來，兒子真會走了也說不定。他的腦子裏面忽然又閃出他往常在田坎邊坐着時幻想的圖畫來：六年滿師後，兒子就去做先生，積點錢就可以開一間小店子在村鎮上財神廟的隔壁，而且討媳婦，生孫子，那時他能够拄着一根拐杖坐在自己兒子的店門口，人家喊他一聲「老太爺」，他馬上就進棺材都口閉眼閉了。他於是溫和地說道：

「唉，阿福，你不替我想想？」

福田見父親搖着頭，眼淚就要滾出來。自己就不聲地閉着嘴了。父親很高興，說話的聲音就更加溫和：

「阿福，你答應我好好做下去。」

福田沒有開口，只是點點頭就走了。他一直奔到巷口，還聽見父親在背後不斷的訴說着的聲音，他頭也不回地，只衝着走向衝天招牌去。

晚上剛剛關了店門的時候，陳帥哥就看見福田一個人坐在櫃台邊吃東西。他推開門進去。福田很慌忙地手在嘴上一按，兩顫頓時就凸脹起來，就像兩個腫起來的疤，上下嘴唇差不多合不攏了。陳帥哥眯一眯他的眼睛，嚙味一笑地問道：

「你在吃甚麼？」

福田講不出話，同時一隻手正在貼胸的衣兜裏藏他那剩下的一塊點心，臉就脹紅了。

陳帥哥越看越疑心，猛然想起他枕頭下的錢，他慌慌忙忙地就上樓去了。他摸到床邊那裝滿大黃的櫃子上，一根洋火噠的聲就在他的兩個指頭上燃起來，頓時在他面前就現出那靠壁的一間板床。他慌忙着翻開他的枕頭下面的被蓋下面。洋火被扇熄了，頓時又回復了黑暗。第二根火柴擦燃了，這回他先把櫃子上的一盞菜油燈點燃，才去拿出一個長條的紙包來。紙包在手上打開，就現出一長節生絲了的銅板。數一數，他自己也笑起來。眯着眼想道，福田這樣的傢伙，還配有錢來吃東西麼？於是覺得格外不放心起來了。他跑到那擋在床頭的一個五尺立方的薰藥櫃下面，抽開那櫃子的小方洞門的時候，一面掉轉頭向後面閃着眼睛，一面就把紙包放進去。他馬上忽然又覺得那擺碗橫盤的櫃底很空洞，一定會一眼就看得出來的，他於是又拿出來；望着那瓦背的木椽，但那木椽上只是一些破敗的蜘蛛網流蘇似的隨風擺動，他搖搖頭；望到點着燈的櫃子旁邊，一個個重疊着排滿的藥簍，把錢包放在下面的一個吧。才要蹲將下去，他馬上又遲疑地站起來

了，他想，這些藥隨時都要取的；再過去是堆滿的藥材捆，那些柴胡蘇梗之類，就像禾場上堆積的稻草叢似的。那很明顯，攔在那裏面，自己要找恐怕一時也會迷失方向。這房間，好像從來沒有他今天晚上有得這麼親切，連那角落裏老鼠鑽的洞他都看到了。他的頭就四方上下轉動着。忽然師傅在樓下喊他，他還遲疑了一下，但終於還是趕快把錢包塞到柴胡下面去。

陳帥哥從帥傅的房間，一直走出大門外的時候，福田忽然被喊進去了。房間很暗，就只床中心圓銅盤上一盞蓋着玻璃罩的豆大火光，照着帥傅那帶怒的高高顴骨的臉，細小的眼睛在一閃閃地跳動着。福田知道有甚麼事，心就突突的跳了。帥傅抽了一筒烟的時候，才坐起來，細聲地嚴厲地問道：

「喂，我問你，你們三個人一共偷了我多少錢？」

同時，帥傅把煙燈拿起來照着福田的臉，馬上就看見那濃眉下的一雙怒目鼓

了起來，油黑色的臉像皮革般地繃着。接着就看見他衝口地答道：

「沒有這回事。」

「哼，沒有這回事！陳師哥都承認了。」

「那我不曉得。」

「哼，你不曉得！我近來賣進的錢很多不對賬，你曉得嗎？」

「不曉得。」

「哼，不曉得！師母剛才在門簾那兒看見你吃點心。」

「那是我爹帶來給我的。你不信你問去。」

「我問鬼！」師傅還沒有說下去，就看見福田那臉色越變越繃緊，那反映着閃動火光的眼珠子就像要挺出來了。師傅剛想咆哮地把這不順眼的樣子吼回去，一動，但他却又冷靜地和緩下來，說道：

「好，那麼他們兩個怎麼偷的？」

「我的確不曉得。」

師傅躺下去，閉了眼睛一會兒，說道：

「那麼，去吧！」

福田頓着腳剛要跨出房門，師傅忽然又喊一聲：

「來！」

福田又站着。

「我告訴你，今晚上的話如果你出去漏一點風聲，我再給你說。」

福田衝着走到店門口的時候，他打算存下來明晚上吃的一塊點心，都把牠從貼胸的衣兜裏拿出來向着街心的黑暗處，怒怔着眼睛想遠遠的把牠拋過去。可是他放在掌心看看，圓的，扁平的，那黃白的殼子怪酥的，這是父親遠遠地拿來的。他於是嘆一口氣，又裝進衣兜裏去了。拍拍圍腰布，抱着手就斜靠在椅子上。他一下子更加恨起所有的人來了。兩眼望着煤油燈，肚子裏不禁又咕嚕地咒

罵着。

王先生的行動終於被福田注意出來了。那是剛要上燈的時候，福田在黃昏中看見一個顧客提着一包藥出去，馬上就看見王先生從櫃台上把一登銅板向錢櫃丟去，可是只聽見幾個銅板落櫃的聲音。福田把白瓷蓬的玻璃燈點燃，走到賬棹邊，就看見花瓶邊嚇然地又直立着一墩銅板。他正在暗笑他的發現時，就看見師母拐着一雙小腳兒急急忙忙的從門簾那兒走出來，把那一墩錢抓到手上，望望衆人就進去了。王先生那還沒有喝過酒的臉龐，頓時紅了起來，從耳根就紅齊頸項，並且馬上就用兩隻手掌去蒙着說道：

「呵唷，呵唷，我頭痛。」

就眼不看人地上樓去了。第二天早上，剛剛開好店門，他臉色蒼白地抱着一個藍布包袱下來，兩眼失神地向陳帥哥說道：

「請向你師傅說說，我家裏有點要緊事，去去就來。」

福田在椅子邊拿着抹布抬起頭來，就現出他那張帶笑的油黑臉，他心裏快活地想道：「媽的，你也有這麼一天！」王先生經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就直起身站在他面前了。

「王先生要走呵？」他笑嘻嘻地問。

「唔唔，」

「王先生，你……」福田再要逼進一句的時候，王先生已經跌跌撞撞地走出門去了。

福田笑了起來，他好像感着了勝利似的，向着陳帥哥那惶惑的臉子也睨一睨帶笑的眼睛。陳帥哥就忸怩地走開了。福田一直到了站在賤棹邊擦煙袋的時候，他嘴角邊的微笑還不會收斂，他手裏碰響着煙袋零件的銅聲丁丁噹噹地，想唱起山歌來了。

「好，好。」他微語着。好像今天早上射進櫃房裏來的陽光都特別光明而且跳動似的。

「好，」他想。

忽然耳邊上呼的一聲，馬上就覺得背脊上斜斜的痛了一條，同時拋來一聲驚雷似的咆哮：

「你騙我！」

福田迸出眼淚來了。他摸着背轉過身來時，就看見師傅怒着小眼睛，左手倒拿着一支兩尺多長的鷄毛簪，福田還來不及說話，那竹鞭子的那頭又向着他的頭上劈下來了：拍！腦頂就好像馬上隆起一個疤，福田就哇的一聲哭起來了。他怒着眼睛直直地站着。師傅又把鞭子打下來：當福田抱着頭的時候，那鞭子就劈到屁股上；福田馬上捧着屁股時，鞭子又在頭上劈了一下。

「你騙我！噫？你騙我！」

隨吼，鞭子就又隨下。福田才要吼出來，師傅已經打到陳帥哥的頭上去了。

「你騙我！你騙我！我問你，你說不曉得！你！你！」

鞭子就在陳帥哥的背上與頭上起落。陳帥哥也哭着叫起來了，聲音非常尖銳，就像殺房裏的豬聲。他死抱着頭不放，彎腰躲到錢櫃邊的角落裏，好像只讓出背脊和屁股來給師傅敲打似的。

福田在賬棹邊直挺地轉動身，師傅又站到他面前了。那竹鞭子就在他眼前搖動。一喘一喘地，師傅說着：

「哼，我問你，你說不曉得！現在怎麼說？你們三個人串同來偷我！……」

他還要說下去，福田昂起頭來迸着眼淚衝口地說道：

「我沒有偷過！」

「哼，你沒有偷過！樓上柴胡下面的兩吊錢是哪個的？」

福田很詫異，但是馬上就怒目答道：

「我不曉得！」

福田答着的時候，師傅把眼睛轉過去望陳帥哥一下。陳帥哥的哭臉突然變得慘白。

「哼，你不曉得，」師傅又把臉轉回來，說。「我曉得你不曉得呵！哼，你偷我！」

「你冤枉人麼！」福田的嘴唇顫着。兩手戰着舉在胸前屈曲着他的十個指頭。

師傅又跑到陳帥哥的面前去，搖動着鷄毛筆的竹鞭子問：

「錢是哪個的？說！」

「我不曉得！」陳帥哥也劈口就回答。

「你真不曉得？」

「不曉得！」

這時候，當街的櫃台外面已經圍滿了許多人，在交頭接耳的議論着。福田簡直想要捏着拳頭去趕開他們。

師傅站在錢櫃面前揚着鷄毛箒喊道：

「好，那你們就跪在藥王菩薩面前來，給我賭咒！」

福田撲的就跪下去：

「好，賭咒！」他說。

在那幾秒鐘之內，師傅望着陳帥哥。陳帥哥的眼睛昏暗地張皇起來了。陳帥哥遲疑一秒鐘之久，就看見福田那正在矮下去的油黑的笨頭，他馬上覺得應該說了就可以輕鬆自己了。於是一面和福田差不多同時，彎着腿，一面指着福田向師傅說道：

「是他的！」

師傅一下暴跳起來，一鞭子又劈在陳帥哥伸出的指頭上。

「啊唷，我的媽呀！」陳帥哥驚嘶的叫起來了。

「好了，你已經自己招了！」師傅吼着，鞭子又在陳帥哥的背上落。「哼，你偷我，你偷我！」

那很快的一剎那，福田咬着牙站起來了，抓着錢櫃邊的一個方櫬。四脚朝天地向上舉了起來，那方櫬邊緣的黑漆就在他的頭頂上閃光，重甸甸地像石臼似的，就要向陳帥哥的頭上拋去。師傅咆哮着掉過頭來了，呸的一下就向福田的鼻尖吐出一口水，把方櫬奪下來，向他的頭上又劈下一鞭子。

「沒有你打的！你！」

師傅說完，又站到陳帥哥的面前去了。

福田摸着自己的頭想道：「這真不是人幹的了！」他正要想走的時候，師傅向他喊道：

「福田，你去把陳帥哥的父親叫來！」

福田沒有回答，直着眼睛就一直走出來了。

父親正在家，見福田滿臉怒氣地走來，他睜着一雙驚詫的眼睛就迎上去了。問明了原因的時候，他沉着臉說道：

「你爲甚麼不去叫陳帥哥的父親？」

「我不幹了！」

「不行。你應該回去。回店子去弄明白。不弄明白還有臉見人麼？」

「不，我不去。我受不了。」

「不行。非去弄明白不可。」父親搖着手叫着。「況且你應該住下去，才能表明你的心跡。去！」他見兒子掉過頭去，直挺挺地向着那株大槐樹。他怔着他的背好半天，又才伸手搭上福田的肩頭，在他的耳邊嘆氣地說着。

師傅瞪着陳帥哥整整等到太陽的黃光爬出櫃台去，他就忍不住地打起呵欠來了。剛剛走進房裏的床上點燃煙燈，很不放心地再出來看看時，陳帥哥已經不見了。他咆哮起來，跑到街心去兩頭望望，早已不見了陳帥哥的影子。他想向街頭追去，但一見許多人都在笑，他就頓着腳想道：「陳家是有田的，怕他跑麼。」於是他就回頭了。走到櫃台邊，一個顧客在那兒催藥，等着就要拿去給病人吃的。師傅一路「哼！哼！」地就去拿着戥子。呵欠又打起來了，斷續地嘴就張了三下，眼角上掛出了晶瑩的淚水。他的手戰顫地秤着藥。他抽開柴胡抽屜，裏面是空的可以看見底子，想喊人，但馬上他就知道只有他自己。跑上樓去拿下來的柴胡，却是長梗子，他怔着眼睛去捏着刀，就咳嗽，手又軟下來了。師母站在門簾邊說，缸子裏沒有水，應該弄飯了，並且臉還沒有洗，叫師傅暫時到隔壁店子裏請一個伙計來幫忙挑一挑。

「找鬼麼！」他咆哮着，放下刀就跳起來。「沒有就不要乞！」

帥母臉色變白，把門簾布嘴的一攢就進去了。帥傅又怔一下眼睛。他遍身都癱軟，不能再動了。呵欠又來一個。他於是陰淒淒地一個人坐到錢櫃上。左右一望，一切煙袋，橈子，抽屜，藥材……等等都非常雜亂，就更加覺得自己的無力，全櫃房都像空虛起來了。那顧客又在催，他簡直想跳起來去吐他的口水，但他馬上轉成一張笑臉，求他等等再來。但那顧客拿着藥單子頭也不回地走了。他跳起來拍着賬棹子：碰碰碰！棹子發着鈍響。撐出白瓷瓶外稀疏的五朵紙花頓時一抖擠着縮到瓶口，好像也要躲進去似的。那個張着大口的柴胡抽屜空虛地望着他，碰的一聲他一脚就把牠跌進去。

「唉唉，」他吼着。

當他看見福田同他父親一塊兒進來的時候，他想罵起來，並且敲他兩個耳光。嘴才一動，「呵！哈——」又是一個呵欠了。他再要發話時，就看見福田的父親在自己的眼前困難地動着嘴唇，馬上他又想到：這店子需要一個人守看了，

他非躺下煙盤去不可了。等到福田的父親走出門外的時候，他僅僅指着福田的鼻尖說道：

「等一等再給你說。」

福田閉着嘴，望着師傅那憤怒的小眼睛，他也把他的大眼睛怔了起來，那黑眼瞳的邊緣充滿了血紅。他想：還是住不下去的。

太陽的黃光從街心又移到對門布店的曲尺櫃台上面了。師母拿一張小手巾貼着眼睛，坐在灶房的角落，發亮的鼻尖紅着，浸滿着晶瑩的淚水。肚子又在哇哇地叫，腰和背很疲軟了。他想究竟還是應該把飯吃了再說，於是擦乾眼淚，走到門簾邊喊道：

「福田，挑水了！」

福田只是抱着手站在刀檯邊，眼睛望着天花板。

師母在火爐邊坐一會去洗米，一個大肚的缸子張着那大大的圓口空洞地望着

她。她又走到門簾邊，眼睛有些直了。

「福田，挑水了！」喊出來的聲音却又是溫和的。

福田依然抱着手，羅漢似的沒有動。師母就把臉沉下來了，怒聲地喊道：

「福田，你不挑水麼！」

師母悄悄從他的背旁邊望過去，就看見福田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

師傅在床上咆哮地把烟釵子丁冬地擲在銅盤上就跳起來了。馬上就走到賬邊，大睜着細小的眼睛就在百藥抽櫃旁邊去拿鷄毛帚。當他拿到手上的時候，福田就開步，他趕到刀櫃邊，福田已經走出門，他跟着趕到門外時，福田已經踏進人叢中，直着一雙眼睛，抱着手，像瘋狂了似的，在回家的相反路上孤另另地走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冬 天 到 春 天

一

秀青離開那點着一盞煤油燈的棹子，走出那屋角滿是蛛網的房間的時候，阿金她們就把書收起來，一直送她到門口，站在門旁邊，就在她的耳邊說着：

「阿姐，禮拜天一定來呵！」

「一定呵，我們很早就來這兒的。」

秀青站在那街燈的黃光照着的階沿，望着她們那疲勞中閃着天真的眼光，——尤其是阿金，雖然臉很瘦而且蒼白，然而那閃爍着鋒芒的眼光，使她感着非常的興奮。從前她才被無聲帶到這兒來的時候，她們也是這麼親熱似的，一走進

門，她們就照例的要忙着倒茶，問這樣，問那樣；可是多來幾回之後，她們就又好象感着淡漠，特別是遇着她們被扣工錢的時候，如果跟她們才談幾句，她們就像眼睛失了神似的，把鍋子一端；管理不理地就去打水煮稀飯去了，秀青於是就一個人剩在那門旁邊的條凳上；可是她並不生氣，又照樣地來了好幾回之後，一直到現在，大家的嘴臉可不同了：當她們認字到第三遍還認不得的時候，她們就會紅着臉自己打着自己的手心：「咳，咳，不中用！」而現在要離開了，大家還感着那麼依戀。要不是很晚了，她准會還要坐下來跟她們再談一談；如果可能的話，她就索性來跟她們住在一起，使自己更加懂得她們，那她將會興奮到連覺都不想睡了。

然而當她轉身離開那熱烈的送別聲，走到街心的時候，在燈光下望着自己這孤獨的影子，那興奮，馬上又變成一種惶惑。夜是這麼深，街上的行人已經很少，電車都沒有了，第一，惶恐的是，今晚上該不會又遇着流氓的追逐吧？第

二，最惶恐的是，回家的那一關又要難過了。她連頭髮上沾着的一些棉紗屑跟臉上的幾點黑煤灰都忘了抹去，就匆匆地拍着家裏的後門，拍一聲，那心就像捏緊一下似的。

一會兒的工夫，伯父就鐵着一副面孔站在她的面前了：

「哪兒去來！」

「看電影。」

「哼，看電影！」

門碰的一聲關上。秀青就趕快躲開那電燈光，在樓梯的黑暗角落伸一下舌頭，就跳進自己的房間，蒙着被條睡了。

後來伯父可忍不住，生氣了。有一回，當她剛進門的時候，就從她的頭髮上拈一點棉紗屑下來接到她的眼前說道：

「哼，你這是去看電影麼！」

伯母也噘着嘴站在旁邊，哼着鼻音說道：

「呃，大了呢！」

那兩個擦得滿臉脂粉，畫着眉毛的堂姊站在樓梯門的旁邊，也似乎帶着一種輕蔑的神氣。

這使秀青惶恐然而氣憤。伯母那開口「大了」，閉口「大了」，就像故意在火上澆油。秀青就把眼睛睜大一些了，在伯母她們的臉上掃一下，然而又有所恐懼似的，馬上就又掉回來，望着自己手心裏弄着的手帕。

在周圍放射着許多可怕的眼光中，連秀青腳旁邊的一條白貓兒都只敢偷偷地望一望，溜掉了。

最後伯父又發話道：

「你不要以為你沒有父母了，就該這麼野馬。姑娘家這麼晚在街上走，成甚麼體統！我做伯父的也並沒有待虧你，你要想想你父親死後留下了幾七幾八的財

產在我這兒？我做伯父的教是教，養是養，難道還對不住你麼！——喝，不要辱沒了我們的祖先！」

「真是！」伯母又在旁邊鄙夷地附和一句。

那兩個堂姊也似乎在笑。

秀青的眼眶就衝着淚水了，然而她忍着，不讓她滾出來。這晚上，她躺上床又睡不着。耳邊聽見的是那堂姊們在黑暗中吃吃的聲音。她在往常，遇着這樣情形的時候，就會想着那曾經愛過她的母親，那一雙慈愛而溫和的眼睛於她是多麼的親切。比如有時候受了堂姊們欺侮的時候，母親那溫暖的手就要撫着她的頭髮，摸着她的臉龐，而且口裏還說着一些安慰的話。她想着這些，就會伏着哭了，讓淚水浸濕那枕頭上的花朵。而現在，雖然也想起母親，可是她已不再哭了。阿金她們以及蕪聲他們那熱烈的臉孔就在她的腦中輪流地隱現，而且很快就模糊，立刻發出細微的鼾聲。天一亮，不等伯父他們起床，她又趕快提着書包上學

去了。

伯父有一天摸着鬚子說道：

「這孩子該防備一下才是了。讀書總是壞事的。」到這裏，他又吟詠似的搖頭幌腦地。「究竟還是古人說得好，『女子無才便是德。』」

伯母也就咧着嘴接下去：

「我早就說過早該把她嫁了人算了。你要怕人家笑話。將來鬧出笑話來那才有面子呢！她那裏像她的姊姊們，低頭進，低頭出的，你看她那樣子，多怪！我說，阿青，把你伯父這件衣裳拿去洗洗，你看她不耐煩似的，從我的手上拿去就狠聲拌氣地丟在腳盆裏。一擺就是兩三天。我說，阿青，把你伯父的煙盤拿去擦擦，你看她東一把，西一把的，煙灰都弄得滿地！好呀，這就是你家的好侄女兒！」

伯父瞪了她一眼，好像覺得：你敢來教訓我麼？到了聽見她後面的話，便很

生氣地把鬚子翹起來了：

「甚麼？煙灰也弄倒麼？」這好像傷了他的心似的。「——弟弟留了些財產，究竟我也很對得住她了。就是族中人有甚麼話，究竟我也有了話說」。最後他就把袖子一揚，命令似的說道：「以後給我好好防着吧！你們這些女人！」

伯母也瞪了他一眼，但馬上却又應聲：

「是。」也就拐着她的小脚兒去做她的針線去了。

從此以後，秀青在廚房或者甚麼地方一走動，在她的背後的壁縫或窗孔就要貼着一隻眼睛，她如果走到另一個地方，那眼睛就又貼在另一個壁縫或窗孔，鋒芒一般閃閃爍爍地。

幾天來，一放學就不能出街，她簡直煩躁得手脚都沒有地方放似的。那兩個堂姊花枝招展地，一放下書包就在那兒翻着歌譜，或者討論着服裝。外邊一有甚麼吵架的聲音，她們就像雀兒樣，兩步就跣着拖鞋跑到門旁用半邊臉看着熱鬧；

可是如果有一兩個男子打門前走過，多望她們幾眼，她們就又像老鼠樣趕快躲在門後了；然而獨對於秀青，她們是勇武的。秀青有時間：

「姊姊，你看過我的那本書呢？」

「誰曉得？」

那楞着眼睛的高傲樣子。秀青也楞了她們一眼，憤憤的轉過身來，就一個人跑進房間去。躺在床上聽着那消去的一分一分的鐘聲，心頭的煩躁就更加強烈。她丟下這本書，又拿上那本書，一會兒她又拿着別一本書了。那些字在她的眼前飄忽，看了半天，那書上說的甚麼，她迷惘地一個字都不知道。腦子裏面轉着的就是阿金跟燕聲他們的影子。他好像看見阿金她們又搶着問：

「阿姐，爲甚麼你又不來呢？」

最不安的是見着燕聲他們的時候，真要使她低着頭難爲情的。她更加煩躁起來了。舉目一望，電燈，書桌，床，箱子，……從這角落踱到那角落，四四方

方，鴿籠似的，這屋子對於她空虛起來，如果她還是從前苦悶時候的思想，她真的會把電燈泡取下來，用指頭去觸電了。

可是下面又在喊了：

「阿青，來幫我把菜切切！」

她氣憤地把書拋在床上，就無精打采地跑下樓，在那兩個堂姊唱着「夢中情人」的歌聲旁邊跑到廚房來的時候，還聽見伯母在無休止似的自言自語着：

「如今的學堂真進不得：還是闕在家裏的好。鍋頭灶尾，究竟是女人家的事情……」

秀青就沉下臉來了，不聽牠，然而那一句句的嘮叨，總是偏要鑽進耳朵裏來。她拿出了菜板，又忘了拿刀，拿出了盤子，又忘了拿抹布，盥櫃弄得碰碰地響，身體就像風車似的在灶前打轉。伯母就把挽着袖子的雙手又在腰間，又咧着嘴說了：

「看你這樣的沒辦法，將來出嫁後怎樣呵！」

秀青的嘴唇蒼白了起來，從眼角白了伯母一下眼睛。等到伯母應着伯父的叫聲進去之後，她才望着自己手上油膩的菜刀，發出一個深長的冷笑。

二

不過，秀青找着一個機會，避開了監視的眼睛，跑到蕪聲他們那兒去的時候，她又活潑起來了。

從前蕪聲第一次帶她來的時候，她全身充滿着的是熱，才走出學堂門，她恨不得馬上就到。在路上她一下又問蕪聲：

「要到了麼？」

「別急呀！快到了。」

蕪聲跳躍地看她一眼，她就像害羞似的，兩個相對着又笑了一笑。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雪隨着風漫天的飄着，她們兩個的頭髮上跟肩膀上都沾滿白色的雪花，像許多粉的斑點，街當中被人們踏成泥濘的污雪就在她們的皮鞋上飛濺，然而她們似乎不覺得。走到蕪聲的愛人全太的房間時，秀青簡直全身都緊張，連雪都忘記抹掉了。

那是一個小小的房間，因為冷，對着衙堂過道的玻璃窗緊緊地關着，電燈罩的上面圍着一層厚紙，下面便成了一個圓的白色光圈。她們來的時候，全太流峯跟家傑他們三個人已經在光圈下的條棹周圍坐下了。這一夜的情形，秀青是記得特別清楚的。

全太不大講話，大家見了面，他只是笑一笑，那黃瘦的臉龐馬上就回復了沉靜，笑紋都逃得無影無踪，好像一點表情都沒有似的。

「好了，好了！莫再講費話了。」他眼睛鋒利地望着家傑那哇啦哇啦的嘴巴，說。到了他講話的時候，他的兩頰就更加收緊，只見他的一張嘴在不停的動

着。他講話，是一個字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的，一種凝固般的眼光注視在別人的臉上，像鐵鑄般的好久都不移動。有時候蕪聲在旁邊拉着他的手，好像一時想起了甚麼要緊事要向他說，然而他像不覺得，只任她拉着，自己還是一字一字地說下去。空氣是緊張的，大家的眼睛都注視着他的眼睛。

至於家傑，那是一個愛說話的青年，頭髮光光地梳着。當他聽見秀青要來的時候，他好像感着一種興奮，先就在他的腦子裏幻想出一個蘋果般的臉子，臉子上一雙跳動的眼睛。才一聽見拍門。他馬上很活潑地叫道：

「哈，來了！」

他就跳起來去開門。坐下來，他的話最多。談着某人行，某人行，好像許多事他都知道。他是最先跟秀青談話的一個。問着她教書的情形：

「教了幾次了？」

秀青似乎恐怕答錯，想了一想才抬起頭來答道：

「兩次。」

「啊。幾個人？」

「四個。」

「啊。」

這倒使秀青不好意思，避開家傑那逼人的眼光就又低下頭。不過當全太講着話的時候，她已經沒有先前那麼羞怯，也靜靜地望着全太的眼睛。家傑呢，也不聲不響了，也把全太的眼睛望着，兩支手攔在棹子上支着下巴，電燈的光就對直洒在他望起來的臉上，尖尖的鼻子跟水波似的眼睛都照得油光光地。

流峯對於秀青也是非常注意的。因為在從前就會經聽見過有這麼一個人在教書，很不錯，這回一看見她那沉默而瘦削的面孔，心頭就不禁說了一聲：「哦。」不過，他沒有說一句話，老是閉着嘴。到了該他講話的時候，他那結結巴巴的口語，又出來了。他竭力想避免牠，使句子說得明快一點；可是他越想，那滿口內

「這個這個，那個那個，」就越加多了起來。他的眉頭皺着，眼睛閃着，好像在搜索着他那要講的東西似的。

「我覺得，我以爲，我們現在……」他這麼說着。

家傑就要笑，全太看了他一眼，他馬上又不笑了。流峯的話也漸漸進入了一種非常細密的程序。他詳述元保他們，他說明自己的方法，他甚至於把怎樣跟他們談話的態度，甚至於怎樣拍了他們的肩膀一下都說得有聲有色。大家圍着他聽的空氣都入於一種嚴肅的沉靜。

可是掉子上沙沙地在響，大家都一下把眼睛望下去，就看見家傑的手上正拿着一支鋼筆在一張白紙上畫了些不相干的字，大家看他的時候，他却正在畫着一個女人的頭了，而且還在女人的嘴上畫了一個八字鬍子。於是流峯的話在他們的耳邊模糊起來，他們的眉頭就對着筆尖皺起了。

流峯正在比較順暢的講着，忽然見大家的眼睛都一齊從他的臉上移了下去，

他一下着急起來了，口裏面又開始了「這個這個……」

他跟着他們的眼睛望下去，就看見鋼筆尖正在畫着那翹起來的鬚子尾巴。他非常焦急了，眉頭又皺起，剛剛在他腦子裏湧出來的話，一下隨着那鋼筆尖的移動忘掉一半了。

「這個這個……」他好像講不出話似的。

終於全太眼睛不閃地說話了：

「喂，家傑，請你放下筆好不好？」

家傑的臉紅了，好像在一個新來的朋友面前很難爲情。他望了望秀青，還在紙上故意畫了一橫才攔下，把頭又用手支了起來。

流峯的話才又說下去了。

這一晚上的秀青是再高興沒有了。她覺得個個都好，個個都那麼熱烈。回家的時候，全身都還緊張着一團火熱。躺在床上，眼前還活躍着那燈光下的那些興

奮發時。她那時雖然開始發現了堂姊們在黑暗中吃吃的聲音，她想，「你們這就甚麼呢！」

不過，時間一久，她對於流峯他們漸漸能夠有着一種判斷的能力了。有一回，她因爲在家裏被監視了十幾天，找着一個空跑出來；恰巧在那十天以前流峯她們正要拿東西給阿金她們去。蕪聲呢，別的事很多，而她呢，又找不着，雖然有一個密斯李，然而她又是才來的，大家非常着急的時候，她才跑來，於是就到該跟她談談話了。她自己也非常的難過，覺得自己究竟是太不對的。到了流峯結結巴巴地講着的時候，家傑却哄笑起來了：

「真糟糕，你儘在『這個』些甚麼呀！」

流峯雖然臉紅一下，但他仍然眼不看人地說下去：

「是的，這個，這個就是我的缺點，人總有些缺點的，這個這個……」

家傑又摺着嘴笑起來。全太就向流峯說道：

「你不要理他，說下去吧。」

不知怎麼地，秀青一下子覺得家傑非常不好起來。那天她沒有說甚麼，等大家把話說完，她就閉着嘴作她的事情去了。

在一個很夜深的晚上，流峯才從元保的家裏走出來，街上的電車已經沒有了。街旁的店門都關得緊緊地，只有一兩家烟紙的小方洞口還透露出一些黃黃的燈光。屋簷口在刮着微風，那街燈白光下的電車線亮晶晶地發着嚙嚙的聲音，可是當那玉盤一般的明月從那破絮般的烏雲中滾了出來的時候，電燈光都顯得灰白了。流峯那剛剛在欄樓裏被悶了半天的腦子，這時才忽然感到一種清涼。他噓出一口白氣來，頓時就與月光混合，不見了。他很快活，究竟今天的事又做了了。這是他一天所得的安慰。他自從在五年前逃避他父親給他強訂的婚姻，飄流以來，在那窮苦奔波的生活中，他已經很少想起家。他把家裏的一切早都完全封貯

哥他們去。至於現在，這麼忙，家對於他更是退出他的腦子圈外了。他覺得他現在是愉快的，一個人可以無牽掛。迎着那吻着面的微風，在這深夜淒清的街頭，在他自己是並不覺得有甚麼可以着急的。他在那透明如水的月光下面，很清楚地可以看見自己拖在地上的那清瘦而強健的影子。

忽然背後有人在喊他，一看，是蕪聲跟秀青呢。他才站着，搖動着頭髮的蕪聲已拉着秀青走來了。他興奮了，微笑地問道：

「才回去麼？」

「是呵，你不也才回去嗎？」蕪聲一面答着，就從手裏拿出一塊糖給他。

「你們這樣晚走路，不怕麼？」

「就是怕呢，頂討厭的就是那些流氓。我倒不要緊；秀青可被追了幾回了。你送她回去吧，我可要回去睡了。」

秀青看了她一眼；她又忽然道：

「你怕麼，好，那我們就三個人走走吧。」

在路上秀青沒有講話，只匆匆忙忙地走着。

「秀青，我覺得你還是搬出來好了。你看每天到這時候你就這麼急。怕甚麼，出來，大家都可以幫助你的。」

秀青望了蕪聲一下，又低頭走着。

流峯本來早就從蕪聲那兒聽見過關於秀青伯父的情形，他們曾經勸過她索性出來算了。

「現在阿金那兒這麼忙，你索性就搬到那兒去，大家都有這意思。如果你不願住在那兒，那就隨便你住在甚麼地方都可以。」

流峯發現了這事情。一見秀青不在的時候，老喜歡一步一步的追問。後來他們就跟他說笑話了：

「秀青還沒有戀愛過呢！」

那意思好像就是對他發的。有一回，蕪聲閃着一雙大眼睛問他：

「你覺得秀青怎樣？」

「很好，我覺得。」

「哈哈，不錯。她也說你很好呢。我覺得你應該幫助她，是麼？」

流峯在當時曾經感着一種興奮，那一夜幾乎爲那種興奮睡不着覺了。他同秀青兩個在蕪聲那兒遇着的時候，從前本來大家都可以隨便談談的，可是這一天却大家都不好意思，倒弄得反而相對無言了。蕪聲於是笑道：

「呵呀，你們怎麼不講話呀，新娘子麼？」

秀青紅着臉，依然沒有話。流峯呢，自己好像墮入一種迷惘中，看見秀青那臉上的紅暈，心頭好有些震動了。他雖然覺得蕪聲太玩皮，然而却又覺得這玩皮是好的。想說句話，替秀青敷衍過去，然而想了半天，又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好。於是也沒有話。等到全太回來，房間裏的空氣才換過。然而蕪聲還拉着全太的手

笑道：

「你看呀，這兩位新娘子！」

全太笑了笑：

「你總是這麼哇啦哇啦的，小孩子。」

「甚麼『小孩子？』唔？爲甚麼我不可以哇啦哇啦的？」

全太只是微笑，不講話。

「爲甚麼？說呀！」蕪聲偏要逼着問。

「好，好，可以。對不對？」

於是乎大家都笑了起來，秀青坐一會，也就閉着嘴走了。

流峯雖然因爲聽見秀青講他好，而高興，然而當秀青出去的時候，他還不敢就追上去；可是照今晚上的情形看來，事情似乎已經迫到眼前來了。他把頭抬起來從蕪聲的肩頭望過去，就看見秀青又是低着頭。現在他覺得蕪聲夾在言中閉齒

直是多餘的。

蕪聲這時又抓住秀青的手了：

「喂，怎麼樣？你假使出來了，我們多好呵！或者密斯李我們三個人都搬去。密斯李這個人是有點時熱時冷的，我們大家來鼓勵她，好不好？」

秀青因爲忙着走，沒有講甚麼話。蕪聲却以爲她不願意，又趕忙笑着說道：

「好，那麼，你就在別處住，」他又把頭掉過來。「流峯，你說對嗎？」

流峯點點頭，微笑着。可是在秀青聽來，覺得她又在開玩笑笑了：現在她又把兩個男女當着笑話談，覺得非常的不對。她只望了蕪聲一望，就把自己的脚提動得更快了。到了街口見他們去了之後，她自己才發現自己手上有一包東西忘了交給蕪聲；但又不能拿回去。她轉身追出來的時候，蕪聲已經不見了，流峯却倒還慢慢的走着。她想了想，終於大胆地追上去，紅着臉喊着：

「呵，對不住得很，請你幫我把這東西帶回去攔一攔，好嗎？」

流峯毫不遲疑地答道：

「好得很，好得很。」

他把東西接過來的時候，身上好像感着電激一般的了。他想講話，可是秀青已經轉身。然而他的心頭是非常興奮的，一直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衙堂口，好一會兒，他才似乎清醒地回過頭走去。

第三天晚上，他跟秀青一道到一個地方找幾個人去了回來的時候，又是夜深了。在月光底下，他們開始是相距一尺遠的光景沉默地走着。到了他們漸漸地談起話來，他們的距離也就漸漸的近，漸漸的近，快要碰着肩頭了。他看見秀青那沉思的眼睛，反映着明月的光輝，頓時覺得非常的可愛起來，而且馬上就聽見自己耳邊似乎又發出一種強烈的聲音：「她也說你很好」，他於是想到，那麼她也一定愛他的了。接着又好像是一種聲音在催着他：「握着手吧。然而對於這第一次應該怎樣握手的方法，他從來想都沒有想過。他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不過他

想，女的大概總不會先握男的，這倒是他的確信。他想挨攏去，可是又猶豫着。一下又離開；可是一下他又想挨攏去了。

秀青忽然發覺了他那種恍惚的樣子，自己好像又有些怕起來了，眼睛慌張地兩邊望望，便趕忙指着路旁邊的一大片瓦礫場說道：

「這一二八……」

流峯馬上驚覺，很快又把手縮回來了。他不好意思，支吾地問道：

「那——那時候你在甚麼地方？」

「我？」她抬起頭來望了他一望。想起從前的情形，自己又有些得意了。

「我跟同學們在前方慰勞過呢。」

「怎麼我沒有看見你？」

「你也在麼？」她迷惘地望着他。「那許多人呵，怎麼看得見你？」

「那時候我們看見了不是很好了麼？」

秀青掠一掠耳邊的頭髮，大家就相視的笑了，忽然一條狗搖着尾巴走在秀青的旁邊來了，閃爍着圓圓的眼睛，並且嗅着她的腳，她驚訝地叫了一聲，幾乎跳跌一跤，流峯於是趕忙挽着她，一脚踏出去，那狗「噉兒」地叫一聲，便滾出幾尺遠，站起來，就夾着尾巴跑了。他又趕忙捏着她的手問她：

「你嚇着了麼？」

秀青好像感着被電觸一般，全身都緊張起來，心突突地跳。他們互相望望又低下頭了。除了整齊的脚步聲外，互相可以聽見各人急促的呼吸聲音。

走到一帶可以摸得着牆脊的長牆邊，一條靜寂的馬路蜿蜒地順着牆展開在他們的面前。清水一般的月光把那牆頭撐出來杈杈的脫盡葉子的樹枝映到他們的臉上跟身上，無盡的零亂黑影就在兩個不整齊的肩頭波浪似的從前面滑到後背去。被籠罩在這種閃爍迷離夢似的氛圍中，就恰像在草原上的森林裏面散走一般。脚下亂石邊的枯草瑟瑟聲，跟兩個心兒跳動的聲音都成了和諧而合拍的韻律。手臂

挽得更緊，兩個和緩了的呼吸都清楚地流進各人心的深處，在那兒起着激動的共鳴。流峯微笑地迎着月光仰起頭來了。那閃爍着星星的青空，一條帶子似的薄雲正繞着那北斗旁邊，那七個金色的點子雖然有些灰黯然而却是那麼分明呵。他自己好像進入一種幻夢中了。左右顧盼之間，忽然一下覺到，這不是在他逃婚之前所曾經憧憬過的一種甜蜜而自由的桃色境界麼？望着秀青俯着的頭，那蓬鬆的黑髮在月光下紛紛地閃着光輝，耳邊扭成一個半圓形的鬢髮，黑白分明地顯得多麼美麗呵。他於是更加愉快，腰幹也就更加直了起來，昂頭迎着那些杈枒的黑影慢慢走去，步子的和諧聲都好像在低訴着一種情話。可是手彎裏面在動，他驚覺地看時，秀青却已經把她的手臂抽出去了。他雖然怔着眼吃一下驚，可是馬上自己又得到了這麼一個解釋：秀青究竟是害羞的。

他躺到自己床上的時候，他還興奮得被條都不能蓋。他竭力要想着明天應該作的事情，然而那剛才樹蔭下的雙影總是不斷地在他的眼前飄來飄去。他責備着

自己，然而那影子還在閃動，究竟到了甚麼時候才睡着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了。下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就想大胆地提出問題來了。然而還繞了許多彎，才下了一個決心遲疑地問道：

「秀青，你覺得我怎樣呢？」說完這句話，全身都捏緊起來，好像在期待着那最後的判決。

秀青的眼睛特別睜大了，從他的眼睛一直就望到他的兩腳，她知道他是愛她的，他已經在追她，可是這麼猛烈的一步緊一步的追迫，她好像感着有些怕。在惶惑中搜了半天，究竟搜着了一句在朋友間很相宜的話了：

「我覺得你是可以幫助我的，是麼？」

流峯頓時好像吃了一驚，呵，這面前站的是秀青麼？這是秀青說出來的話麼？他感動得嘴唇都顫動起來了，一把就拉着秀青的手；秀青無可奈何地，這在她所不會料到的事情，竟來得這麼突然，逼到眼前來了，心頭突突也兆，食工也

就低下她的頭。但是一剎那間，她好像有所感觸，馬上就抽出她的手，走出門來了。

可是這一晚上，秀青回家的時候，伯父已經端一把椅子坐在門旁邊等着她了。等她一進門，便鐵着臉兒喝道：

「你究竟在幹些甚麼？說！」

秀青覺得這家裏的事情似乎也一步緊了一步。她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依然弄着她的手帕。

「說呀！你究竟……」

伯父把手舉起來。秀青非常的憤慨，然而並不覺得就可怕，好像事情終於有這麼一天。她站着也就並沒有動。可是伯父馬上又覺得這不過是自己的姪女兒，何必又勞自己這麼大的力，他於是嘆一口氣，又把手收回來了，伯母眼青嘴黑地

站在旁邊，見那手沒有落在秀青的身上，好像是覺得非常可惜。

「說呀！你究竟？你聾了麼？」

秀青究竟說了。她似乎已經決定，把頭抬起來了。伯父咆哮了，他一面說一面搖着手。

「喝，教書！教鬼書！明天別再給我進學堂去了，不要去喪死祖先人的德！

女人家還是應該關在家！早逕把婚姻弄好，我也對得起弟弟，大家都清爽些！我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女兒。關起來吧！我再淘不了這許多氣！」

門碰的一聲關上。大家都走開。秀青就一個人剩在廚房裏。

三

流峯在幾次約會，見秀青都沒有來，他想起那晚上魯莽的情形，着急起來了。全太在作事的時間，他的臉色雖然像皮革一般，可是一有空，他也喜歡談談

各人生活情形的。因此流峯就覺得他這人非常的可親。他往常爲要使自己多懂些各方面的生活，只要遇着全太太疲倦地橫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他也躺上去，大家頭抵着牆，很詳細地問他從前在棧裏學生意時候的情形；全太太也很細心地爲他解釋，描述着每種人的個性跟生活。關於男女問題，他們也談。如果無聲坐在旁邊，他們就更加談得起勁。無聲是談得特別多的，她敘述着全太太跟她見兩面就不客氣地問她愛不愛他，那說話時的那副粗率樣子，現在談起來都還引爲好笑。

流峯對於秀青的情形，他們似乎已經知道很多了，可是全太太對於人家的這些事情是很不願意談的。流峯也不願提起。可是現在他着急起來了。現在無聲雖然已經跟秀青跟密斯李一塊在往阿金她們那兒去，可是她又已經不再跟他們一塊碰面了。於是他幾回來都遇不着無聲。想要跟全太太談，而家傑又嘻笑地在旁邊，如果談，他知道家傑一定又會跟他開玩笑。前幾天家傑就已經在許多人當中散布「流峯追秀青」的笑話了。他竭力避免他，在這非常着急的時間，他在大家的面前還

是裝着非常的鎮靜，閉着嘴斜斜的坐着。終於他在街頭遇着蕪聲了，當他看見她大着一雙睛眼走來的時候，他狂喜了，簡直像怕失了機會似的，搶上去就問：

「秀青呢？」

蕪聲那跳躍的身體，好像不會停止過一下似的，就連那一雙大眼睛都好像在跳躍。她望了望流峯的眼睛就笑着兩個酒窩答道：

「在呢。」

「在那裏？」

「在家裏。」

「我不是也曉得在家裏麼？」

「哎呀！」蕪聲又笑了。「你就這麼着急麼？好，我告訴你，我那天到她家去，她伯母出來把我攔着說：『你又來幹甚麼！秀青不在家！』那樣的黑着臉，

她闕起來了！」她說完了後一句話，就把手向兩邊一分。流峯好像感着了一種重壓，呼吸都有些迫促了，可是無聲還在說下去：

「你曉得，阿金她們那兒人又多了，從前我們三個還忙不來，還說叫我們大家搬去。你看，現在我就跟密斯李兩個人，怎麼弄得來！秀青要不想辦法是不成的。」

流峯鎮靜着了。馬上問：

「怎麼想辦法？」

無聲又笑着叫起來：

「誰曉得你們甚麼辦法？你曉得的比我更清楚。」她說着，嘴唇就噉起來向着他眼睛上下地動一下。不過她馬上靜了靜又道：「總之，現在是給她想辦法要緊。她比我們精細得多，所以我們現在非她不行的。頂好呢，她就索性到阿金那兒去。」她看見流峯的眉頭忽然皺起，立刻她又改口道：「不過這也隨她，哪兒

住都行。是不是？不過，你不能就這麼固執。她出來重要的還是爲的……」她又看見流峯的眉又皺起了，自己便把手在胸前揮一下說道。「好了，好了，隨你去，總之現在還是給她想法子要緊。」

流峯見她的話抑揚頓挫的，真是弄得他惶惑起來。不過等到蕪聲跳呀跳的走了之後，他想，蕪聲這個人究竟是喜歡開玩笑的，到阿金那兒自然要緊，不過這話在他的面前說，就成了玩笑是無疑的了。他這麼找出了結論，就又自己忍不住微笑起來。一下他又想起那天秀青的答話來了：「我覺得你是能够幫助我的，是嗎？」這句話，不是秀青跟自己的關係已經有着十分的把握了麼？這幾天在事情中總是感着一些迷惘，他覺得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究竟事情怎樣，總得弄他一個段落。晚上，他就決心跑到秀青的窗下去了。

來，像電影般地。——關於自己的事情，跟無聲曾經談過幾回。無聲雖然有時候喜歡說笑話，究竟同學多年，彼此很能理解。無聲向她說：

「我始終贊成你出來。」

可是這又不是簡單的，她不像無聲離家幾省，外邊跑慣的；一說到出來後的一切問題，自己就感着猶豫。然而無聲却又當着流峯的面前跟她說笑話了：

「你們這新娘子呀，埋着頭幹甚麼？」

秀青又只好不說話。可是她還逼近來說：

「哈。秀青，你看流峯的臉紅了呢。」

這就使她不高興。她總覺得自己的事情，要旁人來說，這實在是不應該的。心裏恨不得要反問她一句：

「你這是甚麼意思？」可是她沒有說。因此她反而跟流峯淡然起來了她覺得不能這麼盲目。從前無聲跟劉真就是這麼的。記得自己跟無聲兩個從前煩悶的時

候，互相都天天嚷着要怎麼怎麼了。那時候的劉真滿口是新的，蕪聲就像找着理想一般，跟他戀愛起來。可是剛要同居的時候，才發現劉真只是坐在玻璃窗裏在許多書架面前喝喝濃茶的，而且他漸漸干涉起蕪聲的舉動來了；

「你們小孩子不懂得，事情是急得的麼？」

蕪聲很不高興，然而一時又沒法離開他。可是當她認識了全太的時候，劉真更加不能安坐起來，隨時可以看見他立眉立眼的神氣。在蕪聲的房間裏，全太如果來，看見劉真那種摸着印度綢領帶，怔着鄙夷的眼睛，他就只好跟蕪聲說了幾句話，轉身就走出門去。如果全太先來，劉真一進來總是一屁股就坐上床去，表示他是主人公似的。全太又只好起身就走。有一天，秀青正在那兒，看見全太剛剛出去的時候，蕪聲頓時氣得跳了起來，拉着秀青跟着就要跑出去。可是劉真

「要去！」

「我想你還是不去的好！」

「你沒有干涉我的道理！」

兩個都僵持着，好像一對鷄在準備打架的架勢。特別是劉真那頑固的勁兒，把着門，好像永不讓她兩個出去。無聲搶到門邊，他一把就抓着她的手，把她往檯子邊一拖。無聲氣得臉紅了，一雙大眼睛鼓了起來。她馬上咬他一口，掙脫了自己的手肢，便衝去拉開門走了。馬上就看見劉真的脚一揚，墨水瓶呀書呀的全都隨着檯子倒下去散滿一地了。第二天，無聲嘆着氣向她說：

「呵，我太盲目了！我太……」

然而無聲現在却要以旁人的資格來促成她跟流峯的關係似的，流峯雖然不是劉真這樣的人，可是這種不自然的結合，她認為有同無聲先前一樣的可怕。不是大家都還不理解麼？她想。因此她就覺得一下離開家，總是有些茫然。可是現在

伯父這麼給她一闔，她可憎恨起來了。她整天在家裏，還要在責罵聲中洗衣，切菜，擦煙盤，這樣使她更加想起阿金她們，心裏面好像有一種甚麼聲音在向她說着：走吧！房間裏一沒有人，她就會本能地從床上爬起來，一張蒼白的臉子迎着透進來的陽光就貼到窗上去。然而過道上走動的全是陌生的人影，她又垂着頭躺上床了。有一回，她聽見樓下蕪聲的聲音，她狂喜了，可是才跑到窗前去，蕪聲僅僅望了她一下就走了。她搖頭，嘆一口氣，一直望着蕪聲的衣角在轉彎的地方消逝了，手才從窗上懶懶地放下來，迷惘地望着那灰暗的角落。

有一晚上，她偷偷地跑下樓去了。走到門邊，她才剛剛試着要去開門，伯母就走出來了。她趕快就縮回手。伯母却黑着臉給她把門拉開。

「你要去麼！」伯母顫聲的說。「要去就去呀！」

秀青又站着不動了。

這使她懷惑起來。可是伯母已經砰的一聲又關了門，走進去了，她一面走還

一面嘮叨着：

「你不要以為你伯父跟姊姊們都不在家，哼，還以為……——隨你吧」。

秀青走回樓上的時候，自己幾乎要哭了。心裏想到：走就走。她下了決心似的，呆呆地望着電燈的黃光。好一會兒了，她疲倦得要躺上床的時候，忽然聽見窗下有一種慢條斯理的皮鞋聲傳了上來，嚶！嚶！嚶！走過去，接着又嚶！嚶！嚶！走過來。她一翻身，又爬起來。在窗口上，仔細看了半天，才認出是流峯。那清瘦而強健的身軀，在那微弱的路燈光下，雖然沉着地一步一步的踱着，然而那焦急的神情是可以看得出來的。秀青往常對於他害怕的心理一下子全都消失了，而且頓時覺到，她跟他之間，是一種多麼的親密。她想，不管牠，就跟她一起也好吧。她不敢出聲，趕快就到燈下的檯上寫一個紙條，並且包一個銅板在裏面又走到窗前去。

「喂！」她輕聲的叫着，流峯一下就停着腳抬起頭來了。正在這一剎那間，秀青作了一個最大的決心，手在窗外一放開，紙團就落下去了。

流峯自笑着走回來，簡直興奮得睡不着了。他躺下去，天氣雖然冷，然而身上却很熱；又爬了起來。他掃一回地，又抹一回桌子，把生了鏽的打汽爐擦得亮晶晶的，盥跟筷子都洗乾淨了。已經半夜過了很久，才又睡下去。可是第二天很早就起來了。六點鐘把事一完，就趕回家來。於是就坐下來開始等待。全身緊張得不知道把一雙手攔在那裏才好。聽見樓梯響，他就去開門。可是來的却是提着一口箱子的全太。他驚異地讓他跨進門，馬上就聽見他說一聲：

「秀青出來了。」

他簡直興奮得旁若無人了，慌慌張張地跑到全太的背後，向樓梯下面一望，沒有；再又跑下樓到門口去，也沒有。沒有啊！他覺得全太這樣的人今天也跟他開玩笑了。他跑上樓來的時候，全太還在笑。

「你慌什麼呢？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流峯才感着了一種羞愧似的：

「怎麼呢？」他站在全太的面前好像癡呆一般了。全太又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下去：

「秀青在路上遇着蕪聲，說是阿金他們那兒今天有要緊事，她就把箱子交給我，兩個就一道匆匆的去了。她們說，很快就回來的。這東西我就給你送來。」

流峯雖然有點不好意思，然而忍不住笑了，他從全太的手上把箱子接下來，擺在自己箱子上面的時候，他就噓一口氣，放心了。

四

這以後，流峯那慣於沉默的面孔，時常嘴角上總帶着一些笑紋。家傑一見他，就要拍着他的肩頭笑道：

「噲，流峯，你這兩天真是紅光滿面！」

雖然流峯聽了這一句話以後，還掩不着他的笑容，然而他究竟覺得家傑的這種話是怪沒意思的。他對家傑只好閉着嘴。往常他同家傑一道作事，如果遇着他心境不好的時候，他常常總是在本來該回去的時間，還要坐下來跟他談半天，有時候就在家傑那兒一床睡了。可是現在，他只要把事情作完，看看跟秀青互相約定的時間一到，馬上就要趕快跑回去。

「爲什麼你這樣急呢？」家傑又笑他了。

他只是笑一笑，望望家傑，不講話，又走了。有時候誤了一兩點鐘回來，看見秀青那種因等待而表現出來的蒼白的臉色，他就自己責備自己一番，大家便又微笑起來，一個又去洗米，一個又去洗菜，準備弄飯吃了。

自從秀青出來以後，他已跟蕪聲她們一起，不再同全太他們一塊約會了。早晨的陽光剛剛一洒上窗子，他們就趕快起床。流峯就忙着去提水，大家把臉洗

好，便一道出門，各人分頭走去。臨着分手的時候，流峯一定又要問一聲：

「幾點鐘回來吃午飯？」

「十二點。」

「一定？」

「一定。」

已經要走開了，他還要再說一句：

「當心呵。」

秀青點點頭，然而不知怎麼地，對流峯那種太過糾纏的態度，弄得總是要担誤一些時候，很有點覺得拘束起來了。掉過頭，就像輕鬆一下似的，不過總又覺得有一種甚麼在她的腦子上粘着，不過她終於閉着嘴走了。

她自從出來的第二天，忽然感覺到非常的疲倦，走路都恍恍惚惚的，她對於這第一次同居的人跟屋子，雖然感着一種親切，然而不知怎麼地，又覺得是好像

陌生。據她自己推想的結果，也許是就因為住的地方完全變了樣的吧。那天早晨她還在夢中，忽然聽見一種尖銳的聲音直刺進她的耳朵裏，她恍惚地就像往常一般以為伯母又在叫她了，一驚就睜開眼睛，而且一下子就從被窩裏坐了起來，張皇地向着壁頭跟窗子看看，才知道自己是睡在流峯的旁邊，而樓下的聲音，却是房東的女人，雖然她好笑起來，然而那種自己家庭的情形，就像圖畫般在她的眼前閃動。她自己也知道她並不是想家，不過那住居了多年的家庭，總覺得有一種依戀似的，何況自己走後，知道伯父他們會怎樣呢？

現在兩個人同住，雖然可以隨便自己的腳，可是出去要約定時間，回來也要約定時間。特別是那天晚上，流峯遲回來了兩點鐘，她已經很疲倦了，還得坐起來等，而且越等越可怕起來，弄得自己一下又跑到窗口，一下又開開門看。她很有點不耐煩起來了。聽見樓梯橐——橐——橐——自己就又去開門，可是上來的，是三樓上住的那個擦滿雪花膏的學生，他還向她笑呢，而且就站在門口，她使氣

的把門一關，就躺上床去。不過她又想，這時候還不回來，莫非出了甚麼事了麼？於是她自己的問題一下又感覺到渺茫了。然而心雖然這麼慌亂，但總得坐着等。等到流峯回來，自己已經疲倦得要睡覺了，躺上床去，把身體向着裏面，可是流峯却要動腳動手地把她的頭搬過來，互相望着。

「請睡吧，明天還有事。」她懇求似的說。

「好，好，睡吧。不過我明天沒有甚麼事情。」他也懇求似的。

她的眼睛實在掙扎不住了，剛剛才閉上，流峯的手又伸過來了，於是她又醒來。

「睡了吧，好不好？」

流峯只是笑嘻嘻地望着她好半天。她想着事情究竟太忙，沒有等他答出來，自己就又轉過身去閉着眼睛了。

「生氣了麼？」流峯從頸後送過來的聲音。

「生甚麼氣。哎呀，睡了吧。」她仍然沒有動。

「哈，你這不是生氣麼？」

「爲什麼要生氣？」

「可是……」流峯無可奈何地。

秀青只好轉過身來，望着他。可是馬上就又閉着她的眼睛，睡去了。

最使她感着一種不舒服的是在蕪聲家裏的那一天。她向蕪聲說，密斯李有些說大話，她似乎有點不願意搬到阿金那兒去的樣子。正在說話的時間，密斯李却來了，他們三個人就互相爭論着。而流峯却跑來催她回去吃飯了。她只看了他一眼，點點頭，仍然向着密斯李說下去：

「大家都覺得非去不可。」

「那麼你，你怎麼不去？你怎麼不去？」密斯李就給她一個反問，臉都脹紅了。

「我——」秀青遲疑了一下。「我也可以去的。」

流峯在旁邊忽然怔着了，但是不好講甚麼話，只催着說：

「好了，回去吃飯了。」他就去拉她的手。

秀青在大家的面前，很難爲情了，頓時覺得臉紅起來，馬上就把他的手攔開，仍然說下去。蕪聲也睜大着眼睛叫起來了：

「那麼，好，我們大家都搬去！」

「好，搬去，大家。」密斯李就叫着。

滿屋子就只聽見尖脆的哇啦哇啦聲，分不清誰說的是那一句了。全太回來了，才說這個事情可以稍緩，大家又才把這無結果的爭論暫時停止，然而都還氣憤憤的。流峯好像怕再提起來似的，趕忙就又催着秀青，她這回雖然不忍把他的手離開她自己的肩膀，而且也站起來，可是她總覺得這使她難堪的，她從蕪聲跟密斯李她們的旁邊，紅着臉就同流峯出來了，她感覺到她在流峯的肩下，像小孩

子一般，被「保護」着似的。

於是她就覺得在外邊究竟要清爽一些了。

有一天，她跟蕪聲在密斯李那兒談了半天之後，三個人一道出來，在路上遇見阿金跟兩個女人。阿金很高興地跑到她們的面說道：

「啊唷，才說明晚上你們來的時候，你們一定高興了。看，我們又有兩個。」

秀青就走上去，非常高興的跟她們互相問着姓名。

至於密斯李，她是最喜歡講話不過的。她的聲音最尖，在人多的場中，只聽見她哇啦哇啦的聲音，把人的耳朵都要震破。不過她一下把臉沉下來的時候，是誰都有點怕她的。從前家傑就喜歡跟她說笑話：

「喂。密斯李，他們說你今年二十六歲了是嗎？」

「二十六歲又怎樣？」她把手上的書一合，臉就沉下來。家傑在這時候就只

有走開。不過，她在秀青跟蕪聲的面前，這種情形還少有。今天一見阿金，她也高興的叫道：

「你不是說今天要我同你們去看戲嗎？」

「是呵，我們就是要去的，走吧。」

蕪聲也是不讓人的，她拉着秀青的手，跳躍着一雙大眼睛說道：

「走吧，我們大家去。」

「好了，好了，走。」密斯李也推着她。

秀青覺得約定回家的時間已到；可是在現在這種情形，究竟比回家重要了。

從前就有過這麼一回，她因為沒有離開家，不便陪阿金她們一道去，那時流峯跟全太就說過，她們約去，是應該去的，這樣子才能使感情更好。這回這樣的情形，當然是應該去。當密斯李又喊一聲「走吧」的時候，她也來微笑起來，同着她們一路談着去了。

流峯這兩天有些事情沒有做好，人就非常的焦躁，然而却是很疲倦，於是乎走路總快不起來了。當他跟秀青分手的時候，轉個灣，就看見一部電車已經到站，許多人正在上上下下，車離他大約有十丈遠，在往常他是可以飛跑趕上去的，可是不知怎麼地，剛剛跑了一半，電車夫的手就要動作，他自己的脚也就緩下來了。然而那車是到他走到站了才開的。他又後悔起來，爲甚麼不跑呢？而時間已經過了十分，家傑一定又在那兒等得不耐煩了。他知道家傑的那種學生皮氣又是很濃的，說不定他今天一不耐煩會走的。他知道家傑最近的心境很不好，自己本來應該鼓勵他一下的，何況今天是該他同他到很遠的鄉下去，而自己又誤了時間，這一定會更加使家傑的心境不好了。果然，他等到第二班的電車跑去的時候，老遠就看見家傑在那兒不住地看着自己手上的表，已焦急得東望望，西望望的，他一跑上去，家傑就帶着一種責備似的口吻說道：

「咳，真糟糕！你看時間過了這許多，我真要等不過走了。」他說着，就把表伸到流峯的眼前，表針恰恰過了二十分。

「呃，呃，我昨天的確太疲倦了。」

「算了，算了，你就說你昨天晚上疲倦了好一點。」

流峯只好不講話。馬上就約着他一同走去，馬路走盡，就是一望無涯的平原。白絮般的雲，就從那平原的邊際起來升到青空去。平原上，遠遠近近的點綴着一些零零落落的村莊。初春的枯樹一叢一叢地亂雜地在那些村莊的周圍，已經在溫暖的陽光下發綠了。順着眼睛一帶的田畝間，有着三個兩個的農人在鋤着泥土，池塘邊的一條黃牛在一羣小孩子的旁邊仰起鼻來向着那蔚藍的天空「噉噉」地就叫一聲。這聲音喚起了流峯那小孩時候在春水邊玩着的情景來了。不過那時候所見的鄉村是一種靜穆融和，自己同幾個赤腳的孩子們站在那起着漣漪的溪流當中，躬着背在水裏面捉着魚蝦，溫暖的太陽就照在他們的背脊上。眼前的這

鄉村雖然是一副淒涼的景象，那土的氣息，却也使她興奮許多了。家傑就一路聽着他興奮的談着。他雖然也到鄉村住過，然而時間短得很。他可以說是差不多全在城市裏住的。兩個談的話就很有些不投機的了。流峯見他走着有點不耐煩地皺着眉頭的樣子，他就想把他飄流以來走路的本領走點給他看看，一方面振作一下自己，同時也鼓動鼓動他。於是他就放開脚步走快了。家傑起頭似乎也有勁，跟他並肩走着，那速度，可以聽見耳邊掠過去的空氣的聲音。可是走到一段滿生着亂草的狹路，兩個就不能並肩了。流峯仍然在前面挺着腰直着腿走，兩旁的樹林都向他的後面退去。他還以為家傑緊跟着他呢，他把望着很遠白粉牆的眼光收了回來，扭歪着頭高興地說道：

「我看你走路也很不錯。」

可是沒有回答的聲音，他轉過背來一看，家傑却還在池塘那邊的枯樹旁邊一顛一蹶呢。他只好站着等他。好一會兒，家傑來了的時候兀着臉道：

「你跑甚麼呀！真是，糟糕！你看我的腳都破了！」

「爲甚麼就破了？」

「曉得爲甚麼就破了？」

流峯看見他那蒼白的嘴唇，自己又只好不講話。到了的時候，已經過了半點鐘，那裏的人已經走了。回來的時候，家傑就嚷起來了：

「看呀，要是我不等你，來就遇着了！」

流峯知道錯在自己，然而也裝着一肚子的不舒服，已經是六點鐘，是他跟秀青約好的時間，他望了望家傑那咕咕着的嘴巴，自己不講甚麼話，就趕回家準備弄飯去了。

窗上的天光暗下去，電燈的光就在房間裏亮起來，馬上就可以看見床邊的箱子，桌子邊的打汽爐，以及鍋，盥，麻油瓶等等，還有就是流峯那張已經和平了的臉孔。如果秀青一回來，那臉孔就會充滿着快活了。

他坐了下來，在燈下看着書，他忘記了他的疲倦，一個字一個字很清楚地跳進他的眼裏來。看完一段，他就要側着耳朵聽樓梯的聲音。囊——囊——囊——一步一步地上來了。他快活得跳起來，開着門，準備喊出一聲：

「呵，情！」

可是那個人已上三樓去了。他那到了口邊的聲音又只好吞了回去。關好門。又坐下來看他的書，那過了半點鐘的針在他的眼前一晃，他的心騷動起來了。然而他還看書，可是那些字却是陌生的，一串串糨糊的黑點在他的眼前掠過，他看不下去了。他想，也許是她的表慢了吧？要不然就是等電車等久了。雖然這麼想，然而總覺得不安，惶恐，然而他竭力不向着那可怕的方面想，於是就站起來，一個人開始來洗鍋，洗米，點燃打汽爐，煮飯。他一面切着菜，一面又在窗口不斷的向下面望。同時他用口吹着哨子，使自己鎮定着竭力不再去看表上的

了。他雖然這麼想着，可是他每到窗口望一回，心裏更加緊一分，他想，往常秀青的着急大概就是這樣的了，現在該讓他來嘗一嘗。他覺得好笑。自己就更加鎮定，讓眼睛釘着鍋，讓腦筋注意着菜。然而菜也好了，火也熄了，筷子，盤，也擺到桌上了，還不見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音。一看表，已經過了兩點鐘，這可忍耐不住了。難道發生事情了麼？但他馬上自己答：不會吧。然而那一隻粗手抓着她

的領子拖出門去的幻影，忽然呈到他的腦子裏來了，他竭力避免牠。他假定着，也許她伯父把她弄回去了麼？也許是汽車撞傷腿子了麼？忽然，窗子外許多囊囊

囊囊的腳步聲中，有一種很像秀青步法的聲音漸漸近來了，他一下又歡喜，伸出頭去，却原來依然是陌生的憧憧人影，他又失望地縮回來了。他想秀青的步法他是

很熟悉的，只好再仔細的聽吧，不讓別的一絲雜亂的聲音鑽進自己的耳朵，他從

過道那邊入口處的脚步音聽過來，又從這邊入口處的脚步音聽過去，他分辨着那些脚

音，然而都不是。忽然樓下的門碰的一聲，他狂喜了，他想爲甚麼她已經開門

了，自己還不知道？不過他馬上又自己解釋，也許是自己聽得太過分了，竟沒有注意到她已經走到門邊了吧？他趕快就開了房門，去開着樓口的電燈，可是燈光一從梯子射下去，馬上就聽見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呃，謝謝。」那人就爬樓梯。

糟糕，又不是！他憤憤地關了門，心就像貓兒抓着似的。看看九點已經過了，街堂裏的脚步聲，漸漸稀少。那兩個賣麵的叫聲，顫抖而凄楚地從冰冷的夜空中鑽了進來，燈光都好像發抖了。這時候，疲勞已極的流峯，嘴唇已經蒼白了。他好像不能把握自己似的，明明聽見樓梯上走着的是布鞋聲，可是他也得開門去看看才遂心，然而這明明知道的失望，他却遷怒於那個穿布鞋的了。眼見着街堂就要清靜，而人依然如石沉大海，不過在這無可奈何中，還抱着一個萬一的希望，試到全太那兒看看去。走出門，到車站，在那剛要開的電車旁邊望一

是，那，不是的。他又把步子緩了下來。他才知道自己有些神經錯亂了。難道秀青到了這兒還不下車麼？他自己也笑了。他走到全太那兒的時候，正遇着一個人開門出來，他就跑進去，剛剛上樓梯就看見全太把門開開，也是慌慌張張地蒼白着一張臉子。

「呵，是你麼？」全太焦急地問。「你看見無聲沒有？」

「我才說來你這兒問秀青呢。」他很有些失望了。

「也不在麼？唉，糟糕！這小孩子！」

流峯看見全太那樣子，忽然好像找着了同感似的，呵，全太原來也蒼白了嘴唇呢！可是當他聽見那一聲「糟糕！」他幾乎發狂。無可奈何，他又只得回去了。

秀青到九點鐘的時候已經着急了，可是無聲她們沒有說走，自己也不好就

走。等到完了場，大家出來還關於怎樣搬到阿金那兒去的問題爭論一回，密斯李雖然有些答應了；但她跟秀青幾乎吵了起來，她於是就裝着一肚子的氣回來了。當她剛剛把鑰匙向門上的小孔插進去還沒有轉動的時候，門自然的就開了，這倒駭了她一跳。一看，原來是流峯那疲勞而蒼白的臉子跟一雙閃着光的眼睛。她才要向他說：她剛剛同阿金她們看戲去來呢。可是還沒有說出，就看見流峯伸出那雙粗暴的手來，就把自己向黑暗中拉進去。這却是她不會料到的，這一粗暴的擁來，使她非常吃驚，而况又是在自己這樣疲倦與氣憤之後，自然很有些不高興了。她想用力掙扎開：

「做甚麼？」她說。

可是流峯沒有做聲，兩隻手挽得更緊了。

第二天，流峯可疲倦得病了，臉蒼白地，才起來，馬上又躺在床上去。秀青本來要出去，可是剛剛洗了臉，跟他講一句話的時候，她的手却被流峯拉着了；

「請你不忙出去好不好！」

「不，已經約好的。你養養吧，我就回來的。」

「唉……」流峯這一聲深長的嘆息，使她呆着了。昨天晚上那情形又閃到了她的眼前。本來就因為今天早晨還有事，所有在昨晚上一上樓，她就要求睡覺。可是流峯老是在耳邊述說着他的痛苦，口氣是很有點帶着責備她的神氣了：

「你跟她們講，說是你還要回來吃飯不可以麼？」

秀青自己也一肚子的氣。而且已經疲倦了，得不着一句安慰，他反而要這樣的問她，她就一面脫着衣裳，一面掉過頭來說道：

「那許多人我怎麼好說？」

「可是事情忙也得回來把飯吃了的。」流峯似乎沒有聽她，只管自己說自己

的。

秀青想站到他的面前質問他：「爲甚麼你也講出這句話來呀！」可是她沒有講，轉了意思說道：

「可是我也沒有法。」

她脫了衣裳轉過身來，見流峯沉着眼睛望着那棹子當中冷了的飯菜。她一下驚訝起來，想走過去安慰他說：「好了，睡了吧。明天還有事。」可是馬上就看見流峯在棹旁邊閉緊着嘴坐下了。她頓時也又氣憤起來，鑽進被條就躺上床去。那時候，她曾經聽見他「唉……！」這麼深長的嘆氣的聲音，也就躺上床來，互相背對着背。可是今天她看見流峯這樣的情形，想起昨天晚上究竟是自己的別扭，忽然覺得可憐他起來了。她坐在床邊，望着她那蒼白的臉子，她不知道要說甚麼話才好。她把手給他摸着，自己想到也許大家在等她了，可是她沒有勇氣站起

「青，請你倒一盃茶給我，好不好？」

她站起，給他倒一盃來，並且坐在床邊喂給他。她把茶盃拿到棹子上去的時候，流峯好像怕她就走似的，拉着她的左手，她又只好再坐下來了。她心裏面想到昨天晚上密斯李的那樣子，自己還覺得有些不舒服，於是自己坐着也沒有動的意思。漸漸流峯的脚彎到她的脚邊了，她感着了一股熱氣，她沒有理牠。漸漸兩隻手也圍上來了，她心裏有些不知所措起來，讓他圍着，拉着，自己也就偏下頭，躺上床去了。

可是一會兒的工夫，她自己很吃驚了。爲甚麼自己又躺下來呢？大家不是已經在等她了麼？一定等得很急了。而且她今天是很要緊的。不去，事情可就要她完全負責。她一下討厭起來那貼在她臉上的黃臉，討厭那鼻子，那嘴唇。她竭力把自己的頭轉過去，不讓那黃臉貼上來，可是還追着，她很氣憤了，想掙扎着爬起來，然而自己沒了力；想叫，可是沒有叫出來；想……他已經……

病似的，睡去了。

到了一覺醒來，太陽已經在窗上偏斜了。自己的心突突地在跳，自己究竟在幹些甚麼呢？她突然一下，感着自己非常罪過了。望着流峯那疲倦的鬆弛的瘦臉子，心頭簡直非常討厭。她趕忙跳下床，洗了手，就去換一件衣裳。

「你要去了？」

「……」秀青故意對着窗子扣衣裳，竭力不望過去。

可是樓梯在響，人還沒有進來，聲音先就進來了：

「噲，今天怎麼呀！」

一聽就知道是蕪聲，門一開，她就跳躍着一雙大眼睛進來了。

「走呵，走呵，我們上半年等你真着急死了！以爲你……」她轉過身來，看見流峯那擱在枕上的頭，奇怪的說道：

了呢。他說你昨天……」

「昨天怎麼呢？」流峯不服氣的抬起頭來，可是馬上又攔下去了。

「昨天，家傑說他氣死了！今天他等你，你又沒有去。」

「不，昨天沒有約過。」他的臉紅着。

秀青很覺得非常的難堪，想起剛才自己的情形，自己的臉也熱起來了。當她跟着蕪聲要出門的時候，流峯問她幾點鐘回來，她沉着自己的眼睛沒有答，就走出來了。

蕪聲一路上還說着秀青今天的誤事，以及流峯最近來的錯處，而且還一樁樁的舉了出來。秀青於是乎非常的慚愧，同時想到這慚愧都完全是流峯累了的，自己不是從來很好的麼？而且想到流峯自己那樣的情形，她差不多想不再回去見他這樣的人了。她於是想起她從前本來應該答應到阿金那兒去的，可是自己猶豫起來；爲甚麼猶豫？她馬上自己答：都是因爲他。她於是覺得她原來就沒有打算跟

他一塊兒的。不過，她對蕪聲那說她的態度也非常的不高興，覺得那一雙大眼睛簡直是輕率，可笑。她覺得她沒有這麼責備她的道理；她充神氣。但是耳邊上還在送進來蕪聲的聲音：

「怎麼你不高興嗎？」

她望都不望她，只是氣憤地蒼白着臉子走着。

剛剛走到一個房間的時候，那長長的密斯李就哇啦哇啦的迎面講起來了：

「哎呀，你今天怎麼呢？這真是叫我們好等呵！倒是我一個人清爽，不像你們那麼牽牽絆絆的。就比如說叫我們住到阿金那兒，還是只有我一個人去。你們這些少奶奶們！」

秀青紅着臉，停了一會兒，忽然蒼白着臉子說道：

「你怎麼這樣說？我也可以去釣。」

使她有些惘然，自己應該怎樣說呢？她於是迷惘地把眼睛掉開，望着窗上的陽光。密斯李把秀青從腳至頭打量了半天，遲疑地說道：

「不可能吧？像你現在……」

「像我現在怎麼樣？我可以有我的……」

密斯李忽然跳了起來，兩手圈過來就把她的頸項抱着。無聲在旁邊呆着了。

「真的麼？」密斯李追問一句。

「爲甚麼不？」秀青望着密斯李閃着一種決定的眼光。

六

晚上回去的時候，流峯已經起來坐在燈前了，臉愁悶着，顯得有些焦黃。但是大家都是苦笑了一下，就對坐下來了。今天本來沒有吃飯，大家都很餓，可是誰都不願先說，老坐着，滿屋子就只聽見掛表軋軋的聲音。流峯就把兩手支在棹

上，頭埋着，讓手抓着亂蓬蓬的頭髮，他的一團黑影子也就在他背後的壁上蠕動。他那種皺着眉頭的樣子，不知怎麼地，秀青忽然感着一種不安起來了。

「吃飯嗎？」秀青終於鼓着勇氣來，首先打破這悶人的沉寂。

流峯一下抬起頭來。

「好吧。」他說着，就把手懶懶的放下，好像沒有精神似的。

秀青也不講話。大家又開始洗鍋，洗米，煮飯。流峯也不再吹口哨，只是呆板地在爐子旁邊炒菜。

坐到棹子旁邊，秀青又遲疑了好幾回，覺得究竟還是說了算了，也免得大家都這麼痛苦。等到他吃了半碗飯的時候，她就停下筷子來說道：

「峯，我要搬到阿金那兒去了。」

這好像突然似的，流峯一下全身都震動了，嘴唇頓時蒼白，臉色也蒼白了，但他馬上又鎮靜着，也停着筷子說道：

「怎麼又講起來了？是不是那個密斯李又要你去了？」

秀青又不高興了，爲甚麼密斯李說的就不可？可是她仍然屏着呼吸說道：「不是我還沒有出來，就會經叫我去嗎？這是大家的意思。」她抬出「大家」，覺得總不會錯的。

「你願意嗎？」

「事情要緊，我當然沒有甚麼說的。」

流峯一下睜大了眼睛，攔下筯，就站起來了。而且一下就抓着秀青的手，顯得有些發顫，嘴唇也顫動了。

「青，你不能原諒我嗎？」他懇求似的，一下就把秀青的肩膀挽着。

「爲甚麼要講這樣的話呢？」

「可是，青，你討厭我呢！是嗎？」

「……」

流峯又搖動她的肩頭一下，追進一步問：

「啞？怎樣？」

「我爲甚麼要討厭你？我不是已經說過這是大家的意思，而且我不是已經在沒有出來的時候答應過的麼？」

「不，」他無可奈何地。「你總可以決定的。蕪聲，不是從前也叫她去，她不是也沒有去嗎？況且這一去，我們以後的事情不同，也許很難再在一塊兒了！」

秀青見他提到蕪聲，自己就更不高興，她也就閉着嘴，低下頭，望着地板上條棹的影子。

「啞？蕪聲不是也沒有去嗎？」他又搖動他的肩膀一下。

秀青可掙脫了他的手站起來了，一直就走到床邊去。流峯突然空了兩手，自己非常吃驚起來，頓時羞得臉上通紅，怒氣也衝上來了，他咬緊着牙關，眼睛閃

着一種強烈的光，想追過去抓着她的衣領，猛烈地拉她轉過身來，看她究竟是個甚麼樣子。可是他馬上知道，這是不應該的，這一來，事情會變化到怎樣呢？他於是站着嘆一口氣，就把手放下來，坐在秀青剛才坐過的凳子上了。頭垂着，又讓手抓着自己亂蓬蓬的頭髮。

秀青對於流峯這樣子，很感着一種非常的可怕，蕪聲從前跟劉真的那一幕影子突然又閃在她的眼前了。她想，男人就都是這樣的麼？她從伯父那兒跑出來，就爲的是自己可以無阻礙，而現在又在流峯的束縛下了。她想到這裏就很氣憤，很想逃到密斯李或者蕪聲她們那兒去痛痛快快地把自已清醒一下。想着，她於是乎就起來走。剛剛要到門邊，流峯忽然非常吃驚，一下就跳上前去，雖然沒有貼着門，可是也攔在秀青的前面了：

「這樣夜深了，你還要到哪兒去？」

「請你不要管我吧。」

「可是夜深了呵，你不能原諒我麼？」他頹唐的說着，聲音顯得顫抖了。接着他又深長地嘆息一聲。

秀青看了他一眼，那焦黃的臉子，愁苦得眼睛眉毛都愁在一塊兒。她本來想大聲的說，「你不能這麼管我的！」可是她一見他這樣子，自己又喊不出來了。她上前一步，就從他的背後去拉門。

「青，這樣夜深了，弄得別人聽見了，好嗎？」

她見流峯不動，自己就一下把手使氣地一放，走開，躺到床上去了。她蓋了被，就更決心，明天非跟密斯李一塊去不可了。

流峯無可如何地，搖搖頭，在棹子旁邊坐了一會兒，終於熄了燈，躺上床去。互相背對背。

流峯這麼面向外地躺了一回兒，終於覺得自己是太性急了。如果自己儘是這樣，也許更將使她難堪。遲疑一會，他一下又轉過身去了。

「青，」他摸着她的頭髮。「你不能原諒我嗎！」

「……」

他停了一會兒，見她沒答，他以爲她也許睡着了。他慢慢把手從頭髮移到她的眼睛，可是眼睛還睜開着呢！他又追進一句：

「青，怎樣呢？」

「……」仍然沒有回答。

他忽然非常感傷地，自己對自己似的說着：

「自然，也許我自己是錯了，可是就連這錯都不能使我理解麼！」說着，他又轉過身去了。

秀青雖然氣憤，可是一下子又覺得他可憐起來。而且這事情自己也似乎要負一些責任。她想說：大家都在說你；你要自己毀了！可是她只是這麼想着，自己總覺得自己難於轉過身去。於是大家都又沉默，在黑暗中，又聽見那表顫抖的軋

軋聲。

半天不見他出聲，呆板地睡着動也不動，她想他這幾天太疲勞，也許睡着了。她本來想翻一翻身，可是她不忍這麼動，去驚醒他。可是她一下發現自己想翻身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身上太重，一摸，被條全搭在自己的身上來了。她於是一下轉過身來，輕輕地把被給他蓋上去。

流峯在聽了一陣秀青不調和的呼吸之後，忽然感覺到秀青的手伸到身上來，他想，也許她回向自己來了。趁勢子就轉過身去。

「青，怎樣？你怎麼不說話？」

「好，夜深了，請早點睡吧。明天還有事，請養養吧。」她想說，我們的事明天再講吧。可是她沒有說出。

流峯見她已說話，心頭活動一些了，於是又趁勢說下去：

「不：請睡了吧。」

「不，青，請你原諒我。你不原諒我，誰還原諒我呢。我也知道我是錯的。不過，我也是替你想的呵！你想想，你是才出來的人，甚麼都還不清楚。你去了就很難回來了。不過這也不甚麼——那個。但是假使你有甚麼事發生了，我不是知都不知道嗎？況且你去了，許多事情一定不方便，比如你要做飯，你要看書，甚麼都沒有。假如你在這兒，每天休息的時候，我們可以互相鼓勵着看一點書。如果一方面不多看點書，事情就縱然很好，也還是不夠的，有些問題就弄不來。我看過有許多單單熱情的人，在遭受一點挫折之後，便頹廢起來。爲甚麼？還是不看書的緣故。我這許多書，可是你又帶不去。怎麼辦？我覺得你還是一面做，一面弄點基礎，將來才穩固的。是不是？我這麼痛苦，雖然我覺得一時很難離開你；然而我却是在爲你打算。是不是？傻？爲甚麼你不說話？」

秀青開始聽他說着，還有點激動；可是到後來聽他說得躲躲閃閃的，自己又

厭煩起來，並且覺得他的兩手從頸項圍上來了。

「我覺得你始終還是在爲你自己打算。」秀青不高興的說一句。

這好像揭破了他的陰私似的，他有點怒了：

「這是爲我自己打算麼？」

秀青聽見那聲音，自己也氣上來了，掀開他的手，就又向着牆壁轉過身去。

流峯也氣憤，又轉向外面去了。但是他不久又後悔起來。想了半天，在無可如何中，好像找着了一個萬一的希望，他決定明天到密斯李那兒談話去。

秀青第二天起來，大家都不說話，把臉一洗，她就出去。流峯也不攔她，她就一直跑到蕪聲這兒來了。

「哈，秀青，怎麼呢？你今天的臉色很黃呢！」蕪聲跳起來一把就把她拉着，說。

「爲甚麼？」全太也迎了上來。

秀青在他們的面前，哽咽着，好像要哭起來的樣子了。

「怎麼？」無聲又撫着她的肩頭。

秀青終於說出來了。

全太很爲惋惜地說道：

「可惜流峯從前還很好，近來稍爲馬虎些，可是爲甚麼現在就這樣了？這真

是，嗯，他忘記自己了！」

無聲也搶着說道：

「好，今天就去。這樣不行的，我回頭問他去。你沒有東西，我這裏有，索性我陪你一道搬去。不要他口口聲聲提到無聲無聲的！」

全太忽然也吃了一驚：

「你也搬去麼？」

「爲甚麼不可以？」她笑嘻嘻地掉過頭去。「你不願意麼？你們這些男

人！」她玩笑似的。

全太一把就拍在她的肩上：

「哈，你這玩皮的女人！好好，」他馬上又轉過口氣。「隨你吧。你陪一陪秀青去也好。」他就笑了一笑。

秀青也笑起來了。她跟蕪聲約定，就走了出來，又到密斯李那兒去了。

流峯在密斯李那兒沒有得到一點結果，出來的時候，自己的心裏已很有一點警惕了。看情形，大家都在說他；然而不知怎麼地，總不能跟秀青離開呢！他就決定再到全太那兒去。在路上家傑遇着他，還是那麼笑笑的說着：

「流峯，昨天你怎麼不來？絆住了？可是聽說你們怎麼又要分開呢？噯，真糟糕！同住在一起要分開，我覺得是很難的；你能麼？」

家傑那說話，在流峯聽來就是一種刻毒的嘲諷。可是他向來自以為是比家傑

強的，這時候心裏雖然有病，但也不肯示弱，他鎮靜的敷衍幾句就到全太那兒去了。他剛剛推開門，就看見全太有精有神地粗黃的手臂上捲着袖子在地上的一個箱子面前收拾東西，好像在準備行裝似的，他一面在箱子旁邊動，一面口上又在吹着進行曲，像雀子叫的聲音樣震顛了屋角。他驚異；全太要到哪兒去？

全太見他進來，就抬起頭來問道：

「你們的東西收拾好了沒有？」他好像還是談着平常事情一樣，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就收拾東西麼？」

「怎麼不？她們今天就要去呢！」

流峯很奇怪，馬上問道：

「無聲也去麼？」

「去的。本來從前就說過，她們去。她們今天又決定三個人一塊去了。吃過

午飯，蕪聲就打算來你那兒約她。」

全太那不在乎的神氣，使他非常吃驚。而自己現在還要來找他談談，不是做夢嗎？但是不知是一種甚麼力在支配他，他終於又禁不住說了：

「你願她去？」

全太笑了笑，好像在他的面前表示自己的強健似的，抬起頭來，說道：

「怎麼願不願？當然去也是好的。何況我也沒有限制她的權利。」他說到最後一句，故意向流峯注視了幾秒鐘，然後加重地說下去。「况且她是有脚的，她要走也沒有辦法。何況走了大家也清爽些，同住真是痛苦，像前天晚上那樣我真受不了。總之，現在的女子究竟是有些厲害的了。」他說完，就站起他那強幹的身軀，嚇嚇地，笑得像鴨子般的叫聲。

那些話，一句句都像箭一般射中流峯的心上來了。好像他一天一夜想不通的問題，現在被他直率的幾句就道破了：「她有脚，一這實在是沒有辦法去內幕，

他還有些兒猶豫的時候，蕪聲忽然出現在門邊，一面啃着燒餅，一面說着就跳着進來了：

「流峯！你要把你自己毀了！」

「怎麼？」流峯吃驚地。

「哼，怎麼？你怎麼不要秀青去？」

「誰說我不要她去？」

「哼，誰說！許多人都知道了！都在說流峯毀了！而且還要毀了秀青！這樣，大家都毀了！」她叫着，又大口的啃着燒餅。

流峯忽然不好意思起來，臉都紅了，心頭很難過。他已經有點承認自己，可是這話要蕪聲來說，他非常的不高興，他好像感着了侮辱，他於是想到：兩個人的事情究竟是兩個人的事情，他有些憤怒了，說道：

「怎麼就毀了？」馬上，他衝着就走。

「呵呀呵呀！你就生氣了！」蕪聲跳着大眼睛，說，看他衝出去。

全太可跳出來把他拉着了，說道：

「你爲甚麼這樣呢？好好，坐一坐吧。」

流峯自己一下很不好意思，好像無可奈何地又坐了下來。

蕪聲又在旁邊嘲笑了：

「呵呀，你這樣大的氣！」

全太向她扁一扁嘴，就掉過頭來說道：

「你別理她。坐一坐。好吧？」他就也在床邊跟他並着坐了下來，而且橫躺着，用頭抵着牆壁。流峯現在是甚麼氣都沒有了。

「流峯，」他那誠懇凝固般的眼光直對着他的眼睛，說着。「我勸你自己把你近來的情形思索一下吧。比如我，我最近也感覺到有些地方不滿意，不過，總得常常想想，總是好的。是嗎？」

流峯臉紅起來，只聽他說下去。

「的確，你最近很馬虎呢。這的確是很可怕。你有許多事都誤了，你知道嗎？」

流峯很驚惶，想否認，可是心裏馬上又承認了。

「至於你跟秀青的問題，據我看來，問題全在你。你束縛着她了，是嗎？而且加上你最近的馬虎，問題就從這兒出來，是嗎？」

全太直着眼光，問他，似乎要他答復。他無可奈何地，只表示了他的默認，然而臉上還表現着不完全對的樣子。全太也就一步緊一步的說下去了：「總之，你是束她不住的，如果這麼樣，真是大家都只有毀掉！」

流峯就又吃驚地把頭動一下，心頭很難過：難道自己真的就毀了麼？那種在幾年前飄流時候，餓着被人家侮辱的情形，有一回喝醉了酒想去投江的情形，以及兩三年來自己奮發的情形，都像電影般一幕一幕很快地出現在他的眼前來了。

這兩天自己就這樣的無聊麼？真是自己也吃驚。他忽然非常痛苦地懺悔起來了！——呵，原來自己現在竟到了毀了的地步麼？他好像看見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眼前搖幌了。但是他總覺得秀青跟他有甚麼東西縛着似的分不開，這就使他痛苦。但是他現在竭力要把定着自己，像在懸崖邊要把定一枝樹樁。抬起頭來，馬上就又清楚地看見全太那強健的身軀。猶豫了半天，他終於決定了：他應該讓秀青去！他覺得他實在沒有阻攔她的理由，而且也阻她不住的，何況自己不是愛她的麼？他從全太那兒出來，望着那蔚藍的天空，沒有一絲雲，藍得就像海一樣，清清爽亮的，可以看見底似的，這，他好像已經好久不會見過，腦子都清爽了好些，身體也舒適起來了。可是——想到秀青，馬上又非常的痛苦。然而他忍着，又抬起頭來，又看見那沒有一絲雲的蔚藍色的天空。他決定回家去替秀青收拾東西去了。

來了：「呵呀，你遇着流峯麼？他剛從這兒出去呢。」

秀青很詫異，她想密斯李這地方，他是不該來的。他爲甚麼要跑來！她非常氣憤了：真想不到這個人竟無聊到這樣子！

「真糟糕呵！你看他好像說是我慫恿你的呢！那意思好像就是說我們在跟他搗蛋！這不是笑話嗎？好吧，秀青，我還是勸你不去的好，是不是？我不能負拆散人家的責任的！我一個人去，不要緊，我只是一個人！只要事情好，怎麼都可以。噢，他迷戀着你了！是嗎？」她好像不讓人家說話似的，哇啦哇啦地還在說下去。

秀青簡直氣得呆着了。

最後，密斯李却又問她：「事情還是在你，怎樣？」

「當然去，我已經說過了！」

「可是他不要你去呢？」

「爲甚麼？」

「哼，爲甚麼？兩個人的事情很難說。」

秀青好像受了侮辱，忍耐不住了。她簡直氣得發戰，說不出話來了。她見密斯李已經在床邊收拾被蓋了，而自己的問題好像還在糾纏不清，好像連這一點自由都沒有。她站起來，衝着就回去了。～開門、就看見站在房當中的流峯那死盯着她的一雙可怕的眼睛。她僅僅瞥一下，就把眼睛躲開，呼吸都窒塞起來了。

流峯因爲驚訝她那瘋狂似的臉色，先問她「哪裏去來」，後再向她說明自己現在的意思。可是他那第一句話，在現在的秀青聽來，簡直是很大的侮辱，難道連到哪裏去都干涉起來了麼？她一下就卜上床，肩膀抽搐起來了。

流峯反而吃～驚；她爲甚麼哭了呢？趕忙伏到床沿去，拉着她的手。

「走開！」她喊着，馬上就擺脫他的手。

流峯就只好站在旁邊，很難過地，一面訴說着自己的痛苦以及後悔的意思。

而且向她說，他已經在幫她收拾東西了。

「我知道我太使你傷心了，我希望你以後忘了我吧！」他的臉上壓纏着困難地說完他最後的一句話。

秀青很詫異，她已不再哭，伏着聽他那非常誠懇的聲音。這是流峯麼？這是流峯說的話麼？她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了。她一下翻轉身坐了起來，又看見她面前站的是一個清瘦然而強健的身軀。這是從前的流峯呢？還是現在的流峯呢？這使她無從辨別，混合起來。好像互相間從來沒有理解過，現在忽然一下像眼睛都透明起來，能够互相看見各人的肺腑。大家癡呆地對了半天。秀青一下微笑地拉着他的手。流峯倒好像害羞似的了，一種從來沒有的另一種意義的溫暖的感覺使他再抬起頭來，就親切地看見秀青睜着一雙驚喜的眼光，那眼角邊滴溜溜的淚珠還晶瑩地閃着光呢。

一九三四，八月。

熱 天

一

李連長左手的方棹角上，半支洋蠟燭的火光像吐着紅舌頭似地飄搖着，但是在他胸膛前面立着的一尺來長一排麻將牌却非常昏暗而且模糊。即使努力圓睜着眼睛看去，仍然是一片模糊，像隔住一層青煙一般，看不出上面究竟刻着些甚麼。他皺着雙眉，捏着拳頭，正要往棹上一捶下去，方棹當心的亂牌中忽然現出一塊顏色鮮明的紅中來。——「哼，這砲手！」他這麼想着，便瞪了對面坐着的王排長一眼。但他馬上記起自己似有乎一對紅中便急忙想喊一聲：「碰！」可是喉管裏好像塞住一塊棉花似地，老喊不出聲來。他便把那塊紅中抓過來，一看自

已面前的牌忽然又塊塊都非常清楚，雪白平滑的長方骨頭上面，都刻着那一個「中」字。三塊紅中，四塊紅中，五塊紅中，六塊紅中……十四塊牌全是紅中，筆劃都非常清楚，紅通通地，長長地排成一列。——「哈，這一牌就撈本了！」他這麼想着，就看見伸來三支手都送過錢來。馬上他面前就垛起了一墩雪白閃亮的銀圓。接着又見一支雪白粉嫩的手伸到錢上，他就一把將牠抓住。手，是粉團子一般白，五根尖尖的指頭都像嫩葱一般，捏在手裏彷彿棉花那麼軟。他抬起眼來，緊靠着前面就是一張粉白的瓜子臉兒，兩邊耳朵下都蕩着黃金的圈圈。——「哦，你！」但他一面又奇怪：爲甚麼她就自己跑到這個房間來了？那瓜子臉上一對水波似的眼光正在閃閃微笑呢。他見四面沒有人，便雙手樓過去。可是樓了一個空。再一看，面前却是一個蒼白的圓臉，兩只耳朵下也蕩着黃金的圈圈，臉上正圓睜着一對眼珠，而且一根尖尖的指頭直指着他的鼻尖：

「你一離開我就又這樣了！你這……」

他的大腿驟的一抖，圓臉忽然不見了。一閃地睜開眼皮，定睛看時，從紙窗格子斜斜射進來的黃色陽光，像一個長而窄的象棋盤，還停留在屋子當中方桌腳邊的地板上，窗子與地板之間的黃光中翻飛着毛毛雨似的細末灰塵。從門口照進的陽光也還是一塊長方形地躺在椅子邊，光輝更強烈地刺着眼睛。窗外的蟬還在吱啞吱啞地叫，叫得那陽光都好像在發抖，抖得那熱氣更像一團火似地包圍上來。再閉一下眼睛，耳邊彷彿還有一個尖細的聲音：「你這……」那個蒼白的圓臉就在眼前幌動。

「媽的，見鬼！」他在茶几上打了一拳，就離開滾熱的椅子站了起來，掏出一條手巾，揩掉嘴角邊吊着的一條亮晶晶的尺把來長的口涎，和額上噴泉似的汗水。

——爲甚麼一坐就睡着了？他想，是的，獨個人太無聊了，而且昨天晚上輸了錢！但腦子裏面忽然又閃出一個瓜子臉兒，他便微笑地再閉一下眼睛，那瓜子

臉上一對水波似的眼睛又在閃閃地微笑。

在這靜寂的火熱中，門口忽然閃出一個長長的灰色身體，在那黃色的陽光下，閃爍着五個銅鈕子的金光，一條黑影子就倒在門檻裏邊的地板上。

「王排長！」連長喊道。「你到哪兒去來？」

那灰色身體遮了陽光一下，便站到他面前來，微笑說道：

「我正要打發傳令兵，把你那兩封轉下去的命令，給張排長跟李排長送去。」說完，便扯起自己胸前暢開的軍衣揩着臉上的汗水。「哎呀，好熱！」

「你昨天晚上真倒霉！那一個紅中，我已經給你遞了三回眼色。你居然打出去，吳團正（註）連着就和兩個三翻，哼，你這砲手！」連長微笑地說着，一掌就拍在王排長的肩上。

王排長的兩頰立刻通紅，十根指頭在胸前抓着軍衣角扭動一下，嘻了一聲，

註：團正即村長之類。

說道：

「連長爲甚麼不用腳踢我一下？真的，我沒有看見你的眼色，該死！」他又嘻嘻地笑了一下，想退開了，「我去發那命令去。」

「好。——回頭早點去，可不要又放砲了！」連長望着王排長的背影，又微笑着補了一句：「我剛才做了一個……」他還沒有說出「夢見十四塊紅中」的時候，王排長已經跨出門，但立刻又轉身遮了一下陽光，站到他面前，眼睛笑咪咪地望着他的嘴巴。

連長腦子裏面立刻又閃出一個轉念：還是不說吧，說破會不靈的。他便張開口打一個呵欠說道：

「沒甚麼。你去吧。」

連長獨個人坐在椅子上，眼睛朝天天花板盯了一回。那片棋盤似的陽光，不過向方桌腳邊移進半寸，但他已覺得很久很久了。皺着眉頭站起來。繞方棹邊一面

蹶着，一面用右掌握着左手的拳頭，用力按一下，按得那五個曲着的指頭骨發出格格響聲，才覺得身上輕鬆一些。又看了看桌腳邊的陽光，那陽光雖然不住地抖着，却好像沒有移動絲毫。他便伸手抓一抓後腦勺，跑到窗口，從窗眼往外望，只見左邊簷外的兩株楊柳，和右邊簷外的六株芭蕉，都在陽光下懶懶地打瞌睡，黑影子躺在階沿上，靜得彷彿連陽光波動的聲音都聽得出。一條黑狗把五寸來長的紅舌頭顫顫地拖在嘴外，正伏在芭蕉樹蔭下昂着頭喘氣。六七堆狗屎和人屎在草地當中變成黑色，一條條好像爛了的香蕉。每堆屎上都有密密麻麻的紅頭綠背的生物在那裏掩護，時或噓的一聲全都混亂飛了起來，飛了一圈，又雨點似地依然攢聚到原處。

「這樣長的熱天，多麼無聊呵！」連長皺着眉，加速地抓了幾抓後腦勺，於是下了決心，把臉上的汗水揩乾，戴上軍帽，就走出去了。

出營門走過了十幾家店面，都沒有遇着一個人。街上店門都還關得緊緊的。

再過幾家才發現左邊一戶豆腐店已經大開，一個骨瘦稜稜的老頭子赤着膊坐在店堂裏一條凳上，背脊靠牆壁，眼睛閉着，嘴巴張開，手裏捏着一把圓芭蕉扇，却停着不搖。右邊一家香燭店也已開門，裏面有兩個赤膊漢子，也坐在條凳上，一搖一搖地揮着圓芭蕉扇，但有一個眼睛還是閉着的。李連長在街心闊步的走，石板上發出橐橐的聲音，那兩個赤膊漢子便都像吃了一驚的睜開眼睛站了起來。李連長看見他們，便把頭偏側地一扭，眉毛一揚，頸根也自然而然地微微挺起。他想起營長也常常這個樣兒看人的，於是脚步就更加踏得響亮，昂昂然的直衝陽光走去，直到他發現團務辦事處（註）的門口已在面前，才一驚地站住了。轉過身來，就看見吳團正開的那戶南貨店的黑漆櫃台，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於是重新放開脚步，一直向那裏走去。

「連長早！」一個赤膊的夥計向他點頭微笑。

連長沒有看他，一眼就瞥見櫃房後面門簾邊半面粉白的瓜子臉，那臉上的一隻水波似的眼光正在閃閃地微笑。——「哈，又是她！」他這麼想着，自己的兩頰一下熱了起來。但門簾布一動，那半面瓜子臉就消失了。他這才注意到櫃房裏依然站着那兩個赤膊的夥計，便走過去拍拍那矮的一個的肩膀說：

「喂，去把吳團正請出來。」

那夥計便笑嘻嘻的進去了。

連長在當街的櫃台邊坐下去，覺得凳子像熨斗一般燙着屁股，就又立刻跳了起來，走進幾步，在櫃台邊站了一回，看看吳團正還沒有出來，他覺得一點焦急，不知道立的好，還是坐的好。忽然看見櫃台上一個小團箕裝着一箕榨菜，他便伸手去拈了一片，送到牙齒邊咬了一絲，眼盯着團箕說道：

「這個你們賣幾錢一斤？噫？」

那長個兒的一個夥計駝着背湊攏去微笑答道：

「啊，這嗎？這要——」

「噢？」連長立刻把榨菜丟回團箕裏，又從旁邊另外一個小團箕裏拈出一條蘿蔔乾來。

「這是你們自己做的？嗯？」

「這是——」

「噢？」當連長又把蘿蔔乾丟回去的時候，吳團正已經披着一件白綢小衫跑出來了。

「連長，早吓！」吳團正的胖臉上立刻現出笑容，兩步搶上前，把自己手裏棒着的白銅水烟筒雙手送給李連長。

「也不早了，只是無聊得要命！」

「這是連長的清福。地方上事情少了，我們也都托您的福。」吳團正說完，

快就又順下去。

「還是你的手氣好，」連長笑着說，腦子裏立刻又閃出那十四塊紅中的影子。「哈，一連就和兩個三翻，真運氣！」說着就在吳團正的肩頭上拍了一掌。

「哪裏哪裏？」吳團正連連的說，接着又：「哈哈！」

「來，再來八圈吧。」連長笑嘻嘻的說着，立刻伸起一支手去抓後腦勺，眼睛一睜一睜地。「昨天晚上坐我左邊的那個塌鼻子叫陳甚麼？」

「陳收支員。」

「噢？對，就去叫他來吧。」

「他剛剛進城去了。」

「哦！」連長失望地睜大眼睛說。「那麼今晚上回不回來？」

「大概要兩天才回來吧。」

「那，糟糕！」連長滿臉的失望，好像被潑下一瓢冰水，嘴巴張開着，手攔

在後腦勺上好久才懶懶地放下來。

兩個對面坐着，瞎撩了幾句閒天之後，便都沒有話了。旁邊的那個夥計也閉住嘴，駝着背站在那兒，紅紅的胸口裏溼漉漉漾着一大塘汗水。全鎮都好像一下突然停止了活動，只有火似的陽光懶懶地躺在街心，黃閃閃地。

連長把直着的背也駝下來了，張開口就是一個呵欠，接着把那一炷香似的紙煤像提筆似地在櫃台上劃圈，那紙煤尖上吐出黃色的濃烟，就在櫃台邊凝起銅元那麼大一塊，好一會兒才慢慢的升起來，散開去，但在附近的空間裏又重新凝起一團來了，也慢慢的升起，散開。吳團正的眼睛不住隨着那紙煤的尖尖轉動。連長忽然覺得週身的血液都澎漲起來，彷彿手指在發癢，便把紙煤擱在櫃台邊上一打，有火的那一頭就閃閃地發了燄。他這才把水烟筒的彎嘴子插進自己的嘴唇，正預備抽，忽覺得門簾彷彿一動，掉過頭去一看，門簾却依然直直地垂着，只留着一絲縫兒，有光從那裏透過來。他掉回頭，眼光和吳團正的恰好碰着，他

立刻覺得兩頰發起熱來，趕快把眼睛避開，看見紙煤已經燒去了大半節，便趁勢湊上了烟杯子，呼嚕嚕地抽了一口，藍灰色的烟霧從嘴角邊和鼻孔裏溜出來，把紅着的臉兒立刻遮住。

吳團正等到連長又抽完兩口烟，這才下了決心，要找些話來打破這僵住的空氣。他搜索了一會兒，談料實在缺乏得很，比如連長家鄉的福壽酒，營長曾經騎到鎮上來過的那匹黃驃馬之類，都已經提起過好幾遍的。但他還是極力向連長的身邊着想，從他的軍衣想到斜皮帶，又從斜皮帶想到槍，末了才微笑着抬起臉來。

「連長，像這樣熱的天氣打起仗來恐怕也難受吧？」吳團正說完，嘴唇又一一動一動地，喉管裏已經準備着「哈哈」。

連長臉上果然又立刻活動起來，兩頰的皮膚顯得有些發亮，頰上的熱潮已經退盡，腦子裏就映起了一幅躍馬衝山闊視戰場的景像。因而他的頭就自然而然地

偏側一扭，眉毛一揚，頸根也跟着微微地挺起。

「熱天打仗麼？難受是難受；不過，也不可一概而論。我這支腿就是前年熱天那一仗帶傷的。」他微笑說着，立刻提起右脚來，用那拿水烟筒的手去拉褲管，手一偏，烟筒往斜裏一側，彎嘴子裏撒尿一般射出一根黃臭的水來，把褲腳管溼了一大塊。

「唉唉！」他紅着臉叫着，順手就把烟筒擺在地板上。吳團正已搶着拿一條毛巾弓下背去了。

「來，我幫你揩。」他說着，就把毛巾伸到褲腳上去。

連長把褲管拉起來，那黃黃的大腿上立刻現出一塊當十銅圓那麼大的傷疤。他滿臉發光地伸出一根指頭去點着。

「喏，你看。」

子抬起臉來說道：

「哎呀，好危險，差一絲絲兒就是骨頭了！了不得，哈哈！了不得！」他盯着連長的嘴巴等待着，他這一下驚異的效果，那嘴角邊立刻閃出了一個微笑。

但連長的腦子裏立刻又想起陳收支員來，就又張開口來打了一個呵欠，把那笑紋登時趕得無影無踪。那時候他又覺得街心的陽光特別明亮起來，黃得人眼都發暈，全身熱得好像要蹦開來。他伸一個懶腰，把右掌握着左手的拳頭，捏得五個指頭格格響，好像要把它們都捏斷了才痛快。

吳團正不知道又應該找甚麼材料來談才好，正在爲難，忽然看見滿臉流汗的王排長從對面一條巷口走出來，他才好像得救一般，便站起來大聲喊道：

「王排長！請進來坐坐哇，連長在我這裏，連長……」他的聲音非常洪亮，使得斜對面一家店裏的三個赤膊漢子都從磕睡裏驚醒過來。

連長只懶懶地把頭往偏側一扭。他看見王排長笑嘻嘻走過來，把軍帽拿在手

裏不住扇着，覺得那樣子太隨便了，有點看不順眼，便把眉毛一揚，破口喊道：

「王排長！我給張排長跟李排長的命令發出去沒有，那命令？」

王排長吃驚地立刻把兩腳跟一碰，在他面前筆直地站住，答道：

「是的，連長，送出去了。不過那兩個傳令兵病了，我是叫兩個班長送去的。」

連長橫着眼睛瞥了他一眼，便又是一個呵欠：

「那麼，就是了。」說完，便也拿起軍帽來扇着自己的瘦臉。

二

伍占雲閉着眼睛躺在大雄寶殿的一只角落裏，耳聽着連長和排長的橐橐皮鞋聲混在吱吱喳喳的蟬聲裏先後遠去了，隨即聽見每個角落裏都發出弟兄們各種各

「噫噫！」

「噯噯！」

「……」

他馬上又開始幻想起來了：精赤條條地擦乾身上黑膩膩的臭汗，站到垂着綠柳的岸邊，一彎腿便向冰涼的小河裏一個跟斗翻下去，撲通一聲，水花就四射飛濺起來。——這多麼寫意！他這麼想着就越加覺得悶熱，周身好像火在燃燒，汗水蚯蚓似地在額上流，流得一對粗黑的眉毛都粘成一片，這才越積越多，漸漸向眼角流下來，似乎就要鑽進眼睛裏去。

「媽的，開甚麼玩笑！」他罵了起來，用軍服的袖子橫橫地在眼睛上一掠，便翹起頭來，見弟兄們都仍然橫七豎八地在大殿的四個角落裏躺着，暢開軍衣，亮出汗溼的胸膛，光着一雙眼睛望着天花板。這個當兒，他旁邊躺着的一個弟兄也翹起他的汗水淋漓的頭來罵道：

「媽的，這樣長的熱天，真難過死了！」

伍占雲望着那弟兄的眼睛，那弟兄也望着他的眼睛，兩個互相注視了好一會兒，才同噁時了一聲，同時眈眈眼，又同時把頭重新倒下去。他想：還是弄點甚麼來消遣他媽的一下吧。順手一摸袋裏，是三顆摩光了的骨頭骰子，他便微笑地翹起頭，腿一彎跳了起來，蹲在地上，獨個人擲起骰子來。

「六！六！」他喊着。

他旁邊躺着的那個弟兄也翻身爬起，蹲過來了。那弟兄旁邊躺着的一個弟兄也蹲過來了。三個蹲成一個三角形，大家輪流擲着，那三顆骰子就在地上不住地滾動。

「夥也！好呀！」一個長臉從一根柱頭腳邊翹起頭來叫了一聲，隨即也爬起身，跑來加入了。接着又是兩個長子，也拉着手嚷着跑來了。大家都蹲着，圍成

子疊成一個大圈子。最中心的一層蹲着；第二層都兩手按着彎彎的膝關節俯着頭；第三層只好站着，把上半個身子向前傾；至於最外邊的一層，那就不得不點着脚尖，把頸子伸得長長的了。在後面的要想擠進去，前面的就把手拐子挺硬着撐住。有時碰到兩顆骰子先停住，第三顆還在滾動，大家便都骨碌着一雙眼珠，大張着嘴巴高聲喊：

「六！六！六！……」

「么！么！么！……」

一個黑臉的嘴巴碰着一個麻臉的嘴巴，兩股大蔥臭味互相對衝起來。於是彼此對望了一眼，同時趕快掉過頭去，又都牢牢盯着滾動的骰子，提高聲音喊道：

「么！么！么！」

終於大家的胸膛和背脊都溼了兩大片汗水，眉毛上像雨點似地滴水。汗氣匯合成一股濃臭，不住向太家的鼻子裏衝進去，鼻子裏裝不盡的就升騰起來，好像

一大籠饅頭剛揭開蓋子似地，成了一團白氣。麻臉的要揩汗水，手拐子碰在黑臉的肩頭，黑臉的擠回來，麻臉的往那邊退一下，碰着他旁邊站的一個長子，於是一個一個碰過去，整個大圈子都牽動了。這邊擠過去，那邊擠過來，夾在當中的伍占雲被擠出了伍，身子往前一仆，兩手撐在地上，骰子打他指頭邊滾過去。

「媽的，我有錢准跟他們來一手！」一個長子嘆息地說。

大家望了他一眼，立刻都皺起眉頭來。直着的背又都駝下來了。三個有鬍子的首先扭一下腰，退出圈子，抓起軍衣角揩掉額上的汗水，重又回到大殿角落裏去躺去。有一個長癩頭瘡的矮子擠在伍占雲背後的第三層，給四面的肩頭緊緊箍着，好像站在桶裏一般。他要伸出頭去透一口氣，曠了好久，却連縫兒都擠不出一條；骰子跳動的聲音和弟兄們快活的喊聲，已把他的曠聲吞沒了。前面一根被汗水浸透的粗黑後頸，幾乎把他的鼻梁都要壓碎。癩瘡上的汗水就像雨似地淋下來。末了他好不容易才脫出重圍，回頭鼓着顫巴子罵了一聲，又向後面的一個缺嘴

推了一掌，那缺嘴撲到伍占雲背上，伍占雲就五體投地地全身壓在骰子上了。

「哈哈！」弟兄們一下子哄堂大笑起來，彷彿滿肚子的悶氣都已隨着笑聲發洩出去。

及到伍占雲抓好骰子從地上跳起來，大家才向兩旁閃避了一下。他在空中抓了兩手，抓不着，就瞪着一對網滿紅絲的眼珠子吼道：

「媽媽的！」

「哈哈！」兩旁的弟兄們又挺着胸膛笑起來了。

伍占雲像感到一種孤獨的悲哀似的，獨個人站在當中，向每個人的面孔掠了一眼，眼珠子直挺着，像非找個人出一口氣不可。但他忽然發現「外番」（註）劉長發了。——他正獨個人閃着夢似的微笑坐在高高的門檻上，右臂堵在膝頭，托住下巴，纏着一條藍布「外番證」的左臂則撐在一邊，抓着門檻的邊緣。眼睛

註：「外番」是做外出辦伙食之類的任務的。

不轉地望着天井，太陽光反映在他那黑紅色的瘦臉上，那挺出的顴骨和橫橫直直的皺紋，都清楚地顯了出來。

「這笨牛，還是操你媽的田去吧！」伍占雲這麼微笑地罵着，肚子裏立刻輕鬆許多了。他就輕輕點着脚尖，一聳一聳地走到他背後，蹲下去，尖着指頭在他的左肘上撥那「外番證」上的白鐵別針。

「喀！」

伍占雲一驚的掉過頭，看見矮子正向他睨眼。他也還他一個睨眼，微笑着搖手，就重新又去撥那別針。馬上，那條藍布「外番證」就到他手裏來了。他忍住笑，閉着嘴，輕輕點着脚走開，把那條藍布藏在袋子裏，這才跑到劉長發身邊坐下來，右腿架在左腿上，兩手交叉在胸前。一會兒他假咳了一聲嗽，自言自語道：

「唉，今天不曉得是那個當外番？要是輪到我，我一定出去玩他媽一個痛

快。」

當時劉長發眼前正幻出一幅圖畫：靠近雜木林山脚一片四丈見方的地面，密密長着玉米桿的林子，每個桿上都有一寸來闊的長葉片在陽光下倒垂下來，吐着煙絲一般黃鬚的玉米包挺直地夾在葉縫裏。微風吹過來，滿林的葉片便刮着黃鬚的玉米包嘩，嘩，嘩……

忽然聽見耳邊有聲音，他便微笑着喃喃自語道：「去年這兩天，我們在家裏正要收玉米了！」

「哼，這笨牛還在做好夢呢！」伍占雲哈哈地笑了一聲，一歪頭就看見劉長發那對網滿紅絲的眼睛。「我是說今天哪一個當的外番。」

「外番麼？」劉長發顫動着嘴上一圈鬍子望着他。「是我吓！」

「是麼？」伍占雲裝做吃驚的樣子站了起來，深深地瞪了他一眼道。「啊？」
「你看，這不是？」劉長發微笑着把左肘抬起來，但立刻他的臉色變白了，

眼珠子發了楞，連鬍子也顫抖起來。

「做甚麼呀！你？」伍占雲見他從門檻下抓起軍帽轉身要走開，就一把將他拉住，這麼問。

「我的外番證掉了！」劉長發顫聲說着，額上和頰上的皺紋皺成了一團。

「掉了麼？哎呀不得了，你要捱打了，快去尋吧！」伍占雲說着，把劉長發的左肘抓起來看了一眼。「哦，真的掉了！門檻後面找找看。」他把頭俯下去，劉長發也跟着把頭俯下去，門檻後面的地上是一片灰塵。伍占雲直起身子，劉長發也跟着直起身子。「你不會沒有帶吧？袋子裏面找找看。」說着又伸手去摸他的袋子，劉長發趕快把胸口讓開，聳着肩，雙手向兩邊張翅膀似的平肩抬着，大張着嘴巴，兩眼骨碌地望着在自己胸前袋子裏動着的伍占雲的兩手。

「哎呀，是掉了！」伍占雲皺着眉，搖搖頭說。

大殿上的弟兄們都跑出來了，那三個先躺下去的鬍子也跑出來了。大家在門

檻外的階沿邊立刻把劉長發包圍了一大圈，哈哈地又笑了一陣。麻臉的那個偏着頭，指着圈子邊的一個腳後跟說道：「喏，那不是？」

劉長發便俯下身去，那裏的四個腳後跟便同時並攏了。他看見似乎有一點小尖角露在外邊，便伸手去抓住一根腳脛，猛力地搖了幾搖，鼻尖冒出大顆大顆的汗珠來。他好不容易才扳開了一隻腳，但那腳一滑立刻又並攏去了。於是他頭上就馬上撒下來一陣哈哈的笑聲。他不由得「肉媽」「肉媽」地大罵一起，眼珠子幾乎要挺了出來，眼白漲得更紅。及等到扳開另外一隻腳，才看見地上却是小小一張打醮用過的破藍紙幡。他呸的吐一口唾沫，就跳起來了。大家馬上看見他那許多皺紋的臉漲得血泡一般通紅。他鼻孔一呼一呼地衝着就要向外跑。弟兄們向前一擁，更把他鐵桶一般緊緊地包圍着。他又噴着口沫叫起來：

「讓開呀！你們爲甚麼老是欺負我？」

「哈哈！」周圍又是一陣哄堂的笑聲。

矮子等他頓了一會脚，抓了一會耳，才挺身出去皺着眉頭說道：「你的外番證麼？」

劉長發的顴巴子立刻又鼓了起來，眼珠挺直，一跳跳轉身來，正要發作，但一望見是矮子，就又沈住氣，屈着腰，把手掌放在矮子的肩上，輕輕搖兩搖，說道：

「你知道麼？」

「我知道。」

伍占雲向矮子瞪了一眼，仍然手叉手的站着，嘴角閃着微笑。

「你知道在甚麼地方？」劉長發的聲音更和平了，苦笑着露出一排黃牙齒。

矮子馬上曲着五指，抓着後腦勺上的癩瘡，眉頭皺着，眼睛一睜一眯地儘看天花板。大家一下子都很沉寂，張着嘴巴看他後腦勺上飛下來的白瘡疤。一會

「我知道你掉了！」

周圍一大圈的弟兄們馬上又哄堂大笑。伍占雲更笑得前仰後合。劉長發立刻跳着雙腳，飛着口沫，咆哮得像發瘋一般。他捏起了鐵錘一般的拳頭，但那矮子嘻嘻幾聲，已從兩個肩頭縫裏一溜不見了。

「唉，唉！」劉長發舉着拳頭高叫着。

一個黑臉的弟兄在他耳邊悄悄說：

「你找伍占雲就成了。」

大家一下子都轉頭望着伍占雲，嘻開嘴唇又準備要哈哈大笑。

伍占雲轉身要去拿起自己的軍帽，劉長發一把拉住了他的肩膀。伍占雲撒腿就跑，劉長發緊緊的追着。追到鋪滿陽光的天井，劉長發一疊連聲的嚷道：「還我，還我！」

弟兄們看見劉長發的手掌把伍占雲的肩頭抓住一提，伍占雲的軍衣立刻被扯

了上去，褲腰上面便露出一段汗水淋漓的粗黑皮膚，便又大家嘩笑起來，都在他們後面跟去。

伍占雲雖被抓在劉長發手裏，却一聲不響，微笑着閉住嘴，一直向外走。劉長發的手抓得更緊，也跟着向外走。伍占雲跨出大門檻，劉長發也跟着跨出大門檻。

「隨你走到哪裏，我也跟你到哪裏！」他粗聲地噴着口沫說。

弟兄們跟他們到大門口，樂得大家張開笑口再也收不起，但看見他兩個走出大門去了，只得齊斬斬在門檻裏站住，目送着兩個扭在一起的背影。等到背影消失了，失了好一會兒，大家這才收起了笑口，面面相覷了一會兒，一時全門檻後都很寂靜。忽然那矮子好像發覺自己受了騙似地，失聲叫道：

「呵哈！這兩個傢伙一定下河洗澡去了！」他一轉身就要向大門衝出去。

矮子聽見這話，就在門檻邊突然站住，像一塊木頭。

黑臉的也現出不平的眼色，將右手一揮，望着麻臉的說道：

「媽的，一定下河去了！」

麻臉望了望他對面的那個缺嘴，缺嘴望了望他旁邊的那個長臉，長臉轉過背來，就看見一個長子正瞪住他。這麼一眼遞一眼地，立刻二十幾個人的臉上都現着緊繃繃的皮子，眼睛都炯炯地望着門外。終於那個鬍子向地上粗聲地吐一口唾沫「呸！」腦子裏面立刻閃出一種思想：「嘿，吃生活！」於是直起身子，就拍——噠——拍——噠——地拖着草鞋向天井裏走去。立刻那二十幾個人的團體動搖起來了。大家同時轉了身，零零亂亂地從火辣辣的陽光底下各自走向大殿。立刻那吱喳吱喳的蟬聲又送進各人的耳朵，矮子這才又覺得熱起來。他向四周圍瞥了一圈，看見每個人的眼睛都還炯炯地向大門外望着，胸膛都亮晶晶地閃着一大片汗水。他也把眼睛望着大門外，還是不見那兩個的影子。那空映着一片陽光

的大門口，好像吞去了他甚麼寶貴東西似的。他不期然的張開口打了一個呵欠，軟驪驪地又往大殿的一只角落裏躺下去，一看弟兄們也橫七豎八的都躺着了，立刻滿大殿又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

「噫！」

「噫！」

「……」

三

街心火似地閃着一大片陽光，兩旁店面緊閉着的門板都反映得黃黃地非常明亮。天空是一片青，一絲雲都沒有，圓圓的白熱太陽停在那上面好像一點也沒有動。伍占雲就在這下面滿臉流汗地走着；劉長發在他旁邊，一手抓住他的肩膀，也滿臉流着汗，連眉毛都溼成一片了。他兩個的腳邊就躺着兩個短短的影

子，跟他們一同移動着。

「你要把我引到哪去？」劉長發一下子在街心站定，噴着口沫粗聲地喊了。

「不要叫。你叫就不給！」伍占雲向他睨一睨眼睛說。「聽我說。」

「好，那你說。」劉長發挺着的眼珠子平了些下去。

「走。我們下河洗澡去。」

「不幹。我不去。」劉長發馬上又把眼珠子挺出來。

「不去，就拉倒！」伍占雲說着，嘻的一聲又向前走。劉長發又一把抓住他的肩頭，腰彎着，射出苦笑的眼光，說道：

「給我吧。連長會……」

「傻瓜，連長正在打牌，我們快去來，鬼知道？」伍占雲說着，就拉了他走。

「不，不，連長會知道的。」

「連長？」伍占雲眼睛一閃，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告訴你吧，那一次他當排長帶了傷，還是我搯他下火線的；你當是那傷是敵人那里來的麼？見鬼！是他自己拿手槍在腿子上打的呀！我親眼看見的。如果連長問，你就說我拖你去的，成不成？」他說完，就在自己胸膛上拍了一掌。

劉長發閃動粗黑眉毛下的一對眼睛，深深地瞪了他一眼，腦子裏面轉動着一些念頭，這才嘴角邊忽然露出一絲微笑說道：

「既然你不怕，我還怕甚麼？不過，外番證還了我，我才幹！」

「好吧，就還你。」

劉長發把外番證拿到手，掉轉頭撒開腿便跑。

「噲！連長來了！」伍占雲這麼一喊，看見劉長發果然楞住了，便斜刺裏從他夾肢窩下伸進手去一抓，又把外番證搶回來了。

「我知道你要跑的！」說着，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你這人簡直不够朋

友！還是回去操你的田去好！」

劉長發當手裏又空了那一瞬間，憤怒得捏着拳頭直跳，眼睛閃着紅光，好像瘋了似地。伍占雲沒有給嚇退，却挺着胸膛站到他面前去說道：

「哈哈，你要打麼？來！是好漢，你就打。」他又在自己的胸膛上拍了一掌。「來？」

劉長發盯着看了好久，才慢慢地把拳頭放下來。無可奈何地，終於張着嘴巴，向他擎着一雙手掌。

「別開玩笑吧，給我。」他顫抖着嘴唇說。

「偏不給。」伍占雲漲紅着臉說。

「好，你給了我，我真同你去。」

「你這傢伙猾得很，你賭個血淋淋的咒，就給你。」

劉長發楞着一雙眼睛站着，苦笑了一下，露出一排黃牙齒，却不肯開口。

「不賭就拉倒！你這人一點都不爽快。」伍占雲說着，便又轉身要走。

「好，好，我賭吧。我跑的，砲子打死我，對不對？」說完，他深深地嘆了兩口氣：「咳！咳！」

「對，一句話。早說了不是早到河邊了！」

劉長發把外番證套在左肘上，皺着眉頭站了一會兒，伸手抓一抓後腦勺，又彎下身去拴着右腳上的破草鞋，看見伍占雲的影子在他腳邊動來動去，瞪着眼珠子向影子裏吐了一口唾沫。

「喂，別就攔時候了！」伍占雲皺着眉，望着太陽光，抓着後腦勺催他走。

劉長發不看他，又伸手到左腳上去拴那支草鞋，眼珠子不住向營門口那方轉動。一圈鬍子的嘴唇喇叭管似地噓着。

「不要又想跑，會砲子打死你的！」伍占雲扯住他的胳膊，就把他拉了起來。「走吧！——」

「哎！哎！你真是……哎！」劉長發皺緊起臉上橫橫直直的皺紋，嘆着氣跟他走去。

伍占雲滿臉笑嘻嘻，走兩步跳一步地，他伸着一根指頭，指點着左邊一家豆腐店笑說道：

「噲，你看，那個老頭兒吊着尺多長的口水。」轉過身又指着右邊一月香燭店：

「噲，你看，那兩個傢伙睡得像豬一樣了。」

他向劉長發臉上看了一眼，看見他仍然皺着兩道濃眉，眼瞳模糊地瞪着前面，走得一步高一步低地。

「哈哈！你這傻瓜！」伍占雲拍拍他的肩頭說。「成天悶着，開心一下吓，喏，你看，那前面，從那條巷子進去，就是河邊了！喏，你看你這身多髒呵！去洗洗，清爽清爽！哈哈，你這傻瓜！笑笑吧，笑笑吧。」

劉長發忍不住笑了一下，現出一排黃牙齒。但立刻好像害羞似地把肩膀從旁邊一歪，脫開伍占雲的手掌。

「哈哈！笑了！再笑一笑吧。對不對？我對不住你，我把你——噲，屎！」伍占雲從眼角梢看見前面一堆狗屎，烏金似的正對住陽光發閃，就一面這麼叫着，一面去拉劉長發的手；誰知劉長發已經不偏不邪地踩了上去，那堆狗屎立刻給踩得扁扁的，向草鞋兩邊讓開一條路，像兩根麵條似的夾住了草鞋。劉長發提起腳來一看，五個腳趾尖上也已粘上一塌黑漿糊。

「哈哈！你這傻瓜！你眼睛看甚麼的！」

於是劉長發臉上僅有的一線笑紋又逃得無踪無影。他覺得自己非常晦氣，就在那爛屎旁邊頓了頓腳，「呸！」了一聲，眉頭又皺了起來。他又想掉頭回去了。

「噲，連長出來了！趕快轉彎！」

劉長發嚇了一跳，急忙抬起頭來，果然看見連長同排長正從一家南貨店裏走出來。吳團正站在門檻外的石級上拱手送他的。他立刻嘴唇發白，不由得站住不走，垂直的右手掌自然而然地立刻就在屁股邊照操典上的樣式把五指彎曲起來。趁連長向吳團正點頭的當兒，他急忙微偏着頭，從右肩上偷偷望下去，看看手掌的姿勢對不對，自覺彎得太過分了點，就趕快改正伸直一些。等到連長轉過身來，他就很敏捷地把微曲着五指的手掌伸起來插在耳旁了。——這手掌擺的地方對不對？他腦子裏這麼一閃，眼睛直視着連長。

連長一面點頭，一面還在打呵欠，掉過頭，看見一個兵揚着兩肩跑進對面的巷口，他立刻挺出眼珠子，兩頰漲成深紫色大聲喊道：「哪裏跑！」

伍占雲心想糟糕，只好立刻停住，脚停得太急了，臉頰幾乎撞在牆壁上。他眼珠骨碌地閃了一下，急忙面向着牆壁，兩只污黑的手暗暗伸下去扯一扯褲襠，

這才氣喘着跑到連長面前，兩腳跟碰攏，站得筆挺，舉起右手來，插在軍帽的遮陽邊，掌心向外，正對着連長的眼睛。這時四下什麼聲息都沒有，他可以聽見自己卜卜的心跳。

連長偏側着把頭一扭，眉毛一揚，頸根又微微的挺起。這麼着左右望了一眼，看見太陽底下遠遠地兩邊都站着八九個探頭探腦的赤膊漢子，王排長和吳團正就站在他背後。那一瞬間，彷彿全鎮都摒息着，四下裏非常寂靜。一條白毛夾黑團花的狗，嘴邊抖着三寸長的紅舌頭走過來，閃着眼睛望了一望，也掉頭走開去，挺到階沿上去乘涼了。

「見了我爲甚麼跑！噫？噫？」連長鬚邊的青筋蚯蚓似地漲起來，向着伍占雲的臉將眼一瞪說。

「報告連長，」伍占雲的嘴唇發白，顫顫地。「我的確沒有看見連長出來，因爲尿漲忙了。」

「哼，尿漲忙了！鬼話！」他掉過頭去，向王排長說：

「你去把吳團正他們的『手心』借來用用。」

王排長脚跟一碰便和吳團正走進團務辦事處去了。連長鼻孔裏面一聲「哼」！

又問道：

「你們跑出來幹甚麼！噫？」眼光打伍占雲臉上掠到劉長發臉上。

伍占雲搶着答道：

「報告連長，劉長發出來買柴，他叫我幫他搬一搬。」

「哼，買柴！甚麼地方去買柴！」連長看了藍布外番證一眼。

劉長發的心立刻卜的跳了一下，腦子也好像要爆了。插在耳邊的手掌好像也在發抖似的。他憤怒地把黃瞳子轉到眼角梢，僅僅看得見伍占雲插在遮陽邊的手掌。及至連長第二聲又喊出來，他的瞳子一抖，立刻又轉回居中的位置，依然注視着連長揚着的眉毛，肚裏暗暗地罵道：「媽的，你說謊，你要拖累我的！」同

時臉上痛苦地起着痙攣，嘴唇白到紙一般，鼻尖對着太陽光冒出大顆大顆豆一般的汗珠。

不多會兒，王排長走在吳團正的前面，手裏拿着一條一尺來長一頭紅一頭黑的木「手心」，送到連長手裏。旁邊那些探頭探腦的赤膊漢子，大家伸了一下舌頭，便都望着伍占雲和劉長發兩個。他們都是嘴巴緊閉着，黑帶紅的瘦臉上，又添上一層灰色，兩只曲指頭的手還攔在帽簷邊，在陽光下直直地並排站着，就像一對紅銅鑄的雕像一般。連長拿着「手心」只一指，伍占雲就自己把手掌伸出來，接着就聽見「手心」在那上面發出清脆的聲響。伍占雲只是鐵青着臉，咬住牙，「哼，哼，」地透出一點點的鼻音。等到那「手心」離開伍占雲的手掌，對着劉長發的鼻尖指了兩指的之後，就又清楚地聽見連長大聲喊道：「回去！」

連長把頭又偏側着一扭，眉毛一揚，

的頭也是這麼扭法的吧！他腦子裏面這麼一閃；同時聽見兩耳衝着空氣聲音。

伍占雲烏白着嘴唇，在陽光下拿自己的手掌一看，看見掌心紅而亮，已像發糕一般腫了起來，熱辣辣地彷彿在炭火上烙着，五根指頭也都僵紅了。他吐上一口唾沫在掌心，擦了兩擦，鼻孔裏噴出粗重的一聲，掉回頭就走。

劉長發在他旁邊走着，臉上的皺紋皺成一團，眼前只見那紅木「手心」不住在鼻尖上搖動。他深深地透出一口氣，偷眼去看看街兩旁的那些赤膊漢子們，看見他們的眼睛都盯住他看，彷彿周圍全是眼睛，都好像有刺一般向他背上刺來的。他覺得臉上熱得像害瘧疾，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嘴裏咕嚕道：

「都是你！我不出來，你偏拖我出來。都是你！倒霉！」

伍占雲立刻臉青着站住，把紅紅的眼睛橫了他一眼，兩頰的皮膚抖了一下。對他吼道：

「唉！你，——」但他沒有說完，就又盯住前面昂然走去了。——火熱的陽

一 天 幾 頓

當剛剛失業，開始被窮困的鞭子抽得瘟頭瘟腦六面碰壁的那些時候，那一股子梗梗在喉的怨氣呀，無論一見着不可與言的朋友，總是想一口氣就把牠吐了出來：

「窮呀，苦呀，呵呀呵呀，不得了呀！」

這自然並不一定是想提醒對方解下錢袋來幫忙幫忙，但希望得着一聲同情的安慰倒是真的。

但是當這一串帶着苦笑的話聲，一在對面那偏着頭假裝沒有聽清楚而張開着遲疑嘴巴的臉皮上飄了一下，依然不添不減地回到自己耳朵裏來的時候，那聲

後來，窮慣了，自然而然地就會讓自己的頭髮蓬鬆，臉色灰白，閉緊嘴唇，坐在空得可以見底的米櫃上，右腿筆挺地架上左腿，翹着脚尖，眼珠則挺直地翻上，釘住那掛滿流蘇似的蛛網的屋角。如果朋友問：

「近來生活怎樣？」

有時不答，只把朋友的眼睛外心外意地看一看便望到窗外的牆壁去。如果似乎覺得被逼不過，便漫然地答道：

「馬馬虎虎。」

蒼白的嘴唇自然而然地就緊緊合上，像鐵顎似地。右腿依然筆挺地架到左腿上，對着朋友的臉孔翹着自己的脚尖。如果覺得這麼面對面地空氣太彊了，便讓撐在下面的左腿「打擺子」似地抖動幾下，架在上面右腿的脚尖便這麼跟着懸空地搖上幾個半圓；要不然，就索性躺到床上去。

於是我那些漸漸剩下來僅有的幾個朋友，都曾經那麼地把帽子一抓便衝着走

出門，不再來了，並且向着另一些朋友說：

「老李這人，神經病！」

自然這就是衝着一走而不再來的理由；我想當他們說出這句話來，使得他面前的朋友也點頭冷笑的時候，他們一定感到滿足地哈哈。

神經就神經，不來就拉倒。這些朋友的影子讓他們跌出我的腦子圈外罷，我一個人倒可以清靜地對着這窗上透進來的灰白晨光，坐下來看一點書。

「又買又買，眼見這兩天公司就要關門，生意一息，吃的都會沒有了，還買還買！」突然一個男子的粗暴聲音從隔壁前樓刺空地叫了起來。

「你又向我吵甚麼？」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也是那麼尖銳地。「不買就拉倒！」接着就聽見一雙踏着樓板很重的脚步聲彙彙地走，接着是一聲很重的關門——砰，那屋角的蛛網都驚得抖一下，無聲地落在我的床上。那踏着很重脚步的

重的包裹拋了上去似的。

「哼，今年這年關簡直要使許多人發狂！」我想。

我走到床面前咒罵一聲，把枕頭上的蛛網拂去的時候，甚麼「清靜地看一點書」的念頭又被剛才的吼聲趕得無影無蹤了。而且覺得全身冷得發顫，腳趾簡直像冰塊樣硬。想燒點火，煤球已沒有了。我於是便站在房中心來做一下柔軟體操。可是兩手平平地一字地伸直起來的時候左邊的手指就碰着了檯子，右邊的手指又碰着了床的木柱。兩手筆立地伸直上去，却又打着電燈的白瓷蓬，那電燈泡就在我的頭頂上蕩一個圓圈。於是我便只好改成躡方步了。可是走去五步就被炭風爐擋了駕，走回五步却又被一口箱子逼住了。

「唉唉！」我叫着，氣憤地向床脚踢出一脚去，但馬上我就蹲下地抱住我這像刀割一般痛的腳趾。

「嘻嘻！」對着我左手邊的一條門縫忽然發出一個笑聲。但我掉頭一看，却

又沒有了。一會兒再看，那門縫就停住一個矮矮的影子，比我那靠門邊的一張椅子僅僅高出半個頭。從那不到一寸闊的門縫中，現出一個小小的黑鼻子和一隻灼灼閃光的大眼睛。——我想，這一定又是那孩子。

記得我從前才搬來，正當着要失業了的那些日子，每當那冰冷灰白的晨光使滿街堂人們都還戀着熱被窩的時候，我走出房門，總看見這靠門的巷口，一個矮小的人物兒，臉蛋黑紅地，彎着發抖的身體在一個爐子面前搖着扇子，藍灰色的煙霧被煽得滿梯子滿巷子都繚繞起來。煙得我非流出眼淚不可。他那身黑而破的不合身的夾衣，形成一個聳肩縮背的樣子，看來就像一條伏在地上的小豬。有時疲倦地蒼白着臉子走回來，總又看見這一個孩子，手上抱住一個比他短不到一半穿着紅綢棉旗袍的白胖女孩，而且就站在我的門口，灼灼地閃着眼光。立刻，不知怎麼我便不費力地斷定：這一定是我這鄰居前樓用的小僮僕。當時，很討厭

刮大風，我發抖了。就下一個決心把剩下僅有的一點煤球燒起來，可是我在樓梯邊燒了很多舊報紙還不燃，那黑孩却站在旁邊笑，看來好像是嘲諷我對於此道沒有他精通。

「先燒點木炭就好了。」他提醒着我。

我瞟他一眼，仍然拿着一本破書煽着爐子。藍灰色的煙霧一團一團地撲上臉來，眼眶馬上就湧着淚水。正在這時候，他却用他那兩隻生滿凍瘡裂開條條紫血的手，棒住尖溜溜的一大堆木炭到我爐邊來了。

「先燒這個。」他蹲下來說。

我伸着一隻手在爐邊一攔；同時想道：你亂拿你主人家這許多木炭送人，不怕捱打麼？可是我還沒有說出的時候，前樓的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馬上就現出一個女人的白臉。我想：如果我拒絕了他的這好意，那麼他的女主人一定會看見的。我便不聲地看着木炭放進爐裏，他也就在屁股邊的衣服上擦擦手，陰影似地

躲開了。

這些往事在我的腦中一閃的時候，我便不禁站起來去拉門，一開，他那身黑而破的衣服馬上就出現在我的眼前了，手上依然抱住那一個穿紅綢棉旗袍的白胖女孩。那女孩呀呀地在他的懷中叫着，一雙穿着黑皮鞋的小腳就在那黑孩的圍腰布上面踢動。我清楚地看見那圍腰是藍土布做的，那中間的一大片已經變成黑色，閃着一種油膩的光，並且粘着兩小片模糊的白灰，形成一種奇怪的花紋；至於齊腳邊的布則已經破成許多眼和缺口，好像被蠶子吃過的桑葉一樣了。那女孩正伸着一隻手去扯黑孩頭上戴的破皮帽，把他那遮着額上的一塊毛皮扯翻轉來，一隻手拍着他的黑鼻子，於是我就看見那一個凍紅了鼻尖的黑鼻子下面，正爬下兩條晶亮的東西，他鼻子一縮，那晶亮的東西就一抖退回洞口，但馬上又爬下來，爬過人中就在上唇邊吊着，搖搖地就要鑽進口裏去。他這回是伸手上來了，用那穿着短而髒的袖子的黑手背橫橫一掠，那晶亮的東西便都一齊失掉。他把手

伸到屁股旁邊的衣上一揩，我又看見那兒原來也有一大片亮晶晶的油膩。

他把女孩放下地站在他的兩腳面前了。眼光灼灼地避開我的眼睛就釘住窗下椅子上書旁邊的一個五寸長雪亮的口琴。那口琴的兩排方孔正向着外面，他眼珠不轉地釘着牠，舌尖便在嘴唇邊一舐一舐地。接着他就兩手抓住女孩的腰帶，兩腳的膝關節向前一彎一彎地推動女孩腳，身體左搖右擺地向前傾起來了。女孩似乎不願意進來，却把那穿着皮鞋的一雙小腳退後去踏着他那一雙赤腳穿着布鞋的腳，於是我又看見那布鞋尖已經破了一個小洞，一個凍紅的腳趾正在那兒納涼。他終於一搖一擺地把女孩腳搖進門來了。女孩呀呀地搖着雙手就向床邊走去，但他輕輕把她一拉，女孩就掉轉方向走到我的身邊，而他也就跟着在我的身邊站住了。一站住，他又釘住那口琴，並且把頭伸過去，偏着，扭着頸子，向口琴的方孔看看，又把頭偏過旁邊，又看看那口琴的黑漆閃光的方頭，看着看着，嘴角邊便閃出一種夢似的微笑。終於他從我的腰部抬起臉來了，向我瞥一下眼光

便向着檯上伸出一根畏縮的指頭，楞了幾秒鐘，才喃喃地說道：

「我曉得這東西是吹的。」說完，指頭顫一下，便趕快縮回去，同時勉強地露出一排黃牙齒微笑，但那笑紋馬上却又變成一種僵硬的痕迹，一顫一顫地在他的嘴角邊好久才消逝。

「你怎麼知道是吹的？」我偏着頭微笑地問他。

「從前爸爸給我買過。」他搖擺着女孩悄聲說，臉上顯出一種活氣，好像從這一個口琴看出了他過去的黃金時代似地，那一個凍紅的腳趾也在他那隻鞋尖的洞口忸怩地翹動兩下。

「你的爸爸在哪裏？」我蹲下地對着他的臉孔問。

他好像害羞地低下頭了，上眼皮向我一翻一翻地閃着眼光，答道：

「我爸爸在公司裏。」

「在公司裏做甚麼？」

「做先生。」

他見我這麼問他，他的臉又慢慢地拾起來，正對着我的臉，充滿着一種很感興趣的眼色。

「你家住在哪裏？」

他微笑地伸一根指頭就指着前樓：

「就這裏。」他說。同時深深地看我一眼：但他忽然從眉梢起轉成一種憂鬱的臉色，在我的耳邊悄悄說道：

「她是我的後娘，她很凶呢！」

那女孩叫着要出去，平平伸直着兩手就轉彎。黑孩立刻皺着眉，緊緊拉住，要使她依然回轉身。那女孩却呀呀地叫起來了。他於是輕輕地拍着她的肩頭說道：

「小妹妹，乖，不要叫。」

桌上還剩有幾顆花生米，我就站起來分給他們。那女孩馬上停止了叫，接過去便塞住她的小嘴。

「你的娘呢？」我又好奇地問。

「逃了！」他一面答着，一面把花生米接過去，裝進他的衣服裏面那圍腰帶束住的胸部。

「你不吃麼？」

「不，我要留住慢慢吃。」他笑着，避開我的眼光又釘着桌上的口琴了，舌尖又在嘴唇邊一舐一舐地。

「你吹麼？」他又伸着一根顫顫的指頭說。

「吹。」

口琴在我的嘴上顫動出抑揚的聲音，他那黑紅的臉頰便浮出兩個小酒窩快活地微笑了，溜動的眼珠黑白分明地閃着一種天真的光。那女孩也在他的胸前仰起

頭呀呀地笑，叫。

門邊一響，忽然現出一個白胖的小面孔，那頭和靠門邊的那張桌子一樣高。一雙眼珠靈活地閃灼着。嘴角邊也充滿着快活的微笑。當他看見黑孩在我面前時，他便一跳地抖動着臉龐的肥肉進來了。頭偏着，靠進黑孩的肩頭緊釘住我捧在嘴上的口琴。看樣子大約五歲的光景。頭上戴一頂紅中夾白條的尖頂絨線帽，穿一身朱紅的厚絨線緊身和褲子，脚上是一雙尖子已經踢模糊了的黑漆皮鞋。他笑嬉嬉地瞅一下，便把黑孩向旁邊一推，湊進我的面前就伸着一雙小白手來要我的口琴：

「給我玩，給我玩。喂，給我玩。」

那黑孩急得頭只是轉動，皺着兩道濃黑的眉頭。

「小弟弟，那是人家的。」他推着那小孩子的肩頭說。

小孩脚一飄地幾乎跌在地上，他站穩過來時，便向黑孩的臉上曲着五指抓一

把：

「媽媽，你推我！」他瞪着眼珠說。

黑孩躲開臉，只是嚇嚇笑一下，露出一排黃牙齒。但他忽然聽見甚麼聲音，臉上變成吃驚的樣子，眉毛一揚，便急急地抱着女孩，一翻身去了。那小孩也一跳一跳地跟着他跑去。

一會兒，就聽見前樓那女人尖厲的罵聲：

「你跑到別人家去做甚麼？你這死鬼？」

「不，是小妹妹要去。」

「爲甚麼不泡水來！成天只曉得貪着去玩！你看地也掃不乾淨！痰盂也還沒有倒！打死你！」

「媽媽，阿根推小青！」是那穿紅絨線衣的孩子的聲音。

「你爲甚麼推他？你是不是想謀死他？」

同時就聽見一個很清脆的耳光聲——拍！

「趕快去把水泡來，回來再跟你說！」

我貼着板壁的一條縫望過去，就看見那房中站住一個兩眼圓睜眉頭倒豎的女人，頭髮蓬亂着，衣上許多皺折，拖着一雙拖鞋。她左手正拿着一隻熱水瓶，右手伸出一根指頭對着黑孩的鼻尖，罵。

「銅板呢？」阿根直直地站着說。

「叫他給你。」女人指一下小青，馬上就從阿根的手上把那女孩抱過去，嘴還在一扭一扭地說着：

「哼，你這死鬼！你的爸爸沒有生意了，就要餓死你！你這狠心短命的死鬼！」

「弟弟，給我一個銅板。」阿根伸出一隻手掌去。

小青可把他手上的十幾個銅板按在胸前抱得緊緊地就轉身走到桌旁去。阿根

跟着走過去，站在他的面前，依然伸着一隻手掌：

「弟弟，給我。」

「這是我的。不給。」

阿根苦着臉站了一下又苦笑地說道：

「來，還是我裝瞎子，你裝太太，你就給我一個銅板好不好？」

於是他便搖動着手掌，曲着腰，學着乞丐的聲音唱起來了：

「太太，做做好事，把一個銅板把我。」

小青依然緊緊地抱着胸前的銅板，頓着一隻腳說道：

「不給。」

「哎呀，小青，攥一個銅板給他！」女人厲聲地叫着。

小青便拈出一個銅板來，但他一下又收回去，噘着嘴，指着地下笑道：

「還有咗嘅。」

阿根向他背後那女人悄悄看一眼，便嘆一口氣，一彎身，兩手爬下去，兩腳跪在地板上，翹起頭來：

「甞！甞甞！」

他的手裏面便有了一個銅板，皺着眉提住一把壺走出去了。當下梯子的時候，我聽見那鈺鐵壺在梯子邊緣撞得匍匐地，一連串響了下去，最後是落在地下砰的一聲。

到了他第二次捧着一個白瓷痰盂出去了一會兒的時候，我也拿着一個熱水瓶去泡水。在泡水館的門外正圍着一大圈大人和孩子，圈子當中發出噹噹的鑼聲，一個黃毛猴子戴着一個黑鬚子的面具就在那當中跳動。我站在泡水館的門口，向着那圈子的人們的笑臉望半圈，立刻就發現在一個歪戴打鳥帽的大孩子旁邊，就站着那張着嘴巴的阿根。他的眉頭已不再皺了，滿臉閃着快活的笑，忘去了一切似的，眼珠不動地釘着猴子。那戴打鳥帽的大孩子擠他一肩，他望他一望，便也

把手拐子曲成一個三角形挺出去撐住，仍然緊釘着猴子。一會兒，猴子牽走了，圈子也散了，我拿着熱水瓶出來，就看見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立在那兒，兩手抱着光光的頭呆着了。但他立刻驚慌地向着那一羣人追出去，在衙堂口站一站，終於又皺着眉頭眼睜閃着淚光走回來了。

「你做甚麼呀？」我拍着他的肩頭問他。

他看了我一眼，嘆一口氣說道：

「我的皮帽子沒有了！」

我想，這回他一定又要捱打了，果然，當他抱着痰盂走進前樓去了一會兒，就聽見那女人發出一種嚴厲的聲音：

「你的帽子呢？」

我貼到那壁縫望過去，就看見阿根聳着肩，隔住一個方凳站在那女人的面前。小青一手抓住他母親的旗袍角，眼珠骨碌地把阿根釘住。阿根有點發抖，五

指抓着五指在胸前扯着，臉一躲一躲地，兩腳就在向背後桌子與牆壁的角落之間一點一點地移動。

「我在門口倒痰盂的時候，……」他囁嚅地說。

「你的手指癢了，站都沒有站樣！」女人厲聲地，眼白翻了一下。

阿根馬上一抖地就立正，兩手直直地垂下。

「倒痰盂的時候，」他的臉仍然向後一躲一躲地。「有一個人從我的背後抓着我的帽子。我一看，那人已經跑出衙堂去了。」他的臉又向後躲一下。可是一隻大手掌馬上就追着劈過去了——拍！聲音清脆極了。阿根僅僅隨着臉上的痙攣把眼睛閉一下又睜開，牙嚙咬一下嘴唇又緊閉住，伸起一隻手掌來撫摸着自己漲紅的臉頰。第二下又是一個清脆的耳光。阿根的臉又躲一下，但那隻手掌還是很正確地拍在臉上的。

「你這敗家子！你曉得那皮帽子要值多少錢呵！飯把你脹死了！你這死鬼！」

你看你這倒霉樣子，怎不叫人生氣囉！你媽生了你這樣的好種！」

接着手掌又在黑臉上劈一下。

阿根仍然癢癢着臉，緊閉住嘴唇，一手撫摸着臉頰。

「把地再掃一下，等你爸爸回來，再叫他收拾你！」

小青的臉呆着，這時忽然從他母親的腿邊抬起臉來了，抓住他母親的旗袍角說道：

「媽媽，不愛阿根，媽媽愛小青。」

女人楞着眼睛噘着嘴站了一下，便把小青抱起來放在床沿上，空出地板來讓摸着臉的阿根揮動着掃帚。

「媽媽，洋娃娃，給小青。」

小青指着離掃帚三尺遠的屋角地上躺着一個肉紅色的有着一對大黑眼珠的樹膠娃娃。那女人沒有動，只是把眼睛瞪着阿根的光頭。小青便在床沿踢着雙腳

叫了，聲音尖銳地刺人耳朵，女人便跑去拾起來了，那一雙小黑手抓着的掃帚馬上就在那兒掃動。

我到街上去吃午飯的時候，腦子裏面總是粘着阿根那黑臉的影子，想起他早上對於幾顆花生米那樣寶貴的情形來，我便不由的在一家店裏買了五個銅板的花生米。回來的時候，聽見前樓的盪筷在響，我想阿根一定在他的父母弟妹們一塊兒吃午飯了。但馬上就又聽見一個男人的粗暴聲刺空地叫了起來。我一望過去，搶先進我眼裏的是阿根，他正雙手捧着一小盃白飯站在桌角邊送到小青的小手裏，馬上就退後幾步，在一個白鐵飯鍋的面前垂手站住。靠窗坐的那個穿棉襖的男子，正用他右手捏着的筷子在托托地戳着左手拿着的盃心，顴骨突出的瘦臉怒瞪着一對眼珠，幾粒白飯停在不動的一排牙齒外邊。兩頰都凸脹起來。他對面坐的女人也把筷子一攔，拖着那最小的一個女孩站起了，口裏也尖聲地吼道：

小青包着一口飯，也縮着眼光楞住了，右手捏着的筷子也停在桌邊不動。

那男人見女的走到床邊去，便把筷子提得高高地向桌上一擯，筷子在一個菜盤旁邊一跳，敲得噹的一聲，便箭一般地射到樓板上的飯鍋面前了。阿根頭一側，身體更加站得筆挺。空氣立刻靜得像死一般地沉寂。

「死了也好，死了也好，」好一會兒才從床上發出那女人嗚咽的聲音。

那男人滿臉怒氣地還在瞪着他對面空了的位子，好像他剛剛才開手而敵人却已悄悄地退却，使他感到一種撲空的悲哀似的。他的嘴唇顫了兩顫，便把眼珠瞪到阿根的臉上來了；阿根馬上就聳着肩抖了一下。

「你看着幹甚麼！呸！」一種粗厲的吼聲和着幾十粒飯顆就射了出來，阿根的鼻尖和兩頰馬上就長起許多白色的凸麻子。「你癡啦！你傻啦！不曉得拾起來！」一支五指楂開的手掌就向着白麻子的黑紅臉頰飛似地劈了下去——拍！又是一個清脆的聲音。那手掌收回去的時候，黑臉上的麻子沒有了，但左頰上却換成

五根白色的指印，慢慢地，慢慢地，才回復了黑紅。當手掌飛去的時候，阿根被擊得退後一步，但立刻仍然筆直地站住，皺着兩道眉頭，眼睛閃着淚光，伸起一支手來摸撫一下臉頰，便彎腰去拾筷子。

我的眼睛幾乎熱昏了，轉過身來釘着桌上的書本出神了好久。但一會兒，我就發現那書本旁邊的口琴失蹤了。抽屜裏面，桌子下面，枕頭下面，都給我找遍，還是沒有。奇怪，甚麼人拿去了？我記起我出去吃飯的時候沒有關門時，便斷定這一定是那個小青來拿去的。等到阿根在巷口站在一個磁盆面前，拿着一張毛巾擦着最後的一個盥的時候，我便悄悄地站在門口。立刻就見他從盆子裏面又提出一雙水淋淋的烏木筷子來了。那筷子一頭是光的，一頭則是紐絲似的花紋。我才打算要喊他，却見他把那兩隻筷子一齊並着，咬住牙就一扭，但筷子僅僅弓似地彎一下。他於是放下一隻來，切嚓一聲，一隻筷子已在他的手上扭成兩斷，接着那放下的一隻又拿起來了，又是切嚓一聲。

「喂！」我輕聲地喊道。

他全身抖了一下，掉過頭來，臉色變成灰白，但他立刻又回過頭去，拿着那四隻短了的毛頭筷子飛似的連連的回着頭跑下樓梯去了。

當他空着手回來，把那些洗乾淨了的盥和筷子捧進前樓去的時候，我就聽見那女人嚴厲的吼聲：

「滾出去！我要睡覺！」

我想也許又要打了，還想再看看。那小青正站在他小妹妹躺着的白籐搖籃邊，抱着那肉紅色的洋娃娃臉親着臉。那女人在床邊抓起一些衣服來，怒聲地劈手向着椅上拋，一翻身就躺上床去。阿根把盥篋放下，就輕輕拉好門走出來了。我在門邊擋住他，他一楞地站住，看我一眼便畏縮地把頭掉開去，我才要拉他的時候，他已經一閃地溜過去了。他走出巷口時，又不斷地回着頭，眼睛充滿了惶急的神氣，好像怕誰在背後追着他似的。

我想，不來就算了，還是索性睡睡午覺吧。四面很清靜，窗外太陽的黃光，也似乎很疲倦地不動了。就只有前樓那小青磨擦着洋娃娃聲和快活的笑聲。但一會兒，另一個聲音就把我的耳朵吸引着：在樓梯邊一種單調的慢條斯理的脚步聲踏過去，又踏過來；踏過來，又踏過去，很像一種老頭子的步法，一聲聲地踏在我的心上。那聲音，像是一種四望無涯，荒涼的沙漠上獨自邁進的脚步。我便爬起來，站到桌子前了。從那透着一線刺人眼睛的冷風的門縫望出去，原來還是那一個阿根。他兩手放在背後，五指扣着五指，腳踏得極慢而且極輕，好像怕把螞蟻趕跑似的，一隻腳出去，踏穩了，再出另一隻腳，五六步光景便踱到亭子間那緊關着的門口，站一站，又踱了回來，五六步，又踱到巷口的前面了。眼睛深思地釘着遠處，黑紅的臉靜得如皮革一般。看樣子，簡直像一個正在構思時候的詩人風度。他又踱過去了，一下捏起一個小拳頭，鼻孔哼的一聲，拳頭便向空中打出去。似乎這一拳，就打着了甚麼似的，嘴角邊閃着微笑。但他忽然站住了。

好像發現了甚麼，仰起頭來，一根從屋上漏下來的黃色水晶柱似的東西就斜斜地立在他的一隻眼睛上，那眼眶，立刻便蓋上一個圓形的黃玻璃眼鏡似的光輝。大眼珠挺直地睜着，好像在研究那根光柱的上下究竟有多少萬萬的灰塵在那兒翻騰。幾分鐘後，他把眼睛閉着掉開了。等到再睜開眼睛，他便不動地釘着他對面遠遠的牆壁，釘着釘着，把頭就慢慢地望上去，慢慢地，他的頭又望下來了，眼睛不轉地都一直釘着對面。好像發現了甚麼寶貝似的，嘴笑着，臉龐光彩地現着一種快活的神氣。他的頭慢慢地又望上去。

「嘻嘻！」他出聲地笑了一下。

這孩子恐怕要瘋了。我便跑出去拍着他的肩頭問他看甚麼。他不看我，只是微笑地指着對面的牆壁說道：

「喏，那一塊黑的，圓的，在飛。」

見鬼，對面牆壁完全是一片粉白。

「啫，飛上去了。」他一面說，一面又慢慢地抬起頭來。

我就跑到他剛才研究過的那一根光柱那兒去對着一看，那火紅的太陽射出一把針似的光輝馬上就刺痛我的眼睛，頭掉開，我的眼睛對面的牆壁上也就現着盤口那麼大的一個圓的黑影，除了黑影之外，甚麼也看不見，眼睛稍微一動，那黑影便球似地很快飛上去。弄得我的頭有些昏眩起來，不得不把眼睛閉了好久。我便向他說，以後不要再這樣，會把眼睛弄瞎了，真的變成街上討飯瞎子的。

「啫，又飛下去了」他的嘴角邊依然閃着快活的微笑。

我拉他到房間去，他還縮着肩頭退一下，但我終於把他拉進來了，並且把花生米遞給他。但他忽然閃着遲疑的眼光看着我了。手指只在屁股旁邊一動一動地。最後他的眼珠溜動地閃一下，看一看紙包才悄悄地說道：

「你逗我的。」說完，他就把身體轉動一下。

當我把花生米放在桌上，彎身下去拾一本書的時候，就聽見他偷偷地捏一捏

那紙包的聲音。我把書拾起來，從眼角就發現他的一隻手很快地離開桌子縮回去。我便拿起花生米來微笑地向他說：

「你看，真的是花生米。」我把紙包拉開，指着那一大堆的花生米，並且把那些脫落了的黃皮子吹散到地下去。

「你逗我的。」他又把身體扭動一下，伸一根指頭攔在嘴唇邊，眼睛閃着斜視的光。其實我很清楚地聽見他的口水在喉管吞得「咕兒」的一聲。

我便把花生米重復包好，立刻塞進他的衣服裏面。當我從他的胸部抽出手來的時候，他便快活地笑起來了。露着黃牙齒說道：

「謝謝你。」而且問我：

「你要泡水嗎？我去幫你泡。」

「不，不泡水。」

停一會，我 他說：

「你弟弟把我的口琴拿去了。」

他馬上全臉脹紅起來，紅得像血泡樣，連眼白都紅了。他避開我的眼光就掉開去。

「我不曉得。」他輕輕地說，聲音有點發顫。

但立刻前樓忽然發出一陣口琴的聲音來了，他的臉馬上又由紅變成灰白，肩頭微顫着，腳就在暗暗向後退。口琴又亂叫起來了，同時，前樓那女人就拍着床發出一種不耐煩的聲音：

「哎呀，不要吵！小青！」

但停一下，又是嚴厲的一聲：

「你在甚麼地方拿來的口琴！你？」

「這裏，櫃子腳脚。媽媽。」

於是床一響，脚步就在樓板上響了。

「一定又是那死鬼偷了人家的東西！」

「呀！呀！媽媽，不，給我！」

「胡說！」

阿根的臉發青，脫開我的手就溜出房門。當我跟着走到門邊的時候，那女人已拿着那口琴怒目地走出來站在阿根的面前了。小青也叫嚷着跳着腳追了出來，一把就抓住他母親的旗袍角伸着手要：

「呀，媽媽，呀，給我！」脚就在樓板上——頓——頓的。

阿根低着頭，聳着肩，眼睛不轉地釘着他自己鞋尖上一個洞口的凍紅腳趾。

「哼，你又偷人家的東西！打死你都不改的！」

我看見那雪亮的五寸長的東西，確是我的口琴，我還沒有說出話來的時候，就看見那女人隨着吼聲就向着阿根的左臉——下一個耳光。

「你這偷兒吓！你這賊骨頭吓！你甚麼時候偷人家的，你還不快說！」

阿根皺着兩道眉頭，這回的眼眶是滾着淚水了。但他仍然用黃牙齒咬咬嘴唇，依然又緊閉住。當那五根白色的指印在他的臉頰上一現的時候，他便又伸一隻生滿凍瘡的手去撫摸，同時右邊的臉頰一退退地向後躲閃着。但那女人又伸出兩個指頭了，這回是拈着阿根的一隻耳朵。扁扁的耳朵頓時拉成圓形，向上一提，阿根那緊閉住的嘴唇都隨着向上牽歪起來了，腮吧子的肉聳上去，一隻大眼睛便擠成一線縫。女人的手提着搖兩搖，他的頭也隨着搖兩搖，手挺直地一送，頭便砰的一聲撞到牆壁上。阿根的臉馬上又皺成一團，但咬一下嘴唇依然又回復原狀。

「不，這是我送他的。」我很奇怪，爲甚麼到現在我才說出這句話來。

但那女人並不看我，只是從鼻孔哼出一聲，嘴唇白了一下，臉色好像更加暗黑起來。楞了好一會兒，看着阿根的頭。這回她却捏起拳頭來了。阿根向旁邊躲一下，立刻就舐舐嘴唇，把肩頭縮緊，其時，小青還在旁邊嘍，伸手去拖他母親手上的口琴。當他剛剛拖下來的時候，他母親的拳頭便向阿根的脊梁捶下去了。阿

根向前挺一下，但背上已發出來一種單調的咚的聲音，隨着拳頭凹進去的衣服騰起來一陣黃色的灰塵。接着又是第二下。究竟這一拳捶下去是否又騰起一陣灰塵，我已沒有看見，因為我早就一翻身跨出門檻了，但那脊梁上單調的咚的一聲我仍然清楚地聽見的。

「你這死鬼呵！你這殺千刀的！」

咚咚！

「你成天價自己的財門不站，要站到人家的龜門呵！」

咚咚！

「你有本事要人家的東西，你就索性教人家養你去！」

咚咚咚！

我站在梯子半腰楞住了。這女人顯然罵到我的身上來了。我的腳已經回上一級樓梯，但那單調的咚咚聲終於使我頭腦昏昏地在街上走起來了。不，不知道是

走還是在跑，周圍的一切我一點都沒有看見，腦子裏面很久還響着那單調的咚咚
咚的響響，和一張閃着淚光緊閉住嘴唇的黑臉。

一九三五，一月。

投 水

太陽的黃光炎炎地發閃，石子路上的沙土也灑得閃爍生光。拐動着一雙尖尖小腳兒的松壽奶奶，額角上幾十粒閃亮的小汗珠，漸漸匯成一大粒向着鬢腳邊流下來。但她仍然兩眼一睜一睜地，捏定一根從后腦的髮髻上抽下來的一頭有着挖耳勺一頭有着烏黑油膩的銀針，舉起來插進牙齒縫里攪着，口里自言自語地發着含糊的聲音計算着：

「……孫二三塊，他那天給我的利錢，還應該補我兩個銅板呢，……張四十塊，……水生八塊，……陳么七塊，哼，陳么！我不怕你的！這絕子絕孫的！——哼，投水，投水就給我賴得掉麼！」她說得動情起來，兩片薄嘴唇都噴出了唾沫星子，從牙齒縫里抽出那根銀針來就向着前面戳了兩戳。但立刻她却又轉了

口氣：「不，不；我今天要好好的跟他說，陳么這鬼東西倒喜歡高帽子的……」

她抬起臉來，在前面三丈遠光景橫現着一條小河，在閃動着銀色的波光。一道黑石砌成的捲洞橋橫跨在小河的波光上。橋頭旁邊三株倒垂着綠葉枝條的柳樹，現着三個人影——一個是背上有一條黑辮子，弓腰跪在一方石板上，右手揮動着一條白色木棒在打着她面前一堆濕衣服的大女孩；旁邊是一個后腦有着髮髻的女人，她也跪着兩條腿，好像正磕下頭去似的兩手的指頭提着一件衣服塞進河水里去；再旁邊是一個白癩頭瘡的孩子。松壽奶奶兩眼這樣很快地一看，知道自己是已走到水生的房子面前了。她於是伸起左掌來揩掉額角上流下來的汗水，躲開太陽的黃光，趕快一拐地跨上有着涼陰的階沿，腳踏得太重，兩隻耳朵下的一對黃金大圈圈都被震動得打秋千似的跳了起來。

隔壁的一家，坐在門檻上的場鼻子孫二嫂一驚地站起來，轉身，想趕快躲進去。但立刻聽見松壽奶奶咳嗽了一聲，她於是只得轉過身來，紅着臉，露着上下

兩排牙齒強笑地說道：

「呵，大奶奶，午飯吃過啦！」

「水生嫂！」松壽奶奶的一對眼光，却正集中地瞪着捲洞橋頭旁邊中間的一個人影，而且大聲地喊，「你們今天的利錢呢？呃？」

水生嫂慌忙從閃光的水里把那件衣服洞的一聲提了出來，她面前便動起半個粗大的浪圈，半圈套半圈地閃亮着圈了開去。她把水淋淋的衣服塞進旁邊石板上

的篾箕里，便趕快站起，兩隻滴着水珠的手就在小腹前的圍腰布上揩着，嘴角笑嘻嘻地迎了過來。那站在旁邊的癩頭孩子，也噼啪噼啪地響着光腳板尾在她的腿后。

「呵唷，大奶奶，你老人家午飯吃過啦！」水生嫂一面走一面說。

「水生嫂！你家水生今天把錢——」

水生嫂伸出兩隻手爪去一把抓住松壽奶奶的左手說道：

「呵唷，你老人家請走過這邊兩步，你看，差點點兒，就踏在這破石板的缺口上了！——豬兒！……」她扭轉頭來望着她腿邊那閃着一對眼光的癩頭孩子。

「去，去給大奶奶端一個凳子出來！」

松壽奶奶橫橫地移兩步，就捏着那一根銀針在水生嫂的臉前一劃，說道：

「不坐了。我說，水生嫂，你們真是！說是上半年就送來。到這時候，你們還好像沒那回事似的。」（水生嫂的嘴唇動一下。）「我放錢真是放怕了！昨晚上陳么嫂還投水來嚇人！哼，你看！」松壽奶奶說到這里，臉色就發紫，捏着銀針的右手就在左掌心拍的擊了一下。

「呵唷呵唷，你老人家曉得，我們從來——」

「你聽我說呀，」松壽奶奶又把銀針向前一劃，劃斷她的話。「昨天晚上那不要臉的！我想起來，真是整夜都睡不着，哼，投水？不要臉！」她興奮得臉色更加發紫，一隻小腳兒在階沿上頓一下，同時深深地瞪了水生嫂一眼。（水生嫂

忍不住地把臉向后退一下，好像覺得松壽奶奶罵投水就是罵自己似的，頓時兩頰都熱起來。」你們以為我那是從哪里來的錢麼？」松壽奶奶用力地把一對眼珠挺出，以致臉都擺動起來。「我們真是省油省鹽積下來的呀！四分利，天曉得，現在真是打起燈籠火把到鳴都找不着這樣的好事了！吳家村吳老太爺，吳四爺，還有劉三奶奶他們放的利息起碼都是五分！」他說得口滑，索性再誇大一句：「吳老太爺還親口告訴我，他放的就簡直通通是六分七分！」於是她把眼光打水生嫂的臉掃到隔壁階沿上的孫二嫂，看她是否也聽到。

半張着唇怔了好一會兒的孫二嫂，這時也只得迎上來了，嘴角強笑了一下，但那笑紋立刻却又變成一條僵硬的痕跡，一顫一顫地好久才消了去。她那跪在河邊搗着木杵的女兒寶珠，忽然一驚地望過來，以為又有甚麼事了，在石板上放下木杵，也就跑過來，把她的圓臉靠着孫二嫂的右肩膀，閃動着一雙好奇的眼光。

「呵唷呵唷，你老人家，」水生嫂雙手捧在胸前，笑嘻嘻地說。「豬兒他

爹，天天都說，這回真是對不住你老人家。——豬兒啦！糞子還不端出來！你這鬼東西在做甚麼！」

「媽媽，來了！我手軋着了！」

「軋着了！還不快端出來！——你老人家曉得，今年上季的莊稼又是簡直，
噫，真是！唉，傷心呵，真不要說了，總望你老人家——」但她立刻一驚地把嘴
唇合住了，順着松壽奶奶那一對發怒的眼光的方向，轉過身來望去，就看見捲洞
橋上正有一個穿着一條籃布褲，赤裸着半身的漢子，紅着臉，在太陽光下，踉踉
蹌蹌地哼着過來。

這漢子哼的，是依照着他從前唱過的軍歌的調子，隨口編造的辭句。他發着
糊塗的聲音，憤憤地揮着一條黑紅的胳膊哼道：

「我操你的爹，

我操你的娘，

……」

他兩眼模糊地，剛剛要下橋頭，知道就快要走進自己的家門了，於是那顴骨凸出的臘黃臉上有着一雙陰淒淒眼睛的老婆的影子，就在他腦子里閃了出來。

「嘿，媽的，還是不回來的好！」他遲疑地一下把脚步停住，回過身去，左脚却被右脚絞着了，使得他划着雙手踉蹌地跳了一下，兩脚踏在橋板上虛飄飄地，於是又一踉蹌，他就只得趕快伸出兩手來了，一把抓住橋的石頭欄杆。

「這沒良心的陳么，不曉得又在哪里灌黃湯去來了！哼，有錢喝就沒有錢還！不要臉！」松壽奶奶氣憤憤地咕嚕着，拐着小腳兒就走下階沿，脚觸地太猛，震動得兩手向前一划，身體也隨着傾了一下。

「來，我扶你。」水生嫂說。

「陳么！」松壽奶奶尖聲地喊了起來，右手一揮，那捏在大指與二指之間的銀針滑了出去，在孫二嫂的肩頭閃亮了一下兩寸長的白光，跳回來，丁內一聲光

落在亂石子的地上。孫二嫂趕快跨下階沿，伸出右手彎腰俯下去，水生嫂也趕快前進兩步，伸出右手彎腰俯下去，兩個的黑髮頭頂就對着碰了一下。水生嫂見銀針被孫二嫂拾起來了，她的臉色忽然沉一下；但她直起身來時，趕快就一把扶着松壽奶奶的左手。

這時亮着多毛胸膛，瞪着一對網滿紅絲眼珠的陳么已出現在面前了。他鼻孔里呼呼呼地出着粗氣，一股酒臭味很猛烈地散布開來。

「陳么，呵，發財啦，喝酒去來啦！」松壽奶奶沉着臉說。但她立刻看見陳么的臉色一變，就像昨晚上的那樣子，她於是竭力把自己的臉色和緩下來，並且昨天晚上想到天亮才想好的那些話也記起來了。

「呃，喝酒來啦！嗨嗨，喝——酒——來——啦！」陳么動着嘴唇用糊塗的聲音答道；於是他就故意裝着醉得很厲害的樣子，腳絞着腳使自己赤膊的身子踉蹌地偏了一下。

松壽奶奶的臉立刻又沉下來了，但他鎮靜着，拿着那銀針在陳么臉前一劃一劃地說道：

「陳么，你是跑過隊伍，見過世面的，你是明白人。不像你家陳么嫂。」她一面說，一面看着陳么那發紅的臉色，看他是否在爲自己的話感動。「實在說，這幾塊錢，並不是我天天逼你，實在，我這幾天真是緊得要命。你曉得，我們孤孀人家，這幾塊錢，今天實在不能推過去了，……」

陳么倒豎着兩眉，瞪着一對眼珠，於是又一踉蹌，索性扭歪着臉，從鼻孔發出糊塗的聲音：

「逼死我算了！嚙嚙，逼死我算了！」

水生嫂和孫二嫂兩個大有深意地對望了一眼。

松壽奶奶的臉立刻變紫，一對眼珠挺出，兩片薄嘴唇烏白，顫抖，厲聲地叫了起來：

「做啥！你別在老娘面前裝瘋！你拿死就把我嚇着了？不說一個投水，就是一百個一千個投水我還是要錢，噢？哼，你裝瘋，我們到公所里去！」她拐着小脚兒衝向前兩步，「走！」伸出手去就抓着陳么的左手臂，五片長指甲都陷進那黑皮膚去。

陳么退后兩步，掄起右手來，但他立刻覺得這不好，便很快就縮回去了；只是把左臂鼓起條條的青筋來，捏着拳頭，一抽。松壽奶奶的手爪被震得一彈，身體向后一仰，兩隻粽子似的小脚兒就飄飄地退后兩步。水生嫂趕快一把抓住松壽奶奶的肩頭，急促地掉過臉來說道：

「使不得，陳么哥！」

松壽奶奶忽然被提醒似的，厲聲地吼起來了：

「呵呀！打死人！好的，你打我！好，好，你打得好！」她伸出兩隻長指甲的手爪又衝上來。

陳么一下子怒得跳起來了，臉發青，額角上的青筋蚯蚓似的鼓起，伸出食指指着水生嫂的鼻尖喝道：

「媽的，我打她麼？我打她麼？我打她哪裏？指出來！甚麼鷄巴叫做「使不得？」有你屁相干！牛欄里都伸出馬嘴來了！唔，唔，唔，還不是跟老子一樣？要你來說我！峙！峙！你說我的這一根！」他把食指曲攏去，把中指伸出來向前戳兩戳。（水生嫂臉漲紅起來，嘴唇一動。）「老子欠錢還錢！不像那種偷人家過客的一只皮夾的爛貨，狐媚子，去舐人家的屁股！媽的，你也配來說我！」

「呵唷呵唷，」水生嫂也臉發青。「你嘴吧放乾淨些，哪個不要臉的才偷過人家的稻草——」

「好的，欠錢還錢！就還來——」松壽奶奶抓着一句話，就停止了吼叫，站住，把話向正面逼進去。同時伸出右掌，五指伸直，對着陳么的胸膛上下地搖一搖。「還來！」

「媽的，你是甚麼東西！」陳么又一跳。「我看你砥了人家的屁股人家就不問你要了麼！峙！峙！媽的，老子窮是窮，窮得清高，餓得志氣！媽的，老子吵架，你要來旁邊澆油！峙！峙！」

水生嫂兩眼發瞪，眼眶脹着淚水。她的嘴唇只是顫動，兩條手臂就呆呆地搭在小腹前。

「好的，你硬氣的，還來！」

「還你就還你，甚麼東西！」陳么射出藐視的眼光，貶了水生嫂一下，同時在自己多毛的胸膛上拍了一掌。「媽的，偷人家的皮夾。孫二嫂都親眼看見的！」

孫二嫂一驚地趕快伸出兩隻手掌來，翹起，搖了兩搖，同時向后退兩步。

「呵呵，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她說。

「哼哼！」陳么臉向着地面馬上吓了一下。

水生嫂可一跳地衝過來了，喊道：

「你給我弄清楚！我偷過哪個的東西？——」

松壽奶奶一把將她的肩膀抓住，說道：

「算了。你別忿！」水生嫂一怔地看着她；但她馬上掉過臉去說道：

「要還就馬上還來！我馬上就要！」

「等着，馬上就拿來還你！」陳么說着，掉轉身來，撒開腿便走。却見赤裸着上半身的阿狗子，張開着小嘴吧，骨碌着一雙眼珠，站在面前，兩隻手五指扣五指地反攔在腦后，呆了似的；但終於湊前一步說道：

「爹，祥林叔叫你去打牌。」

「呸！滾你媽的蛋！」陳么舉起一個拳頭來吼道。「滾回去！滾！」

阿狗子嚇得一抖，倒退一步，就把那兩手在頭上一遮，轉身就跑去了。

「哼，可惡！」松壽奶奶兩眼盯住陳么那紅銅似的圓背膀，消失在係二嫂內

房子拐角時，說。

「嘿，我真晦氣！」水生嫂嘆一口氣，說，望了孫二嫂一眼，但她立刻對着松壽奶奶憤憤的說道：「你看這挨刀的！遭天殺的！挨砲子的！我好意勸他一句，他倒罵起我來了，又不是爲我的事情！哎？我爲了甚麼？」她帶着哭聲說出最后的一句話，很注意地盯住松壽奶奶的眼睛，自己的嘴巴就張了開來。（她心里是在說着：「你看，我簡直爲了你！」）

「我看他真的會去拿錢來的吧？」松壽奶奶眈眈幾眼，倒張開嘴吧來對着水生嫂的臉。

「他還有屁錢！一個「空手犯！」人到兵，鉄到針，一個當過兵的人，哪里有良心的！不要臉，他去年偷人家的稻草，誰個不知哪個不曉！唔，唔，唔，

——」她在腦子里竭力搜尋着那些最黑最黑的字句，來盡情的詛咒。

孫二嫂忽然湊前一步插進來一句：

「我看他一定又去逼他陳么嫂的那一對銀手鐲。」

「呵噲呵噲，銀手鐲！我敢賭咒他沒有法子從那娼婦手上勒下來的！你不信，你看！挨刀的！不要臉！挨砲子的！遭天殺的！」

松壽奶奶一怔，烏白着的嘴唇顫了幾下，終於右手在左掌上一擊，說道：

「可惡！我昨天說過的，他不還，我就先拾了他家那一套方棹條凳！哼，怕他！班房有得他坐！」

「……………」

「……………」

陳么嫂正躺在床上，兩眼陰淒淒地，時而望望那灰暗的掛滿流蘇似的蛛網的瓦椽，時而望望床旁邊那牆上的只透着一片暗光進來小方窗洞，發呆，嘆氣。忽然她那顴骨突出的臘黃臉一驚，立刻就從那污膩的枕頭上抬起頭來，尖着耳朵一聽，那一片吵嚷聲中果然有着陳么的聲音。「回來了！」她想。「我倒莫如就這

音，她便輕輕點着脚尖，走到門口來，抓着破蓆一掀，頭向外探出。但門額上的繩子斷了一條，嘩的一聲那破蓆片就打在她的脊梁上，壓着她的后腦，她氣憤憤地瞪着一對眼珠掉過臉來，那破蓆右邊的一端還吊着一條繩子，她索性抓着蓆片一拉，繩子一斷，彈出一陣灰塵下來。蓆子捏在手里，她便憤憤地向門邊一甩，手指却在門框上碰了一個，痛得她趕快收回來放在嘴唇前吹着，同時報復地踢了門框一脚。——這一脚使她記起一個往事來了，那還是爲那條牛挨了一頓，第一次跳下水去，被人拖了起來，而且強迫着拉着她的兩手要拖進房來的時候，她哭號着向外翹着屁股掙扎，就會經這麼踢着這一個門框。但這只是電似的一閃在她的腦子里，很快就掠過了。她走到外邊的一間屋子，大門外地上的黃色陽光，使她趕快閉一下眼睛，再睜開來時，看見的這屋子，還是那麼零亂：一個圓口圓底的米籬卜倒在這身邊的一角，一個三尺高圓口方底的背篋橫倒在一條鋤把上，鋤把旁邊就是那裝滿一大團藍布衣的畚箕，那還是昨天當陳么的拳頭對着她后腦上

一擊的時候，她「呵呀」一聲便失手丟在那兒的。盯住它嘆一口氣，搖搖頭，她便無精打采地闖開那躺着的背篋，踢開那條鋤把，還有那鋤把旁邊一把綠色的車前草和別的甚麼草藥，（那是她前天在野外去化了半天工夫採來的，）也一脚踢開了，散亂一地，她有也不看，就要向對面那張方棹面前的條凳那兒走去，忽然門口黑了一下，她抬起臉來，就看見阿狗子口里含着一根手指，呆呆地站在門口。

「阿狗子！你這遊魂啦！成天不落屋，不落屋！你給我死算了，給我死算了！」她眼圈一紅，眼眶里又漲着淚水。但她立刻想起一件事，便又說道：「哼，那天我才拿打衣服棒棒打你一回，你就把棒棒都給我藏起來！你這鬼大點崽崽，就這樣了得！」她伸出一根指頭威嚇地向着阿狗子的臉一指，但她立刻很快地把指頭縮回來了，因為在門外的黃色陽光下，氣衝衝的陳么正蒼白着嘴唇大踏步向門口走來。陳么嫂趕快把臉掉開，索性就在背篋的屁股上坐下來，兩隻手

肘支在兩膝上，頭就夾在兩掌里，盯住地上的畚箕。

陳么一跨進門，走到方棹旁邊，便喊道：

「喂，你今天究竟把那一對銀手鐲拿出來不？嗯？你居心要把我氣死？」

陳么嫂怔了一下，臉發青，仍然不動的望着地上。對面陳么呼哈呼哈的粗氣聲，很清楚地傳進她的耳朵。

「喂，媽的，你聾了嗎？」

陳么嫂忽然伸出手爪抓起那裝滿衣服的畚箕，夾在左腋下，身子一直地站起來，便跨出門檻，阿狗子的鼻尖都被她的腿碰了一下。但立刻背后就送來一個罵聲：

「嘿，媽的！」方棹上的木板也碎的發出一響，一條凳子也跟着碎的一聲倒在地上，接着就聽見陳么離開方棹追了來的腳音。

「隨你怎麼樣！」陳么嫂心里一橫的想，聳聳肩頭，仍然夾定畚箕走去。全

身又感到一種緊張，兩隻耳朵都豎了起來，聽着後面的聲音。她把脚步加快着；但心裏却又惴惴地似乎在等待着那脚音追到脚後跟，那一個拳頭照例在頭頂上的一擊。她於是立刻覺得頭頂壳又僵硬起來。但那脚音似乎走到門檻邊就停住了。她緊走幾步，再仔細聽，才長長地噓一口氣，搖搖頭。

「唉，天呵！」她的鼻尖一酸，眼眶又脹着淚水。但她忽然一怔，站住了，因為她忽然聽見關聯着自己名字的話聲從前面傳了過來，她於是點着脚尖，輕輕走到孫二的房子的拐角，把耳朵緊張地豎了起來。

「那陳么嫂麼？」是孫二嫂的沙聲。「一定的，你看她那一臉的陰氣邪氣，我看孩子們頂好不要——」

陳么嫂週身一冷，唇嘴烏白。好像覺得自己真的就有一身陰氣。

「呵唷呵唷，陰氣！」一聽就知道是水生嫂的聲音。「那娼婦投三回水都不死，不過是嚇嚇男人的！洗澡，洗澡，簡直是洗澡！哪個投水要給人看見的？三

回中有兩回是有人在河邊的時候跳下去的！有一回還是自己爬起來的！哼哼，也要有那種人才有這種老婆……」

陳么嫂臉一紅，但立刻又發青，怒得眼眶熱熱地好像在噴火。

「呵唷呵唷，你看昨天晚上呵，」到這裏水生嫂的聲音忽然變成號哭：「我的媽呀！你把我丟得好苦呀！嘔嘔嘔，你們爲甚麼拉我起來呀？我要死呀！」立刻却又轉成剛才的罵聲：「嗞嗞，不要臉！羞人！喪死他祖先八百輩的德！不要臉！」

陳么嫂氣得發戰，烏白着嘴唇，索性挺身衝着走出拐角去，驚得那站在右前面的三個女人，一個大女孩，一個小男孩，都一齊一怔地望了過來。首先孫二嫂很快地伸手拉着她的寶珠，逃似的走回她自己的門口，跨上階沿去，走得寶珠的一條黑辮子的尾巴在背後左甩右甩地。水生嫂也伸出一隻手掌推了她豬兒的癩頭一下，說道：

「趕快走過去！」

陳么嫂一見松壽奶奶那忽然變了紫色的臉，她一怔地幾乎站一下。但她立刻把兩眼直盯着捲洞橋那邊空蕩蕩的柳林一面走，一面高聲喊道：

「阿狗子！你成天光在那邊玩，我來打爛你！」她於是踏上橋頭。

松壽奶奶怔一下，掉轉臉來看看水生嫂，嘴唇扁了一扁，就在這同時，却看見水生嫂的鼻孔冷笑一下，那意思好像說：「如何？那狗男人在這娼婦的手上是勒不下那東西的！」她忽然大吃一驚，立刻變了臉色，兩片薄嘴唇都顫動起來。于是憤憤地掉轉身來，望着陳么嫂那左手夾着畚箕的背影，大聲喊道：

「陳么嫂！等一等，我給你講幾句話！」她一雙小腳兒一拐一拐地跑着，兩手向前一划一划地。

陳么嫂的臉一直望着前面，走到捲洞橋當中，立刻停住了；她想，過橋去也枉然的。於是皺着雙眉，右手的五指抓着左腋下夾的畚箕的邊緣，無可奈何地坐

在石欄杆上，望着小河裏那翻滾的浪花。松壽奶奶已一拐一拐地跑上來了，她那兩隻耳朵下的一對黃金圈圈搖得很厲害，口呀鼻孔的都呼哈呼哈地喘不過氣來。她就在陳么嫂的旁邊，兩手爪反在屁股後抓着欄杆邊沿坐了下來。

「陳么嫂，你——」

陳么嫂忽然俯着頭，望望左腋下夾着的畚箕裏，臉色忽然現出吃驚的樣子，立刻站起，掉轉身來望望石欄杆邊的橋板上。松壽奶奶也只得停止了話頭，也跟她望望石欄杆邊的橋板上。但陳么嫂一下又掉轉身去了，兩眼又向橋下望了一望，皺着眉頭。

「陳么嫂，我說——」

「唉，怎麼我會忘了帶打衣服的棒棒？噯！」她自對自地說，深深地嘆一口氣。夾着畚箕她就向原路走下橋去。

松壽奶奶臉色一變，一對眼珠挺出，兩手發戰。她立刻站起來，對着陳么嫂

的背厲聲地噴着口沫喊道：

「陳么嫂！你們簡直裝得這樣像！簡直——」

陳么嫂肩頭一抖，站住，微微掉過半面臉來，說道：

「甚麼事？」

「裝瘋！還錢來！」

「我不曉得！」陳么嫂掉過頭去又走。

「不要臉！好的，你看我沒有本事來抬你那一套方棹條凳！像你們這些不要面子的！——水生嫂！」松壽奶奶大聲地喊。

「呃。甚麼事？」水生嫂站在橋旁邊答道。

「請你幫我一下忙。去！」松壽奶奶緊跟着陳么嫂的背後跌跌撞撞地走下來。

「幫甚麼？」

「你不要管，走嘛！」松壽奶奶一把抓住水生嫂的手，向陳么嫂背後嗽一嗽嘴。

「不好，我——」水生嫂搖着頭，肩頭扭一下。但松壽奶奶一怔地向她望；她也就扶着松壽奶奶的手走了起來。

松壽奶奶抬起臉來，用眼光去搜尋孫二嫂；但孫二嫂的門已經不知在甚麼時候關起來了。

「嘿，你看，簡直有這樣不要臉的！」松壽奶奶走着，掉過臉來說，唾沫星子都濺在水生嫂的臉上。「我今天就偏不放過！不要臉！」

「唏噓！」

陳么嫂青着臉在前面走着，把一對眼珠瞪了起來，嘴唇發白，站一站，想回過頭來，掄起手掌來給水生嫂一耳光；但她只是在肚子里暗暗罵一句：「娼婦，敲骨頭！」立刻又走起來了。

箕，伸出左手的五指去，一把就抓住他的瘦胳膊，厲聲的喝道：

「我的打衣服棒棒呢？」拍的一聲就給他的耳朵一巴掌，打得阿狗子頭一偏，「哎呀」一聲哭了起來。他屁股離開門檻，就要向外面奔去。陳么嫂也就揮着手掌，帶着哭聲狂喊：

「你也來欺負我！你這不要臉的娼婦！」一掌打在屁股上——拍！

「哎唷！」

「你不想想你是甚麼東西！你這賊骨頭！」嘴巴上又是一掌——拍！

「哎唷！」

水生嫂一下子在階沿外楞住，臉子紅一下，青一下。松壽奶奶就獨個人衝向階沿來了。她剛剛提起一隻小腳兒要踏上階沿，陳么嫂左手就把阿狗子一拉，抵在松壽奶奶的脚面前，右掌就在屁股上拍的一下。

「哎唷，媽媽呀！」阿狗子一肚子的委屈，眼淚鼻涕地，狂叫着跳了起來。

松壽奶奶一怔，趕快縮回那隻小腳兒，向旁邊移一步，又把那小腳兒踏上階沿去。但阿狗子的赤膊一晃地又被抵在她的腳膝頭面前了，而且那流着眼淚的小臉上又飛來一巴掌。

「哎唷！」阿狗子又一跳，把松壽奶奶的腿子擠了一下。

松壽奶奶憤怒得兩手發戰，她伸出去把阿狗子向旁邊一推，一拐地便上階沿，搶着就跨進門檻去。就近抓起那躺在地上的一個條凳就大聲喊道：

「水生嫂！來一下！」

陳么嫂丟下阿狗子，就跑進來了，見松壽奶奶兩手在胸前抱着那條條凳，她便伸出兩隻手爪追了過來。松壽奶奶一閃的躲開，便跨出門檻；陳么嫂也追着她的脚后跟跨出門檻。松壽奶奶把條凳橫擺在水生嫂的脚面前又走進門來了；陳么嫂就在水生嫂的面前抓起那條凳又跟着追進門來。見松壽奶奶又抓着一條凳了，她趕快放下手上的條凳，便伸出兩手來抓住松壽奶奶手上的條凳的另一端。

兩人面對面地：松壽奶奶站開兩腳翹着屁股用力向後拖；陳么嫂也站開兩腳翹着屁股用力向後拖。那條條凳就這樣被抬了起來，四脚離地。兩個拖得臉都脹紅起來。忽然背後睡的房間裏一個甚麼東西落在地上碎的一聲，陳么嫂一驚地臉色變白了，立刻記起那唯一性命的兩圈銀手鐲，她便放了手；這一端的松壽奶奶却一突坐，屁股擊着地面，碎的一聲，手上的條凳也隨身壓了下來。但陳么嫂一看也不看，轉身就向睡房跑去。剛剛跑到門口，却兜臉地撞一個滿懷，那亮着多毛胸膛，拿着兩圈粘有泥土的銀手鐲的陳么就在她的面前。她跳起來，伸手就去奪，一爪就抓住陳么的手臂，用力向下扭。

「我叫你放手呵！」陳么喝道。

陳么嫂不做聲，竭力把自己的手指伸到那陳么舉起的銀手鐲去。終於陳么一掌向她胸口打來，她一仰，就倒下去了，頭在地上碎的一聲灰塵都騰了起來。

「哎唷！」她大叫一聲，臉色變成慘白，眼淚都迸了出來。但她立刻咬住

牙，一手撐在地上，掙着身子想爬起來。陳么皺皺兩眉，立刻又覺得她很可憐。但他掉臉來一見松壽奶奶，便又把頭昂起來了，於是一眼也不看陳么嫂，左腳一起，大跨一步，已從她身上跳過。他跑到方棹前，對着剛剛爬起來的松壽奶奶，挺着胸，昂着頭，把那兩圈銀手鐲向棹上砰的一攆，怒聲喝道：

「老鷄婆！拿起滾！」

陳么嫂一翻身爬起，全身的血液都沸騰得要爆，她已喊不出來，只直着一對眼珠，僵尸似的高舉着雙手向松壽奶奶手上拿的銀手鐲撲去。可是陳么一把抓住她的手，一推，她便踉踉蹌蹌地被推兩步，但立刻又衝上來了，一爪就在松壽奶奶的手上奪下那兩圈銀手鐲來，轉身就要向外跑。陳么可怒得圓睜兩眼，咆哮起來了。一手抓住陳么嫂後腦的髮髻，一拳就打在她的背上——咚！同時伸手就去奪，陳么嫂咬緊牙關，把兩圈銀手鐲緊緊抱在胸前，彎腰俯下身去。於是背上就咚咚咚地又連着响了好幾拳，但她仍然咬住牙把腰向下彎，隨他打去。可是就在

這一刹那，陳么的一隻手爪，斜刺里向胸前插來，突然又把兩圈銀手鐲奪去了。她翻身起來時，就見銀手鐲已到了松壽奶奶的手上。他忽然心裏一橫，向陳么撞去，肩頭就在陳么的胸膛碰了一下，但她立刻却又心裏一緊，覺得自己這就犯了罪。但陳么即刻捉着她的髮髻，撐出她的頭去，就雨點似的在她胸口上連擊幾拳。抓着髮髻的手向旁一攢；陳么嫂的頭便向後一仰，胸口一挺，直直地倒下去了，地上的灰塵都在她的身體兩旁跳了起來。兩耳噙的一聲，兩眼發黑，頭上的屋頂都頓時旋動，好像就要壓倒下來。好久好久，她才「啞，啞」地透出聲音，「嘔嘔嘔，我的媽呀！……嘔嘔！你打死我算了！打死我算了！」

陳么兩手叉腰，那多毛的胸膛一起一伏地，嘴唇烏白，一對眼珠挺出。

「媽的，嘿，打死你！」但他立刻抬起臉來向着松壽奶奶吼道：

「老鷄婆！給老子滾出去！」

松壽奶奶一怔，嘴唇烏白地向他望一眼，但立刻也就聳聳肩頭，轉身就走。

陳么嫂又手撐住地一掙，滿臉淚水，號哭着坐了起來。她的髮髻散開了有三尺來長，紛亂地披在兩肩與背後。她急促地盯着松壽奶奶的背影，但是那背影漸漸遠去了。她臉色又一變，不哭了。咬住牙爬了起來，就那樣披散着頭髮，慘白臉上的一對眼珠直瞪着前面，便跨出門檻。

「哪裏走！」陳么噶一聲，一把又抓住她的肩頭。陳么嫂咬住牙旋着頭一奔，可一直跑出去了。

「媽的，隨你的便吧！我看你今天又跳下水去！」陳么大噶一聲，望着她消逝了背影，一屁股就坐在門檻上。

但是太陽的黃光在階沿上還移不到一寸的光景，寶珠那女孩子蒼白着臉色跑來了，她老遠就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

「陳么叔呢！你家陳么嬭又跳下去了！頭——頭都不看……見了！」

父 子 之 間
(原名「午前」)

躺在大天井左邊廂房里的煙榻上，荀福全的蒼白嘴唇緊箍着那竹煙槍的綠玉嘴，好象吹簫似的，兩眼凝視着煙燈玻璃罩口那舐着煙槍那頭煙斗上的黃色煙泡一跳一跳的火焰。他匆忙地嘴動兩動，便使勁一吸，蒼白的兩頰都凹了進去，只讓兩個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過氣來時漏出絲絲的白色煙霧。看看吸到了底，他便右手五指拿着鐵釵子尖去一撥，吱的一聲，那烟泡蒂便被火焰尖送進烟斗的小孔里去。放下槍，嘴唇閉得一線縫也沒有，竭力不讓一絲烟霧再漏出來，翻身爬起，趕忙跑到旁邊地板上的一方黃草蓆上站定，一轉身，兩隻手掌撐着蓆中心，頭向下，兩脚跟朝上一蹺，在空中劃一個半圓形，啪啦噠一聲翻了過去，鼻尖都冒出細點的汗珠來。他仍然緊閉着嘴，走回烟盤旁邊坐下，兩手抱起一把裝滿苦茶的

白瓷壺來，嘴子插進嘴唇，咕嚕咕嚕地喝了兩口，這才把兩隻手掌附着兩膝頭，骨碌着兩眼舒服地嘆出一口氣來：

「嘎~~~~~」

他剛剛頭靠上枕頭，拿起鐵釵子匆忙地挑起一豆黑烟膏湊上燈罩口的時候，長工老牛的麻臉又出現在他面前了，兩手撐着床沿，許多凹點子的鼻尖對着他的鼻尖，厚嘴唇急促地說道：

「少爺！那黃三痞子連我也罵了，他叫你就出去……」

荀福全立刻皺起兩鬢向下吊的眉毛，偏着頭，兩眼發閃，嘴巴張開。那鐵釵上的一豆烟膏便墨水似地滴在燈火邊：吱！燈火都跳了一下。但他立刻揚起着半身，噴着鼻孔，衝着臉，說道：

「哎呀！叫你跟他說等一等，等一等！媽的！」

老牛嚇得把頭退一下，呆一會兒，說的話又開始結結巴巴起來了，他嘴唇動

的時候，那黃色的兩顆門牙都閃映着烟燈的火光：

「我我說過了，我說……他又說，你不去，他他他就硬親自進來討了！」

「啊？」荀福全一驚地坐了起來，石象似地呆一下，才伸起五指猛力抓了抓頭上的亂髮，響着嘴嘆一口氣說道。「嘩！媽的！好好，你去跟他說我就來，入他……」

老牛剛剛轉過背，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又停在頭髮上，突然喊住他。額角發皺，眼光灼灼地問道：

「老太爺剛才在生甚麼氣？」

「你……你還不曉得麼？」老牛結結巴巴地答道。「大前天老老太爺押到公所去的劉二今天出來了，劉大去弄出來的，劉大賣了他的阿毛，十塊錢，劉大偷回來的。……」

「老太爺今天出去不出去？」荀福全問；同時腦子里很快地閃出了他父親房

里的景象：靠里的床脚后面，是黑黃的夾壁，壁上有一個小方門，門里面是一袋一袋的銅圓和銀圓。于是他的嘴角便閃出夢似的微笑，偏着臉，閃爍着發光的一對眼睛，盯着老牛那在顫動的厚嘴唇，他懷着往常湊好三翻時伸手去揭牌似的心情，惟願他那嘴巴一張開，就吐出來一聲：「出去」。

「不不不……」老牛搖搖頭。「曉得。」

「噍！」荀福全一下怒得一對眼珠都挺出來了，揮着右手的五指喝道。「好了好了，你去你去！」但他剛剛躺下去，老牛的麻臉又追上來了，祕密似地壓低聲音說道：

「少少爺，黃三痞子罵罵……」他自己也困難得麻臉都脹紅起來，害羞地伸着五指抓抓下巴。荀福全的兩彎眉毛皺得更緊，尖着耳朵，也急得兩眼只是眈眈。老牛在地上頓一脚，這才說出來了：

「罵你入入入……」

荷福全的兩眼終于向他瞪了一下說道：

「好了好了，媽的！」接着他就張開蒼白的嘴唇打一個呵欠，眼角又滾出一顆亮晶晶的淚水珠，脊梁軟癱地又躺下去，想道：「還是抽了這口烟再說。」他瘦削的鼻尖對着燈火，一看見那燈火邊的一豆快燒焦了的黑烟膏，他的兩彎向下吊的眉毛又皺起來了，響着嘴又嘆一口氣。于是立刻把全身的力氣都貫注在右手五指捏住的鐵釵子上，手抖戰着把那釵子尖湊攏去，直到鼻尖上凸出幾粒小汗珠，他才把那烟膏括了下來。于是把它湊在燈罩口上了，匆匆忙忙地裹好櫃子那麼大的一顆烟泡，栽上竹烟槍的烟斗上時，老牛的麻臉又出現在門前了，同時在老牛的背後還發出一個粗大的聲音：

「喂，荷少爺！怎麼的！」

一聽就知道是前幾天同着打牌的張得標的聲音。他的心一跳，兩手拿着的烟槍剛剛橫橫地停在烟燈旁邊，那穿黑緊身的張得標已眼光灼灼地從老牛的背後走

進來了，一路張開嘴巴嚷着，兩眼就向房里的四個角落掃射，兩步走到床前，便伸出一隻手掌一揮地拍在荀福全側躺着的屁股上，劈的一聲：

「喂，黃哥等不得了，他問你還不還！」他聲音震動了屋樑，連天井都噙噓地起着回聲。

荀福全嘴唇發白，兩眼慌張地，一翻坐了起來，平伸着兩手掌向着張得標的鼻尖前面按兩按，輕聲說道：

「喂喂，小聲點，小聲點！」

「甚麼小聲不小聲！黃哥叫你馬上就出去！真是，早來一踏咧，說你沒有起身，你看此刻甚麼時候了！等煞人！」張得標大聲說着，眼光就從荀福全的臉掃到煙燈，又從煙燈掃回荀福全的臉。

荀福全急得嘆一口氣，伸起兩隻手爪抓着頭上的亂髮，輕聲地說道：

「喂喂，」便趕忙兩步跑到窗口，臉貼櫺，從窗眼望出去，見正面堂屋只是

靜靜的神龕，空蕩蕩地沒有一個人影，他才噓出一口氣，走回煙燈旁邊來，說道：「好了好了，你請坐坐，等我抽了這口煙，對不對？」

「坐不坐都沒有關係！」張得標大聲說着，左手叉腰，一屁股坐上煙盤左邊的床沿，兩眼楞着橫橫地在苟福全臉上一掃，「那麼，就快點！」他加添一句，伸出五指就在煙燈旁邊抓起一個小巧的白銀煙盃。

苟福全兩隻手爪抬着煙槍，把綠玉嘴子的一頭遞過來，說道：

「請！」

張得標故意伸一隻手爪去接着槍，果然看見苟福全皺一皺眉頭，他便嘴角露出笑紋說道：

「好了好了，誰抽你的煙！你趕快吧！」

苟福全臉紅起來，嘴唇動兩動說道：

「不，不客氣。」終於把煙槍嘴掉回來塞進自己的嘴唇，把煙斗子上的煙泡

對着火，吱吱地抽了起來。他順着煙槍望到煙燈旁邊，却見張得標的五指正在玩着煙盃，煙盃傾斜着，黑煙膏就閃光地流到盃口，看看就要流出來，他就急得鼻尖都冒出汗珠來了。忽然煙斗上噲的一聲，他趕快把眼光收回來，一看，泡子上正烘烘地挂火了，他很可惜地把口里的白煙霧吐出來，吹熄泡子上的火，按一下，鈎一個洞，又才窩着嘴唇抽了起來。這回却見張得標的兩手在白瓷壺邊的十幾個煙斗子中抓起兩個來了，並且說道：

「嘖，這斗子，嘖，……」同時就把那兩個水盃式的紅黃色煙斗子相碰發出聲音：咯咯。荀福全的兩鬢向下吊的眉毛又皺起來了。但這回，他爲避免放漏一絲煙霧，於是竭力忍耐住，一口氣就把煙泡子吸進煙斗里去。

「完了麼？」張得標放下手上的兩個煙斗，閃爍着眼光問；見荀福全緊閉住嘴唇點點頭站起來，他也站起來，那煙斗實在黃紅得可愛，他還俯下臉去盯了它們一眼，才向房門口大踏步走去。可是到了老半法背內門臺，

的聲音，他掉轉臉來一看，荀福全却正站在一方黃草蓆上，彎身下去，兩手掌撐着蓆中心，頭向下，就象一條伸懶腰的拱背貓。

「唉唉，又要打跟斗麼？」張得標皺着兩眉大聲說。

老牛向他微笑一下，擠擠眼，把那笑着的嘴唇湊攏去悄悄在他耳邊說道：

「他……他不打跟斗就過不了癮。」

張得標橫着眼睛眨了老牛一眼，趕忙把自己的耳朵離開他那衝着臭氣的嘴巴。見荀福全已咄咄噠一聲翻了起來，但又坐在煙盤旁邊了，兩手抱着白瓷壺，就把嘴子插進嘴唇。張得標便怒挺着一對眼珠大踏步走到他面前，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喂，怎麼樣！媽的，我又不是你的跟班，隨你這麼派氣！我不過是幫黃哥進來找你的！你究竟出去不出去！」他一對挺出的眼珠就直盯住荀福全的瘦臉。

荀福全只是兩眼骨碌地從壺背望出去看着他顛顛的嘴唇，咕嚕咕嚕地喝了

茶，放下壺，這才兩手掌拊着兩膝頭，舒服地嘆出一口氣來：

「嘎~~~~~」

他站起來了，腦子裏面又閃出他老婆手指上黃黃的金戒指，計劃着怎樣伸出手指去拔它下來。於是他拍拍張得標的肩頭，說道：

「對不住，對不住，請你先出去回復黃哥，我進去一下就來。」

「不行！」張得標把肩頭向旁邊一躲，脫開他的手掌，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走！」他伸出一隻手爪就去拉他的手。

「唉唉，我要進去弄錢吓！」荀福全伸着五指急促地抓着头上的亂髮，眼睛就眈眈。

「那你送我這個煙斗。」張得標伸手到瓷壺旁邊的十幾個煙斗中抓起一個煙斗來，在他眼前晃了兩晃。

荀福全皺着兩鬢向下吊的眉毛，伸手就去奪，說道：

「唉唉，這個煙斗不能送你。」

「媽的，你有十幾個的嘛！」張得標一隻手掌撐住荀福全的手，一隻手爪就把煙斗塞進黑緊身的袋子里去。「嚇！你這人！……」他故意把聲音說得很大，使外面的天井都起着噙噙的回聲。

荀福全呆了一下，很快就用那伸出去的一隻手掌在他嘴前面按一下，輕聲說道：

「喂喂，媽的，小聲點，小聲點！」

「好了好了，那你就趕快進去吧！可是別進去就不出來吓！」張得標說着，閃爍着眼光向他眈眈眼，同時在他背上拍一掌，就笑嘻嘻地大踏步出去了。

「嘩！」荀福全盯着張得標的背影消失了，才嘆出一口氣，搖搖頭。但他立刻又皺着眉頭了，他父親那怒瞪着的一對眼珠就在他腦里一閃，他于是又伸手抓抓頭上的亂髮，喃喃地說道：

「嚇，媽的，恰恰又是今天！又要經過老頭子的門口！呸！」

他站一會，終於咬住牙關，頓一脚，打天井穿過堂屋走去。剛要溜過他父親門口的時候，他的臉一驚，脚便一下停住了，因為他已聽見他父親在說話的聲音。他想：「老婆該沒有在里面吧。」於是，他就輕輕點着脚尖，肩頭一聳一聳地走到他父親的門口邊，臉貼着板壁，從一個小洞望進去，就看見父親依然橫躺在靠里的床上，床中心煙燈里的火燄正對着他那一對憤怒的眼珠閃光，三鬚鬚當中的嘴唇顫抖地在噴出一些話：

「……哼，媽的，就放了我的人了麼！」同時揮着一隻手掌在自己的屁股上一拍，煙燈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哪個在門外？」他忽然大聲一喊，立刻從枕上抬起頭來。

荀福全驚得張開嘴呆了一下，趕快輕輕點着脚尖離開兩步，但立刻又聽見父親坐起床來喊道：

「哪個！唔？」

荀福全知道不能走了，便站着答道：

「我。」

「進來！」

荀福全不知道進去的好還是不進去的好，但脚已提起了，他于是便跨進去，在門框邊站住。立刻就看見父親從床上跳起來，震得煙燈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厲聲地喊道：

「鬼鬼祟祟的在做甚麼！唔？你是不是又想來偷錢？哼，你這敗家子！你看這兩天佃戶通通都躲光了，你還一點人事都不懂！」他伸着一根指頭向荀福全指了一下。「嗨，我問你，剛才誰在外邊同你說話？」

「沒有人。」荀福全臉紅一下，隨及又變白，嘴唇顫抖着，兩眼昏得好象全屋子都黑暗下來，他兩手的指頭扭動着背后門框上的鉄扣，恨不得一把就將它扭

斷。

「哼，沒有人！」荀老太爺又挺着眼珠，右手掌撐在旁邊擺着算盤的檯子邊沿，恨恨地看了荀福全一眼，又喝道：

「你站着在做甚麼！站都不好站！你就只曉得賭錢，變成那『呆賊佬』的鬼象！給我滾開！我看得不得！」

荀福全把嘴唇一嘟，在地板上用力地頓一脚就跑出來了。他想：「嚇，媽的！」他一面掉著頭，就看見老頭子在檯子邊追出兩步，忽然被一條矮凳子絆了一下，凳子翻一個身，四脚朝上；老頭子也划出兩手傾着上身跳了一下，幾乎仆下地去。荀福全這才感到些微的痛快，向老頭子投一瞥惡笑的眼光，便撒開腿向后面跑去了。一面跑，一面還掉頭看看背后。在一個門框邊，他的胸口突然被猛烈的撞了一下，兩脚一飄，幾乎仰身倒下地去，他吃驚地跳后一步，定睛看時，臉色變白的老婆就站在門框里面失聲地說道：

「哎呀！嚇死我！」她伸起空着的左掌就在胸口上拍了兩拍。右手端着一大銅盃剛起鍋的熟煙膏就要走出去。

「嗨，等着！」荀福全跨進門檻，兩手橫橫地攔着門，輕聲說道。「把你的私房錢借給我一下，你？」

「別忙，」老婆左手向前揚一下，截斷他的話，皺着眉，眼睛一睜一睜地望了手上的銅煙盃一會，好象忽然想起忘了的甚麼東西，右手端着銅煙盃就轉身，又要向后面走去。

荀福全一驚，一步跳過去，又伸開兩手攔在她前面了，嚙着嘴說道：

「唉唉，你聽見麼，我的話？」

「聽見甚麼吓！」老婆顯出吃驚的眼色望着他，紅紅的嘴唇對着他的眼睛半張開，濕漉漉地閃着光。

「唉唉，你裝傻，你那錢。」

老婆皺着兩眉，沉着臉說道：

「我不是已經給你說過，早就放出去了麼？」

「不，你說謊！給我。」

「別忙，」老婆左手又向前揚一下，截斷他的話，兩眼一睜一眇地望着手上的銅煙盃，好象在思索甚麼忘了的東西。

荀福全不知不覺地把兩手五指插五指地抱在胸前，彎着腰顫聲說道：

「給我吧，給我吧，你這鬼東西！」

老婆掉回頭，端着煙盃子便跨出門檻。荀福全可憤怒得臉發青，一雙眼珠都瞪起來，跳進一步，伸手就抓着他老婆空着的左手。老婆向前一奔，他順勢就把她的手臂彎過來，反扭到背上，向上一拉，肩胛的骨頭都發出喀拉的一聲。老婆彎下腰，叫不出來似地說道：

「呵唷呵唷！」

「媽的，你說給不給！」他把她那隻手臂再向着她后頸窩那兒提一提。
 「呵唷，扭斷了！唔唔，你這賊狠心！」老婆彎着腰，向地面俯着頭憤憤地說。

荀福全從旁邊看着他老婆那起着痙攣的蒼白臉，感到了一種勝利的痛快，于是更加威嚇地說道：

「你不給麼？我就要拔你的金戒指！」他伸手抓牢她背上的左掌，便去退那中指上的一個金黃黃的圓箍。

老婆可把手臂用力一扭，一翻地直起身來；荀福全一個冷不防，被彈得踉蹌地倒退兩步，幾乎跌下地去。她臉發青，大聲地說道：

「別動我！前個月你才瞞着我拿了我一支戒指去，你又……」

荀福全臉紅一下，于是捏着拳頭向她鼻尖搖兩搖，壓低聲音喝道：

「媽的，別大聲！你再說，你……」

「大女！你們在做甚麼！烟還不拿來！」老頭子忽然從屋里送出來一聲。

「來了！」她尖聲的應着，就向旁邊一溜。荀福全斜刺里衝着肩膀去一攔；她可一偏地滑開，跑掉了。

「媽的，老頭子甚麼等着你了！」荀福全向她背后吐出這麼一聲咒罵，兩眼圓睜地跟定她的脚跟追去，看看追到父親的門口，「嚇，不行了，媽媽的！」他腦子裏面這樣一閃，便加緊追上兩步，一揮地擊下一拳去；老婆向旁邊一躲，拳頭恰恰落在右肘上，她的手掌被震得一彈，銅烟盒子便從五指跳了出來，在空中黃了一條便落在地上，拍的一聲，滾了一圈，黑烟膏便從盃口流了出來，立刻把烟盃子在地上膠住。老婆驚得顛抖的嘴唇發白，迸出一聲尖叫。荀老太爺就從床上一揚身跳到門邊來了，圓瞪眼珠，咆哮地說道：

「做甚麼！唔？」

來，從模糊的兩眼望出去，打老頭子的眼睛掠過她丈夫的眼睛，嘴唇就要動。荀福全搶着嘴唇動一動說道：

「她把烟盒子弄翻了！」

荀老太爺憤怒得臉發青，三鬚鬚都顫抖了，他兩脚一跳跳出門來，在空中揮着拳頭便向荀福全衝去，同時咬緊牙關吼道：

「唉唉，你這敗家子！你這雜種！你……」

荀福全兩眼骨碌一映，轉身便跳出堂屋。荀老太爺的三鬚鬚直抖動，他兩手爪向前抓着，脚一跳也跟着追出堂屋，口里直喊着：

「你這敗家子吓！你這……」

他望着荀福全那飛快的背影，兩把抓不住，他簡直氣得小孩似的哭起來了，雙脚在地上跳兩下，又踉蹌地向前追兩步，追兩步，又雙脚在地上跳兩下，口里帶哭的嚷着：

「你好！你好！我送你的忤逆！」

荀福全的心卜卜地跳着，踉踉跄跄地跑出大天井，及到發現兩個穿黑緊身的漢子向他臉前迎了上來，異口同聲地說道：

「嚇，來了！」

他才兩眼一楞地站住，知道自己已經跑出八字粉牆的大門外了。走在張得標前面衝上他鼻尖來的圓胖臉，一看就認得是黃三痞子，他今天的頭上還包了一個青紗大包頭，在左耳邊還吊下一寸長的青紗頭隨着田野送來的風飄動。但荀福全沒有等他說出話，就又閃着驚惶的眼光，匆忙地說了一聲：

「老頭子追來了！」撒開腿便向牆左邊的一道竹籬笆側面的一株大樹下跑去，脊梁軟癱地靠住樹幹，脚好象還在發抖，腦子裏面就閃動着老頭子搖着拳頭的影子。

「嚇，媽的！一黃長興兇着，

來，直直地站在荀福全的前面，兩手叉着腰，沒有扣鈕扣的黑緊身在胸前兩邊分開，現出褲腰上一段兩寸寬的閃着光的黑絲板帶。他氣衝衝地鼻尖對着荀福全的鼻尖。但同時已聽見老頭子在大門口的罵聲，三個人都就在大樹下默默地站住，互相看着別人的臉，等到罵聲漸漸遠進去了，黃長興便閃爍着眼光掉頭向背后看，微笑地向荀福全說道：

「喂，把錢拿出來。」

荀福全這才從驚惶中被喚醒來，很生氣地蒼白着臉子說道：

「唉唉，你不看見我剛同老頭子吵了麼！」

「甚麼？」黃長興一下怒瞪着眼珠叫起來了，連唾沫星子都噴了出來，他一面伸手挽着捏起左拳的袖口，一面搖動着吊在耳邊的青紗頭喝道。「你要生老子的氣麼？老子餓着肚子來等你這麼久，還沒有地方出氣呢！」他偏着頭對着他的鼻尖。「哼，你想賴麼？難道我輸給別人的錢就不是錢麼？唔？」他咬住牙關說

着，挺出一對眼珠。荀福全氣得發戰，也瞪起一對眼珠，立刻看見張得標跳過來，一把抓着黃長興的兩手，說道：

「喂，黃哥！」

他於是離開樹幹，向前一步說道：

「怎麼！你要打麼！」

「你！做味！媽的，別在老子面前擺少爺架子！」黃長興吼着，睜開張得標的兩手，伸着五指從絲板帶里掏出一張一百吊錢的白紙寫的紙據來，湊到荀福全的鼻尖說道。「哼，打你！污了我的手！還錢來！呵？天天推，你還硬！」

荀福全一下子呆着了，嘴唇顫抖地動兩動說道：

「我……」同時伸起一隻手掌的五指抓着头上的亂髮，懊惱地閃着眼睛。

「好的，不還好了！我去找你家老頭子去！」他一歪嘴，掉過頭來向着張得標。「張哥，走！」他拿着那張白紙的紙據在空中一揚，拔腿便走，同時又掉頭

來想看看苟福全的臉會因恐怖慘白到怎樣的程度。

苟福全心一橫，把牙關咬緊，看着黃長興走去的背影——那被風吹到他腰后來的黑緊身兩角和吊在耳邊威武地飄動着的青紗頭。突然他腦子里一下閃出老頭子搖着拳頭的影子，和黃長興怎樣在老頭子面前跳起來的景象，他立刻驚慌得嘴唇發白了，見黃長興快要走到牆轉角，他便連忙微彎着腰，向他旁邊含着笑的張得標一瞥，顫抖着嘴唇。張得標這才向他笑一笑，跳過去，一把攔住黃長興說道：

「喂，黃哥！你哥子等一等，都是自己人，好好說。」

黃長興眯斜着眼睛，向張得標做一個歪嘴，接着又用那嘴尖着向大門口那方嗽一嗽，同時故意粗聲地說道：

「你別拉着我！說甚麼，他們這種人！」

張得標也向他擠擠眼，嘴尖起歪一歪，說道：

「好了好了，你哥子等一等。」他于是一把抓着黃長興的手拖他轉來，就向着荀福全的鼻尖帶着嚴厲的聲音說道：

「唉，荀少爺，你這人也真是！」他站在黃長興的前面，一面說，一面向荀福全擠擠眼。「你不是說這幾天等老頭子一出去就可以拿錢麼？你已經推了好幾回了呵，非怪黃哥不顧面子！不是我說，你這些地方實在不够朋友！」他又向荀福全擠擠眼睛。

荀福全的嘴角勉強現出微笑來了，微彎着腰，尤咳一聲，向着張得標那微笑的臉孔說道：

「唉，真的，我剛才因爲給老頭子吵昏了！」

張得標的兩隻手爪抓着他的兩肩一板，使他面向着黃長興，說道：

「你不要向着我。」

荀福全臉紅一下，就又向着黃長興勉強笑一笑，同時伸一隻手掌去拍拍黃長

興兩手叉腰的肩頭：

「對不住，剛才衝撞了你哥子。真的，這兩天老頭子一步都沒有離開過。你哥子怎麼就認真起來了？」

黃長興忍不住地嘴邊露出一點笑，但立刻又板着面孔，兩手叉腰地從鼻孔冷笑一聲說道：

「我也不和你說那些，我們不象你『少爺』，我們還要等着錢拿去買米吃午飯呢！我們的老婆兒子還餓着肚皮呢！」

「你不是說可以拿你老婆的首飾麼？」張得標右掌拍着荀福全的肩頭，偏着臉問。

「哼，他老婆的首飾！」黃長興挺直地站着，從鼻孔笑出一聲，說。「連他老婆都給他老頭子受用了！」

荀福全的嘴唇立刻發白，象死鱸魚的嘴似地張開顫顫地說道：

「喔喔！」

「噲噲！」黃長興帶笑的圓臉向他臉上衝去，蓋過他的聲音。「媽的，不是真的麼！」

荀福全向后退一步，背脊又靠着樹幹，向黃長興投出一瞥乞求的眼色，嘴唇動兩動說道：

「別亂說！」

「甚麼亂說不亂說！」黃長興又兩手叉着腰，把頭昂起來。「你簡直傻瓜！要是我麼，我就說，老頭子，拿錢來！老婆麼，就這麼噉的給她一刀！」他說完，把嘴唇用力地一撮，同時伸開右掌斜斜地在空中一劈，那黑袖子打着空氣發出噹的一聲。

荀福全的瘦臉通紅，閉着嘴，無可奈何地站着，兩眼盯住黃長興肩頭后面遠山的尖頂。張得標的臉就在荀福全那紅臉的后面左肩上向黃長興做一個歪尖嘴，

擠一眼睛睛，點點頭。

黃長興立刻又把眼睛瞪起來了，搖動着耳邊的青紗頭說道：

「喂，怎麼樣！錢？別裝傻裝呆的！」

荀福全懊惱地皺着兩鬢向下吊的眉毛，眼光收回來又望着自己的兩腳鞋尖，手指指着背后的樹皮。張得標便一下跳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說道：

「喂，荀少爺，來，我同你談談。」

兩個踏着草地走到竹籬笆盡頭，站住，荀福全皺着眉頭望着他的嘴巴。張得標在他面前向遠遠的樹下黃長興兩眼閃爍地看一眼，才盯住荀福全的眼睛說道：

「你再送我一個烟斗子，我幫你想一個辦法。」

荀福全心一跳，但立刻鎮靜住，偏着頭問：

「甚麼辦法？」

「你不管嘛。你先答應我；我包你弄好。」張得標微笑的說着，就在自己的

胸膛上拍了一掌。

荀福全立刻又皺起兩鬢，向丁吊的眉毛，伸起右掌的五指，抓着頭上的亂髮，那些可愛的扁圓的紅的白的烟斗子，就在他腦里一閃，並且幻想着要是它們都能自動地一跳，躲進一個小皮箱里，藏在床腳下，那就好了。但他終於嘆一口氣。

「算了算了，你這人真是！」張得標說着，嘴一扁，撇開腿使走。

荀福全趕忙轉身來，伸出五指去，一把將他拉着，顫聲說道：

「好好，送你，你說嘛。噢……」

張得標於是嘴角笑嘻嘻地說道：

「你是不是真心送？你如果不願意，那就算了，」

「真的真的，誠心誠意。」荀福全連連的說。

「那，好。我告訴你：你家佃戶劉大回來了，他有十塊錢。只要你答應，我們去幫你收。你要知道，因為這兩天看你實在沒有辦法，我才幫你想出這條路

子：我們都不是外人。其餘的，我同黃哥說，你慢慢還他。劉大的錢趁你家老頭子還不曉得。」

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子在亂髮上停住，兩眉更皺得往下吊，嘴巴張開，好一會都沒有動。同時腦子裏面又在演電影似地，閃出老牛在烟榻面前的話，又閃出老頭子躺在床上噴出的話，最後就看見老頭子揮着拳頭的影子。他望望張得標，又看看自己的兩脚尖。張得標一直站住，鑒賞他臉上表情的變化。終於看見荀福全嘆一口氣，他立刻覺到：對了！等他答了話，點點頭的時候，他便拉着他向大樹下走去，老遠就向黃長興喊道：

「黃哥！好了！就是那樣了！」

但他們三個從大樹下正要向粉牆那面走去的時候，忽然看見荀老太爺恰巧從大門出來，順着那邊的粉牆邊，踏着田邊的草地走去，風吹過去，他那下巴下的鬚鬚尖都蹩了起來。黃長興一下站住了，臉色一沉，說道：

「不行不行，你看老頭子哪里去的？」

荀福全也楞住，臉色變成蒼白。

張得標的臉也沉了一下，眈眈眼，深深地盯住荀福全，但他立刻微笑起來，伸一隻手爪搖着黃長興的肩頭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去我們的，試試看。」

荀老太爺的脚下是一條凸凸凹凹的石子路，路兩旁一坳一坳的田滿是荒草；一陣風吹過來，那些荒草便簌簌地波浪似地搖動。蹲在草中的一支烏鴉撲的一聲驚飛起來，「哇哇」地扇動兩翅掠過濃綠的樹梢，向着前面一座涼亭的寶頂尖飛過去；荀老太爺似乎感覺得左邊的下眼皮一跳，便瞪着眼珠向那飛去的烏鴉咒道：

「哇哇，剷你媽媽吊起打！」

他嘆一口氣，腦子裏面立刻又閃出荀福全的影子：

「唉唉，一個兒子也……」

他突然吃驚地一跳，划着兩手身子向前傾，幾乎撲下地去，脚尖似乎痛了一下。他趕忙站定，轉過身來，右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頭，定睛一看，橫在他腳邊的凸石上是一箇盤口那麼粗的劈柴，他立刻恨恨地瞪了一眼，提起右脚尖來就要跌它一脚。

「不；這東西拿回去可以燒……」腦子裏面這麼一閃，他那三鬚鬚當中的嘴角便微笑了。伸出五指彎身就去拾那劈柴。他抬起臉來，眼睛向前面一閃，忽然覺得兩頰熱起來了。前面正走來兩個漢子，那包大包頭的一個的黑緊身在胸前向兩邊暢開，風正翻着那衣角。他便裝着沒有看見似的，把劈柴向田里的荒草上拋去，兩手拍了拍，自言自語地罵道：

「哪些短命鬼，擺些柴在路上來絆我的脚！哼！」脚在地上一頓，轉身就要走，但那兩個漢子已出現在面前了。

「老太爺，哪去？」那兩個異口同聲地問着，就站在他面前。

荀老太爺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頭一看，是黃三痞子和張得標。便漫然地答道：

「出來隨便走走。」同時跨開脚步走去。

張得標向黃長興擠了擠眼睛，碰碰他的手拐子，悄悄說道：

「如何？」

黃長興也做一個歪尖嘴，笑一笑，也跟着走。

「你老人家不是很少出來麼？」張得標嘴角微笑地說。

「有時候出來，有時候又不出來，高興的時候就出來，不高興的時候又不出來。」荀老太爺慢吞吞地說，兩眼直望着前面，路旁的一些樹子就在他身邊向后退去。

黃長興向荀老太爺橫橫地掠一眼，說道：

「大前天我還看見你老太爺出來過。」

「討厭！」荀老太爺想，眼睛橫橫地向左肩旁邊走着的兩個漢子掃一眼，「哼，公然同我並肩走起來了！」他便把步子跨大一點，想走在他們的前面，鼻尖衝着吹來的風緊走幾步，偏着臉一看，那兩個漢子却仍然在肩頭旁邊。他的鼻孔里便氣粗起來了。他想：「要不，你們就前面走去。」于是把脚步放緩下來，一面問道：

「你們有沒有事？」

「沒有事。」張得標答道。「我們也隨便走走。」

黃長興有些忍不住了，碰碰張得標的手拐子，便高聲地問道：

「喂，老太爺，你是去收租的吧？」

荀老太爺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頭，沉着臉說道：

「你怎麼知道？」但他立刻又把脚步加快起來了。

「因爲……」張得標在他背后搶着說，但立刻把下面的話收住。

荀老太爺想：「他們已走在落后了。」偏着臉一看，這兩個傢伙却又在自己左肩的旁邊。他于是一下子站定，面朝着黃長興說道：

「喂，我家福全，請你們不叫他賭錢，對不對？」

黃長興臉脹紅起來，立刻把一對眼珠挺出，噴着唾沫星子答道：

「甚麼？怎麼說我們『叫』他賭錢的？唔？唔？」

荀老太爺楞了一下，但立刻也把眼珠怒挺出來吼道：

「你還吼！不是你們，他怎麼會賭錢？唔？唔？」

「喝喝！」黃長興冷笑一聲。「自己的兒子管不住，倒來奈何我們！」

「做咜！」荀老太爺挺前一步，偏着頭問。「唔？」

黃長興也不讓，也挺前一步，嘴唇顫抖着，白得紙一般，耳朵邊吊着的青紗頭隨着搖動一下。張得標趕快一跳插在中間，兩手爪抓住黃長興的肩頭，說道：

「喂，黃哥，幹不得！」

「哼，你們！」荀老太爺說。

張得標一下掉過臉來，說道：

「喂，老太爺，請你不要『你們』『你們』的！」

荀老太爺臉青了起來，兩隻手指尖一冷，白得發戰。

「張哥，」黃長興挺着胸脯喊。「不要拖住我，看他把我怎樣！」

「算了算了！」張得標仍然兩手抓着他的兩肩，向后面把他送退一步。轉過

身來，伸開兩手向荀老太爺一攔，說道：

「老太爺，算了，請前一步，看在我的面子上。」

「哼，你配！流氓！」荀老太爺腦子裏面這麼一閃，立刻輕鬆許多了，挺出

着眼珠瞪了黃長興一眼，撒開脚步便走。

黃長興也向他瞪一眼，衝着肩頭還要追上去。

「算了算了！『山不轉路轉』，『船頭不遇，轉角相逢』，他老太爺，就讓他這一遭吧。」張得標拉着他的手。他把「老太爺」三個字說得特別嚮亮，同時望望前面，看是否這聲音達得到。

「張哥，今天是你哥子的面子。要不然，我……」黃長興捏着拳頭向空中一劈地說，他也輕鬆許多了。「媽的，他，算甚麼東西！色鬼！他那兩個死鬼老婆的冤魂還纏住他呢！他還『扒灰』！呸！」他嘴一嚮，便向地上吐出一口唾沫。

荀老太爺在一株柳樹旁邊！憤憤地一下子又站住了，嘴唇發白，五指摸着下巴下的鬍鬚尖。但終於也向地上呸的吐一口唾沫，穿過柳林走去。

「唉唉，世道真壞透了！」他搖搖頭喃喃地說。「兒子又不爭氣，都是他祖父把他慣壞的，說是抽上癮就會守家！……」

一株三個人才可以合抱的樹幹已經逼到他的鼻尖，他才「呵呵」地驚叫一聲，跳在一旁，鼻尖已嚇出了汗珠。他仔細端詳一會這曾經議過幾回價的大樹，

又走起來，想：「唉，這樹還是早一天買下來吧，『壽木』（註）是應該早點準備着……」但他立刻身上一冷，「唉唉，怎麼想起這個來了？有鬼！」他于是假咳兩聲：

「喀，喀。」鎮定着自己。

前面的路似乎要轉彎，他就轉彎，再轉彎，他又再轉彎，突然一條黃狗「旺」的一聲向他跳來，他才一驚地抬起臉來，知道已走到劉大的草房外了。黃狗的嘴一張一張地叫，前兩腳離地一跳撲來，他便腿一彎蹲下地去想拾起一塊石頭，但地面上却只是一片灰塵。他于是只得在地面揮着手掌拍了兩拍，狗嚇得夾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立刻又衝上來。他于是站起，捏着拳頭，好象甩石頭似的一揮，狗又夾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立刻又衝上來了：

「旺旺旺……」

註：「壽木」就是棺材。



「汪汪……」草房四面遠近的狗都也響應地狂叫。

他于是只得大聲喊道：

「喂，劉大！」

劉二正搬出半糠半麥粉的午餐來，那黑麵團的熱氣沖上他的鼻尖。一從門縫瞥見苟老太爺，他臉子刷白了，嘴唇也顫抖起來，慌張地放下裝麵團的土盆，正要喊「大哥」，劉大也已從房后跑出來了。

「喂，大哥大哥，」劉二竭力壓低聲音說，輕輕點着脚尖，肩頭一聳一聳走到門后，眼睛貼着門縫望出去，「你看，那老頭子來了！這回一定又來弄我們的！你看他背后還帶來兩個人，穿黑緊身的。嗒，你看！」

劉大的臉色也變白，慌忙跑到他弟弟的身邊，從門縫望出去，只見離門外空地外七八丈遠光景，那條黃狗正在向苟老太爺舉起前兩腳扑去，苟老太爺就右手舉起來一揮一揮地向着狗的鼻尖。離他背后十幾步的五六株柳樹背后就站着那兩

個穿黑緊身的漢子，那包大包頭的一個，胸前的衣角在隨風飄動。他想看清他們是哪兩個，但那垂下的綠柳條恰恰遮住那兩個的臉。他的腿子抖起來了，趕忙碰劉二的手拐子，輕聲說道：

「喂，趕快躲進去！」他一跳就向旁邊一間暗黑的小屋跳進去。劉二也象被他吸住似的，跟着也一步跳進去。劉大順手就把門關了起來，並且插上門門。只聽見外面的狗聲和荀老太爺憤怒的喊聲跟罵聲。劉二忽然在劉大的面前挺直地站住了，說道：

「大哥，我們出去，我們躲在這裏不行的。他會打開門。他如果再是來弄我，我就和他不客氣，前天拘我在村公所真氣極了，我出去！」

劉大嘎聲地憤憤地說道：

「不行，你這冒失鬼，會闖出禍來的！不行，不能出去！」

「劉大吓！」

「甍甍甍……」

接着是一塊石頭打在門板上的聲音：砰！

劉二從一個小縫望出去，看見荀老太爺一下又蹲下去，一下又站起來。那黃狗也就一進一退地跳着。但那兩個漢子却仍然在柳樹背后不動。他忽然面皮鬆了下來，高興地說道：

「大哥大哥，那大概不是帶來的人吧。」

劉大看了一下，於是站起來說道：

「那好，你就躲在這裏，我一個人出去，看看怎樣。」

劉二張着嘴巴呆站一下，點點頭，但他忽然想起了麵團，說道：

「那麵團？」

「呵呵！」劉大忽然醒悟起來似地，一下開了門，出去，把裝麵團的土盆隔門遞給劉二，才跑去開開大門，喝道：

苟老太爺衝着劉大的鼻尖喝道：

「你們死啦！唔？哼！」於是伸起一隻手掌揩着額上的汗水。

「咤咤咤！」黃狗又向他跳起來，但劉大在牠屁股上一掌，牠才夾着尾巴跑開了。

劉大請苟老爺跨進門里，端過一條凳來，凳上滿是灰塵。劉大便抓起自己扁扎在腰上的破前襟去揩掉凳上的灰塵，彎腰地說道：

「老太爺，請坐。」

苟老太爺蹲下屁股就要坐上去，但他立刻又站起來，俯頭望一望凳子。凳子是一片髒，有許多黑點，他尖着嘴吹了兩吹，還是許多黑點。他于是只好站着。

劉大又從屋后端出一土盃熱茶來了，那動蕩着的開水裏浮沉着三根黃色茶梗。

子，他雙手捧著送到荀老太爺胸前。荀老太爺對着盤皺皺眉，便尖着嘴指指上。劉大便把它放在凳上。站起來彎着腰試探地說道：

「老太爺帶來的兩個人也請他們進來？」

荀老太爺立刻覺得背脊冷了一下，冷到指尖，汗毛都豎了起來，立刻感到背后就好像站着兩個伸出三寸長紅舌頭的綠臉，手上還拿着鐵鏈。他楞了一下，終于鼓着勇氣，一手的手指摸着下巴下的鬍鬚尖，從眼角梢悄悄望出去，眼光一射到那柳樹旁邊，他立刻明白了，身上的熱汗才冒出來。一見劉大那倉惶的臉色，他便含糊的說道：

「唔唔，隨他們吧。」

劉大的心立刻卜卜地跳起來了，兩道濃黑的眉毛又深深地皺起，嘴邊的一圈鬍子也抖動了。

「嘿，你終於也回來了！」荀老太爺向他臉上一瞥，瞪着兩眼發話了。「我

看你躲得過初一究竟也躲不過十五！」

「老太爺，我並沒有躲，我是……」劉大苦皺着額上的五六條深皺紋，兩手的十指合攏，在胸前扭動。

「你家老二也回來了！」

「……」

「聽說你發財了！」荀老太爺睜動着眼睛，五指扯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好像要把它們拔下。

「老太爺，這是哪里的話？」劉大慢慢沉重地仰起臉來，一望見荀老太爺那深沉的兩眼，自己又趕快俯下臉去。

「哼，哪里的話！你家阿毛賣了十塊錢！」

「天呵！這是那個嚼舌根的，要嚼爛他的牙巴的！」劉大忽然抬起臉來，憤

就好了，哪還有錢！」

「你說謊！」荀老太爺手一指，挺前一步說。

「把錢拿出來！你的租，賴是賴不了的！」

「真的，老太爺，你老人家……」劉大在胸前拱着手，腿關節和膝關節一閃一閃地，似乎就要跪下去。「沒有錢，真的！」

「那好！沒有錢，就同我到公所里說去！」荀老太爺厲聲地噴着唾沫星子說，伸起右手一揮地指着門外；同時從眼角梢望望那柳樹邊，看是否那兩個傢伙也看見自己這樣一揮手的威武姿式。但不知從甚麼時候，那兩個影子已不見了，只是空蕩蕩的柳樹垂條在隨風飄綠。

「那好，去就去！」隨着這聲音，劉二一閃地從房里跳了出來，兩手叉叉地抱在胸前，直挺挺地站在荀老太爺的前面。其時，劉大忽然腿一彎跪下去了；劉二伸出手爪一把抓住他的肩頭說道：

「大哥，你跪甚麼！」

劉大的臉變成刷白，蹙似地張着白嘴唇，扭轉頭看着提着他肩頭的劉二。

「好，你好！」荀老太爺厲聲地，顫動着三鬚鬚一下跳了起來，一手指着劉二的鼻尖，唾沫星子都噴了出來。「我叫你知道！我只問村長去要人去！」他說着，轉身就走。劉大追出去，劉二一把又將他拉住了。

「唉唉，怎麼好！怎麼好！你這冒失鬼！」劉大嘟着嘴說，眼睛直盯住荀老太爺遠去的背影，掙扎着劉二的手，還要追出去。

「大哥，你這人真是！橫直……！」

「橫直不橫直，你又要拖累我！」劉大在地上頓了兩頓腳，長長地嘆一口氣。

「你怯甚麼？」劉二也嘟着嘴瞪着眼珠說，兩手向兩邊一分。

「怯甚麼不怯甚麼！你弄得好，你去受！你不想我賣兒賣女爲哪個？把你

想法弄出來，可見村長還沒有把事情敷衍好，你又這樣！」劉大氣得眼珠發紅，離地雙腳跳了起來。

「誰叫你要弄我出來？」劉二也氣得眼珠發紅，對着劉大的臉也雙腳跳了起來。

劉大嫂在房后躲着聽了好一會，現在拐着一雙小腳兒走出來了。她也嘟着蒼白的嘴唇說道：

「二叔，你也真是！」

「真是甚麼！我就不相信！」劉二把眼珠瞪着他嫂嫂，很感到：「你也來管我了麼！」

「不信就去你的！」劉大噴着唾沫星子說，兩手向兩邊一分。

「我去就去！」劉二銜青着臉，眼珠不轉地跨開脚步一直昂着頭向外走，兩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劉大嫂忽然楞住了，嘴唇烏白地喊道：

「喊住他！」

「讓他去！」劉大也在胸前交叉着兩手，一屁股就坐在門檻上。

荀老太爺鼻孔氣呼呼地走着，臉色發青，眼珠挺出閃着恨恨的光。嘴唇喃喃着，下巴下的鬚鬚尖隨着風翹了起來。

「哼，非把他……」他想，脚步就在那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跨大起來。

「哼，村長就這樣了麼！他一定得了劉大的……」他一想到這裏，脚步又放緩慢了，在一條小溪邊站一下，一手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眼睛一睜一睜地，「不，不能再便宜了村長，我得還是轉去先把他的錢拿下來再說……」他于是悄悄回一下頭向后面看看，只見老遠一叢柳林旁邊正有一個人跑來了，兩臂飛似地在動，口里在喊着甚麼。

「哼，一定是劉大追來了！你來嗎？那好，我給你看看！」他于是把脚步加大起來走，昂着頭，從鼻孔里響出特別大的聲音：

「哼！哼！哼！」

「老老太爺！等等等！」聲音在背后漸漸進來了。

他仍然不理，昂頭前進。他想：等他跑攏來，就這麼把頭一扭，吓的三口唾沫就吐在他的鼻尖上。背后跑來的那人已出現在他肩旁了：

「老老太爺！少少爺……」

他扭轉頭來一看，一下吃驚地張開嘴巴了。面前站的却是老牛，汗珠滾滾地已釘滿他的麻臉。但荀老太爺立刻氣得咆哮起來：

「你在講甚麼！你？你……」

老牛嚇得倒退一步，楞了一下，又才動着厚嘴唇結結巴巴地說道：

「少少爺，門扭開了！少少奶奶出來了，他們就就就打打……」

「甚麼？」荀老太爺一手的五指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臉怒瞪着兩眼

問，但他立刻明白了，不等老牛再說，撒開腿就向着家內各

到大門外的時候，忽然看見兩個穿黑緊身的人影很快躲進旁邊的一個牆角。他想追去，但他已鼻孔和嘴都張得大大地喘不過氣來了。他楞了一下，終于向大門跑去。跑到自己的已經打開了的房門口的時候，就聽見后面媳婦的哭聲傳了出來震動了屋樑，刺進他的心。他咬着牙，鼻孔里噴着氣。那一袋一袋的銅圓和銀圓在他腦子里一閃，他便跑進自己的房里去，伸出着兩手爬到床后面，心跳地用手去摸着夾壁的方洞門，門依然是緊緊地關住。他才深深地噓出一口氣來。趕快爬出來，頭上已粘滿灰塵。關好房門，就向着媳婦的房間跑去。

荀福全的臉發青，鼻孔氣呼呼地，兩手叉腰站在床旁邊，兩眼悵悵地盯住站在門口里邊哭着的老婆。她滿頭黑髮散亂地披到肩上和背上，肩頭在抽搖，兩手蒙着眼睛在嗚嗚嗚。當聽見熟悉的脚步聲響了進來，她便忽然號啕起來了：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荀福全一楞，他兩眼慌張了，心卜卜地跳。他兩步跳出房門，就向外跑。

「嚇！你這雜種吓！」苟老太爺跳起來，兩手爪抓着苟福全的左手，張開口就在他的左肩上軋着上下兩排牙齒咬一口。苟福全「呵呀！」一聲，眼淚都迸了出來，他猛力地向前掙扎，但牙齒好象陷進肉里去一般。他咬着牙扭身一奔終于掙回肩頭和手肢，又跑回房去，抓着門扣要拉過來關門。但老婆却死死地靠着門板。苟福全見他父親已一跳地向門口衝來了，他便慌忙抓着老婆的兩肩向門口一送；苟老太爺高高舉着一個拳頭一下就在門檻外站住了，媳婦的背就正逼着他的鼻尖。他于是氣得一步跳開，跑去抓了一條四尺長污黑的圓木門閂又趕了來，向門口衝去，一抬臉，却見老牛正站在門邊張着麻鼻下的嘴巴。他于是不便再衝攏去，只得遠遠地跳着雙脚吼道：

「雜種！今天打死你！打不死你不算人！」他的眼淚從眼眶流了出來，聲音夾雜着慘傷。

苟福全正伸起手摸着左肩的牙齒印，也流着淚，跳起來，隔住號哭着的老婆

喊道：

「你打！」

但老婆一閃地把門口讓開了。

「唉唉，狗東西，你吓！」荀老太爺咬着牙大聲地喊，門門就杵在地上，

震。

「你出來！」

「你進來！」荀福全也在門里喊。

「你出來！」

「你進來！」

荀老太爺跳兩跳，終於牙齒把嘴唇一咬，兩手掄着門門舉到頭頂以上，直向房門衝去。老牛嚇得伸開兩手去一攔；荀老太爺冷不防，胸口被撞得撲的一聲，門門都從他手上彈得飛了開去，污黑的一條臨空滴溜溜滾轉着，曠唧唧一聲落在

地上。

荀福全覷得清切，跳出房門一溜，跑出去了。

「讓開！我叫你讓開呵！」荀老太爺氣得一掌推開老牛，抓起門閂，就追出去，但追到堂屋時已不見了荀福全的影子。

「唉唉，狗東西！」他又雙腳跳兩跳，丟下門閂，倒在一張椅子上哭了起來。頭靠在椅背上搖兩搖，淚水泉一般從眼眶湧出，頭好象發昏地要爆開來。他向着椅旁邊的茶几上咚的捶下一拳，灰塵都跳了起來。堅決地喊道：「非送他的忤逆不可！」他兩眼淚瑩瑩地，頭在椅背上靠一會。他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臉掉過去看見當中神龕上，那滿是灰塵的三尺長方的紅牌金字的「天地君親帥位」的「位」字旁邊兩列用玻璃長方匣裝的祖先牌位，他腦子里面忽然閃出他將來的靈位的景象：許多穿緞光馬褂的人向着白紙牌坊里的他的靈位磕頭，靈旁邊却連披麻跪着還禮的兒子都沒有，於是許多指頭都就指着靈牌冷笑。他身上—

冷，腿子都戰慄起來。他又望着那「天地君親帥位」，忽然覺到「不孝有三，無后爲大」，他眼眶湧着熱淚搖幌着頭這麼默念了一遍，臉上就起着痙攣，終于深長地嘆出一口氣。最后他看見對面壁上一方他父親的炭精的畫象，雖然那黑色木框中罩上的一片玻璃已積滿黃黃的灰塵，但那閃光的兩眼和絡腮白鬚子却還非常明顯，而且那白鬚子當中的嘴唇似乎就在向着他微笑。這使他憶起他在的時候，熱天，就在這風涼的堂屋，在那靠壁地上的一方黃草蓆上的煙盤邊，就是那樣的笑着他五歲的孫兒說道：

「來，我再給你一口煙，你再打一個跟斗。」

「唉唉！」荀老太爺向他父親的畫象瞪一眼，搖搖頭，趕快把眼睛避開。但他忽然聽見媳婦隱約的哭聲，他于是站起來了。見老牛已張着麻鼻下的嘴巴站在大天井邊，他便猛力地關了堂屋的兩扇大門，砰的一聲，天花板上的蛛網都被震得一抖，無聲地落在他的頭上和肩上。

「嘿！」他頓了一腳，終於經過自己的房門外，向后面走去了。

一九三五，四月。